

廣博物志





廣博物志卷之十二

帶西董新嘉

清溪稽之楚訂

靈異一 僊

昇天之僊凡有九品第一上僊號九天真王第

二次僊號三天真王第三號太上真人第四號

飛天真人第五號靈僊第六號真人第七號靈

人第八號飛僊第九號僊人真仙通鑑

太極真人有僊相好真者要在慈心觸物以轉

廣博物志 卷之十二 一三五 高暉堂

相好然後得僊矣不能忍性則僊相敗矣故修

道會真必以精思為本存神觀德必以靜念為

先 二一經

仙方凡有九品一名太和自然龍胎之醴二名

玉脂瓊液之膏三名飛丹紫華流精四名朱光

雲碧之腴五名九種紅華神丹六名太清金液

之華七名九轉霜雪之丹八名九鼎雲英九名

雲光石流飛丹

太上有瓊羽之門合靈為胎命之王立一為三

氣之尊元老為上帝之賓並扶兆身神臺刊名

於福連之簡又曰太上金簡玉札為福連記

或問僊淪之道朴子曰鄭君云服大隱符十

日欲隱則左轉欲見則右回也或以玉粘丸塗

人身中或以鼈足殼或懷離母之艸或折青龍

之艸以伏六丁之下或入竹田之中而執大樞

之壤或造河龍石室而隱雲蓋之陰或伏清冷

之淵以遇幽闕之徑或乘天一之馬以遊紫房

或登天一之明堂或入玉女之金匱或背輔尚

廣博物志 卷之十二 二一五 高暉堂

官立三蓋之下或投巾解履 瞻煎及而衣

符子居蒙一作蒙人清液桂梗六甲父母僻側之

交馱馬泥丸木鬼之子金商之艾或可為小兒

或可為老翁或可為鳥或可獸或可草或可為

木或可為六畜或依木成木依石成石依水成

水依火成火所謂移形易貌不能多隱者也神

于

僊道有黃水月華服之化而為月有徊水玉精

服之化而為日有瓊剛樹子服之化而為雲有

方陽青映服之化而爲石有赤樹白子服之化
而爲玉有絳樹青實服之化爲黃金有環珥華
丹服之化爲飛龍有九轉神丹服之化爲白鶴
有白羽紫蓋以遊五嶽有流金之鈴以攝鬼神
有素奏丹符以召六甲有金真玉光以映天下
有八景之輿以遊行上清有飛行之羽以超虛
躡空有紫繡毛輟丹青飛裙有白羽黑翻以翔
八方有翠羽華衣金鈴青帶有曲晨飛蓋御之
體自飛有三十七種色之飾以給僊人 真誥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一

二

高暉堂

三

高暉堂

漱龍胎而死訣飲瓊精而叩棺者先師王西城
及趙伯玄劉子先是也服金丹而告終者滅延
甫張子房墨狄子是也把九轉而尸梟吞刀圭
而重派司馬季主甯仲君燕昭王王子晉也 是也

夫至忠至孝之人既終皆受書爲地下主者一

百四十年乃得受下僊之教授以大道從此漸

進得補僊官一百四十年聽一試進也至孝者

能感激鬼神使百鳥山獸巡其墳塋也至忠者

能公犯直心精貫白日或剖藏煞身以激其君

者也比于今在戎山李善今在少室有得此變
鍊者甚多舉此二人爲標耳

右英告曰自古及今死生有津顯默異會藏在

滅智與世同之者皆得道之行也若夫瓊丹一

御九華三飛雲液晨酣流黃徘徊仰咽金漿咀

嚼玉蕤者立便控景登空玄升太微也自世事

乖玄斯業未就便當躡履太陰潛生冥鄉外身

棄質養胎虛宅陶氣絕籥受精玄漠故改容於

三陰之館童顏於九鍊之尸然後知神僊爲奇

廣博物志

卷之三

四

高暉堂

三

死而不亡去來之事理之深也

南人告云得道去世或顯或隱託體遺迹道之

隱也或有再醢瓊精而叩棺一服刀圭而尸爛

鹿皮公吞玉華而流重出尸仇季子咽金液而

臭聞百里黃帝火九鼎於荆山尚有橋嶺之墓

季主服雲散以潛升猶頭足異處墨狄咽虹丹

以投水甯生服石腦而赴火務光剪韭以入清

冷之淵栢成納氣而腸胃三腐諸如此比不可

勝記微乎得道趣舍之迹無常矣 並上

內景黃庭為不死之道受者齊九日或七日或三日然後受之結盟立誓期以勿泄古者盟用玄雲之錦九十尺金簡鳳文之羅四十尺金鈕九雙以代剖髮歃血勿泄之約此物是神鄉之奇帛非赤縣之所有也今錦可用白絹羅可用青布鈕可用金銀亦足以摺信九天制告三官矣

雲笈七籤

天皇上真者是上清真人之典禁主玉華仙女之母故號曰王華三元君也乘神徊之車登雲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一

五三七高暉堂

颺之宮入流逸之室神徊者是真人一輪車名九曲下戶者是男女之陰地也男曰九曲女曰下戶此陰地常生白雲之氣以薰黃庭之間是得道之驗候也

上

道告阿丘曾曰汝卉生與南極尊神同在禪黎世界於丹陵之舍栢林之下同發道意爾時南極姓皇字度明執汝右手俱題赤石以記姓名南宮即書汝筆跡題於南軒今猶尚在石字亦存汝憶之不丘曾心悟舉自即見南極所主南

壁刻書云太甲歲七月一日皇度明王阿丘曾同於丹陵栢林下發願合二十三字字甚明

太上道君者於西郡天鬱察山浮羅之嶽坐七寶龕木之下清齋空山靜思神真合慶冥樞蕭朗自然擁觀萬化俯和眾生是皆十方大聖至真尊神詣座燒香稽首道前上白道君不審靈寶出法從何劫而來至于今日凡幾度人為盡如是復有轉輪天生尊是何劫生值遇真文得今太上之任致是得度何獨如之巍巍德宗高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一

六一三九高暉堂

不可勝願垂賜告本行因緣解說要言開悟後生道言天元輪轉隨劫改運一成一敗一死一生滅而不絕幽而復明靈寶出法隨世度人自元始開先至于赤明元年經九千九百億萬劫度人有如塵沙之衆不可勝量赤明之前於眇莽之中劫劫出化非可思議赤明已後至土皇元年宗範大法得度者衆終天說之亦當不盡今為可粗明真正之綱維標得道者之遐迹爾今聊以開示於後來領會於靈文之妙我濯紫

晨之泥芳蓋羣工之冒徼我隨劫成生世世不
絕常與靈寶相值同出經七百億劫中會青帝
劫終九氣改運於是託胎於洪氏之胞疑神於
瓊胎之府積三千七百年至未明開運歲在甲
子誕於扶刀蓋天西邠玉國浮羅之嶽復與靈
寶同出度入元始天尊以我因緣之勳錫我太
上之號封鬱鬱邠林昌玉臺天帝君位登高聖
治玄都玉京實由我身尊承大法靈寶真文世
世不絕廣度天人慈心於萬劫溥濟於衆生功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一

七

高暉堂

德之大勳名繕於億劫之中致今報爲諸天所

宗焉

洞玄太
行經

東方安寶華林青靈始老帝君者往在白氣御
運於金劫之中暫生鬱悅金映靈臺那林之天
西婁無量玉國浩明玄嶽厥名元慶於此天
大建功德初無懈心勳名仰徹朱陵火宮書其
姓名記於赤簡仙道垂成而值國多綵女元慶
遂以寄世截想靈魔舉其濁曰朱宮較其仙名
一退遂經三劫中值火劫改運元慶又受氣寄

胎於洪氏之胞上天以其先身好色故轉爲女
子朱靈元年歲在丙午誕於丹童龍羅衛天洞
明玉國丹霍之阿改姓洪諱邠臺年十四敬好
道法心願神仙常市香膏然燈照瞋大作功德
諸天所稱名標上清南極上靈紫虛元君託作
傭人下世教化見那臺貞潔好尚至法廻駕於
丹霍之阿授那臺靈寶赤書南方真文一篇於
是邠臺勵志殊勤自謂一生作於女子處於幽
房無由行道因齋持戒思念願得轉身爲男丹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一

八

高暉堂

心遐徹遂致感通上真下降元始天尊時於琅
碧之溪扶瑤之丘坐長林枯桑之下衆真侍坐
是日那臺見五色紫光曲照齋堂於是心悟疑
是不常仍出登牆四望忽見東方桑林之下華
光赫奕非可勝名去那臺所住數百里中隔礙
賜谷滄海之口心懷踊躍無由得往因又手遙
禮稱名那臺先緣不厚致作女身發心願樂志
期神仙高道法妙不可得攀日夕思念冀得滅
度轉形爲男歷年無感常恐生歎不得遂通彌

齡之運有於今日天河隔礙無由披陳今當
身碧海沒命於天冀我形覓早得輪轉更建功

德萬劫之中冀見道真言訖便從墻上投身擲
空命赴滄海極淵之中紛然無落即為水帝神

王以五色飛龍捧接女身俄頃之間已於懸中
得化形為男子乘龍萊虛飛至道前於是元始

即命仙都錫加帝號於火劫受命輔於靈寶青
帝玉篇七百年中火劫數極青氣運行隨元滅

度以開光元年於彌梵羅臺霄絕寥丘飛元雲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一 九 三 高暉堂

根之都滄霞九雲之墟元始又錫安寶華林青
靈始老帝君號 上

通玄天師一號玄中大法師在天皇時出洞真
經一十二部以無極大道不教人間 真仙通鑑

有古先生於地皇時出洞玄經一十二部化人
以無上正真之道

盤古先生在人皇時出洞神經一十二部化人
以太平無為之道

鬱華子在宓犧時降於田野授天皇內文又降

河圖八卦之文教人以順性之道一號宛華稱
田野子作元陽經三十四卷

廣壽子枉祝融行降于恒山授人皇內文教人
以安神之道一號傳豫子作按摩道精經九十

卷
大成子又號傳豫子在神農時降于濟陰授地
皇內文教人以好生之道俾播殖穀粟以代烹

殺和合方藥救疾養性一云作太乙元精經三
十六卷 並上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一 十 三 高暉堂

黃帝遊靈臺青城山絕巖之下見天皇真人以
蒼玉為屋黃玉為牀翠羅之幃侍者皆天人 經

赤將子輿者黃帝時人不食五穀而噉百艸花
至堯帝時為水工能隨風雨上下時時於市中

賣繳亦謂之繳父云 列仙傳
寧封子者黃帝時人也世傳為黃帝陶正有人

過之為其掌火能出五色烟久則以教封子封
子積火自燒而隨烟氣上下視其灰燼猶有其

骨時人共葬於寧封山中故謂之寧封子焉

馬師皇者黃帝時馬醫也知馬形生死之診治之輒愈後有龍下向之垂耳張口皇曰此龍有病知我能治乃鍼其唇下口中以甘草湯飲之而愈後數數有疾龍出其波告而求治之一旦龍負皇而去

容成公者自稱黃帝師見於周穆王能善補導之事取精於玄化其要谷神不歿守生養氣者也並上

隨應子一號大極先生在少皞時降于崆峒山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一 十一 高暉堂

說莊敬經教以順時行令 真仙通鑑

赤精子在顓頊時說微言經教以忠順之道

錄圖子在帝嚳時降於江湄說黃庭經教以清

和之道又命九天真王三天真皇執八光之節

景雲之符下牧德臺授帝嚳以九天真靈三天

寶符上以奉天使二儀無遺下以營人使年命

無墜帝乃祭天於比河之壇藏符於鍾山之峰

後昇天為玄宮真人作黃庭經五十卷

展上公者高辛時儻人也常向諸仙人云管在

華陽下食白李美憶之未久忽已三千歲矣四朝後於其處種五菓又此地可種奈所謂福鄉之奈可以除災厲玉置記云御朱山俗呼獨女山也仙人展上公昇天 並上

僿佺者槐山採藥父也好食松實形體生毛長數寸兩目更方能飛行逐走馬以松子遺堯堯不暇服也松者隨松也時人受服者皆至二三百歲焉 列仙傳

方回者堯時隱人也堯聘以為閭士練食雲母

廣博物志 卷之十二 十一 高暉堂

亦與民人有病者隱於五柞山中夏啟末為宦

士為人所劫閉之室中從求道回化而得去更

以方回印封其戶時人言得回一丸泥塗門戶

終不可開 上

務成子在唐堯時降於姑射山說玄德經教以

謙遜之道一云作政事宜化經各四十卷 真仙通鑑

錢鏗因進雉羹於堯堯封於彭城後謂之彭祖

有子二人長名武次名夷其所隱山後人名曰武夷山

寇丘先生服制命方得道至殷湯之末世幾千餘歲以方傳弟子姜若春彭祖師之受其方三

首

赤烏公彭祖弟子服金沟而升太極或作青烏

武夷君食湘糴皓本湘糴若也皓本根也○武夷記

黃石一作公記云彭祖去後七十餘年門人於

流沙之西見之非死明矣又彭祖之弟子青烏

公黑穴公秀眉公白兔公子離婁公太足君高

丘子不肯來七八人皆歷數百歲抱朴子

廣博物志 卷之十二 十三 高暉堂

武夷君地官也相傳每於八月十五日大會於

人於武夷山上置幔亭化虹橋通山下是日太

極玉皇太姥魏真人武夷君並座空中告呼村

人為曾孫汝等若男若女呼坐乃命鼓師張安

陵等作樂行酒令歌師彭令昭唱人間可哀之

曲其詞曰天上人間會合疎稀日落西山兮

夕鳥歸飛百年一餉兮志與願違天宮咫尺兮

恨不相隨

彭祖為才夫八百然後西適流沙窈封為陶

正方回為閩士仇生任於殷馬推官於晉琴高執笏於宋康常生降志於執鞭莊公藏器於小吏抱朴子

人退已進陰子所以窮至道也敬卒若始羨門所以致雲龍也上

尹壽子在虞舜時降於河陽說道德經教以無為之道又傳道與彭祖一云作通玄真一經七十卷道德經千二百卷真仙通鑑

何侯者堯時隱蒼梧山舜南狩止何侯家天帝

廣博物志 卷之十二 十四 高暉堂

五老來謂舜曰昇舉有期翊日五帝下迎舜白

日昇天至夏禹時五帝以藥一器與何侯使投

酒中一家三百餘口飲不竭以餘酒灑屋宇拔

宅上昇天

真行子一號窈真子在夏禹時降於商山教以

勤儉之道授九疇書又命宛委之神玄夷使者

授禹玉書靈寶五符治水真文及罡步劾召鬼神之法

嘯父者冀州人也少在西周市上補履數十年

後奇其不老好事者造求其術不能得也惟梁

母得其作法列仙傳

蔡天生者上谷人也小為嘯父賣雜香於野外

以自業贍情性仁篤口不言惡道逢河伯少女

從天生市香天生知是異人再拜上一檐香少

女感之乃教其朝天帝玉皇之法遂以獲僊真傳

師門者嘯父弟子也能使火食桃葩夏孔甲惡

之殺而埋之野外山木皆焚孔甲禱未還而死

列仙傳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一

五

高暉堂

錫則子在商湯時降於潛山說長生經教以恭

愛之道一號錫壽子作道元經七十卷真仙通鑑

仇生者不知何所人也當殷湯時為木正丁

餘年而更壯常食松脂在尸鄉社山上自作石

室至周武王幸其室而祀之列仙傳

高丘子殷人也好道入六景山中積五百二十

餘歲但讀黃素道經服餌術後合鴻丹以得陸

僊遊行五嶽二百餘歲後得金液以昇太清也

今為中嶽真人

真仙通鑑

務先自沈蓼水已而自匿後四百餘歲至武丁

時復見武丁欲以為相不從武丁以興迎而從

逼不以禮遂投河浮山

九元子者煉紫金合神丹登仙其經曰庚辛經

上

昌容者常山道人也自稱殷王子食蓬蘽根往

來上下能致紫草賣與梁家得錢以遺孤寡列仙傳

上黃先生者修步斗之道得隱形法真仙通鑑

常生子者常漱水和玉屑服之以昇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一

六

高暉堂

長存子者學道成為玄洲仙伯

張穆子修太極上元年紀昇僊後以此法受龔

叔進王文卿尹子房皆得道

蒲先生者常乘白鹿採芝草於茅山

童子先生者於狄山學道修谷契鈴經得僊

九源丈人者為方丈宮主領天下水神及陰精

水獸蛟鯨之類並上

離婁公服竹汁餌桂得僊神仙傳

老子以商王陽甲十七年降胎至武丁九年庚

辰二月建寅十五日卯時生在周西伯時為藏
史武王時為柱史西出關自流沙還授禮於孔
子在天以玉晨大道君為師在人間以常縱為

師

李乾為周上御史字元景老子之父玄妙內篇云老子母無婿故范祖禹曰老子父名靈飛當老君未誕而昇天胎則且

眇取洪氏曰嬰敷前涼錄索綬云元景胎則無年七十二無妻與鄰氏人益壽氏野合而娠十年而生國臣記云乾娶滕氏恐非一娶云○仙鑑云老子母尹氏感飛星而震十有二年副左

廣博物志即無上元君也卷之十一 老 高暉堂

而生儋宣王四十二年乙卯二月十五日曰玄

祿集真錄老子始生母名之曰玄祿是為伯陽甫生而能語黃

面皓首故謂老子耳七寸而參扁故名耳而字

儋即太史儋世以為二儋人不知儋與聃同幹籍九尺方童長眉鼻

雙柱齒六八詳金蕭內經朱韜玉札等書仙傳云生而能語九日長九尺邑

於苦之賴賴乃萊也故又曰老萊子世以老萊子別一人

亦非列女傳云萊子逃世耕蒙山之陽楚王求

之按高士傳孔子至楚見老萊子時已二百餘

歲班衣戲母側所問

答皆禮事知非二人

譙令長沙王阜所立碑云老子生於曲過間經水

注

李聃一名雅字伯宗一名志字伯究一名石字

孟公一名重字子文一名定字元陽一名元字

伯始一名顯字元坐一名德字伯文太平廣記

老聃在周之末居及景日室之山與世人絕跡

惟有黃髮老叟五人或乘鴻鶴或衣羽毛耳出

於頂瞳子皆方面色玉潔手握青筠之杖與聃

共談天地之數及聃退跡為柱下史求天下服

道之術四海名士莫不爭至五老即五方之精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一 十八 高暉堂

也拾遺記關令尹喜周之大夫也母氏嘗晝寢夢天下絳

霄流繞其身見長人語令咽之既覺口有盈味

及真人生時有雙光若日飛遊其側室內皆明

良久不知所在其家陸地自生蓮華光色鮮盛

眼有日精姿形長雅垂臂下膝少好學墳素善

於天文秘緯仰看俯察莫不洞徹老子感焉未

至九十日關令登樓四望見東極有紫氣西邁

喜曰夫陽氣盡九星宿值合歲月竝王後九十

日之外法應有聖人經過京邑至期乃齋戒其

日果見老子 開令內傳

老子為關令尹喜著道經臨別曰子行道千日

後成都青傘肆尋吾今為青陽觀也 蜀本紀

老君與張道陵至成都說經處局脚玉牀自地

而出故以名觀 成都記

青鸞子千歲而千化 開尹子

長桑公子者常散髮行歌曰巾金巾入天門呼

長精吸玄泉鳴天鼓養丹田柱下史聞之曰彼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一 九 高暉堂

長乘公子所歌之詞得服五星守洞房之道 真仙

太上真人步五星之道昔鬱沙公北里子長陵

老人皆案此法而得升天

青城山洞周圍二千里昔洪崖先生服琅玕之

花而隱代為青城真人 五嶽朝義

燮邑子亦稱赤精子降於岐山之陽說赤精經

教以仁信之道西伯聞之召為守藏史 真仙通

育成子周武王克商踐祚以守藏史遷為柱下

史作璇璣經一云周武王時出為師號郭叔子

亦稱續成子或號天老公復稱為老君乍為常

人乍為柱下史作長生經三十卷以授於王

經成子周武王時為柱下史說廣化經又以道

授周公旦乃退而閉居因出遊西極大秦竺乾

等國號古先生 並上

人生有骨錄必有篤志道便之然若如青光先

生谷希子南嶽松子長里先生墨羽之徒皆為

太極真人所友或為太上天帝所念者興雲駕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一 十 高暉堂

龍以迎之故不學道而仙自來也過此以下皆

須篤志也 真語

俞靈瓊受廻風之道守明之法於南岳赤君行

之二十年能坐見天下事如視諸掌後仙去

高陵子始未聞道其書滿家既聞道破觚朽牘

室視剗識

葛由者羌人也周成王時好刻木羊賣之一日

騎傘而入西蜀蜀中王侯貴人追之上緩山隨

之者不復還皆得僊道故里諺曰得緩山一桃

雖不得仙亦足以豪

列仙傳

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
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礙千變萬化
不可窮極既已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慮穆王
敬之若神爭之若君推路寢以居之引三牲以
進之選女樂以娛之化人以爲王之宮室卑陋
而不可處王之厨饌腥穢而不可饗王之嬪御
臞惡而不可親穆王乃爲之改築土木之功精
聖之色無遺巧焉五府爲虛而臺始成其高千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一

王 高暉堂

仍臨終南之上號曰中天之臺簡鄭衛之處子
娥媼靡曼者施芳澤正蛾眉設笄珥衣阿錫曳
齊統粉白黛黑珮玉環雜芷若以滿之奏承雲
六瑩九韶晨露以樂之月月獻王衣且旦薦王
食化人猶不舍然不得已而臨之居亡幾何謂
王同遊王執化人之袿騰而上者中天乃止暨
及化人之宮化人之宮構以金銀絡以珠玉出
雲雨之上而不知下之據望之若屯雲焉耳目
所覩聽鼻口所納嘗皆非人間之有王實以爲

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王俯而視之
宮榭若累塊積蘇焉王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
國也化人復謁王同遊所及之處仰不見日月
俯不見河海光影所照王目眩不能得視音響
所來王耳亂不能得聽百骸六藏悸而不疑意
造精喪請化人求還化人移之王若頑虛焉既
寤所坐猶嚮者之處侍御猶嚮之人視其前則
酒未清設未拂王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
由此穆王自失者二月而復更問化人化人曰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一

王 高暉堂

吾與王神遊也形奚動哉

列子

李脫學長生之道周穆王時來居蜀之金堂山
龍橋峰下合九華丹丹成去遊五嶽千洞二百
餘年於海上遇飛陽君授水玉之道還歸此山
煉藥成又去數百年或隱或顯遊於市朝蜀人
歷代見之因號曰李八百

混元實錄

周穆王北造崑崙之阿親飲絳山石髓食玉樹
之實而方暮乎汲郡夏禹詣鍾山嚼紫奈醉金
酒服靈寶行九真而猶堊於會稽北戎長胡大

王獻帝舜以白琅之霜十轉紫華服之使人長
生飛仙與天地相傾舜卽服之而方死蓬蒼梧
之野此諸君竝已龍奏靈阿鳳鼓雲池矣而猶
尸解託死者欲斷以生歿之情示民有終始之
限耳豈同腐骸太陰以肉餉螻蟻者哉直欲遏
違世之夫塞俗人之願望也

真誥

杜冲字玄逸鎬京人也以周昭王二十七年丁
巳聞文始先生發真乃於茲靈宅棲玄學道先
主本第周康王時賜金百鎰重加完葺賜號曰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一

高暉堂

樓觀冲居之吟諷道德榮護神氣至是穆王聞
之爲修觀建祠冲居樓觀經二十餘年幽感真
人展先生降於寢所侍者二人奉碧玉函立於
左右冲乃拜首求哀蒙授兄華丹經一函謂冲
曰老君與伊先生於東海人淳山召大帝校集
群真天下山川洞室僊人無遠不至時有地司
保舉子之勤勞老君教我付爾仙經也又感真
人李君授以太上素靈洞玄大有妙經冲修之
甚得驗遂乃解胞釋結保命凝真領攝群神動

觀衆妙與穆王共策遺風之駿曰馳千里中到
崑崙山昇玄圃之宮西詣龜山詣王母於青琳
之室東遊碧海展敬丈人採若木之華北適玄
壠南適長離同挹絳山之髓驅策靈豹役使百
靈通寘達幽莫測其涯年一百二十餘以懿王
十二年己亥上清元君遣僊官下迎授書爲太
極真人

真仙通鑑

車宸字玉宇南郡人也少好學周幽王徵之不
出乃歎曰人生世間日失一日去生轉遠去歟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一

高暉堂

轉近而但貪富貴不知養性命命盡氣絕則歿
位爲王侯金玉如山何益於灰土乎獨有神僊
度世可以無窮耳乃師桑子具受衆術別造一
家之法著道書百餘篇其術以務魁爲主而精
於五行之意演其微妙以養性治病消灾散禍
能起飄風發屋折木作雷雨雲霧能以木瓦石
爲六畜熊虎立成能分形爲百千人能涉江海
含水噴之皆成珠玉久亦不變或時閉氣不息
舉之不起推之不動屈之不曲伸之不直或百

日數十日乃起每與弟子行合九泥爲馬與之
令閉目須臾成大馬乘之口得千田又能吐氣
五色起數丈見飛鳥過指之卽墮臨淵投符石
魚鱉之屬暴斫上令弟子舉眼見十里外物亦
不能久也其務魁時以器盛水著兩肘之門噓
之水上立有赤光輝輝起一丈以此水治病病
在內飲之在外者浴之立愈後入崆峒山合丹
白日昇天而去 湖廣志

宋德玄周宣時人服此靈飛六甲得道能一日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一 高暉堂

三千里

叩疏者周封史也能行氣練形煮石髓而服之
謂之石鐘乳至數百年往來入泰室山中有臥

石牀枕焉 列仙傳

介子推者姓王名光晉人也隱而無名悅趙成

子與遊巨有黃雀在門上晉公子重耳異之與

出居外十餘年勞苦不辭及還介山伯子常晨

來呼推曰可去矣推辭母入山中從伯子常遊

後文公遣數千人以玉帛禮之不出後三十年

見東海邊爲王俗賣扇後數十年莫知所在

馬丹者晉耿之人也當文侯時爲大夫至獻公

時復爲幕府正獻公滅耿殺恭太子丹乃去至

趙宣子時乘安車入晉都候諸大夫靈公欲仕

之逼不以禮有迅風發屋丹入迴風中而去上

蕭仙者以周宣王十七年五月五日生宣王之

末史籍散亂蕭仙能文著本末以備史之不及

人以史目之實無名也行第三浪迹入秦善吹

簫能致孔雀白鶴於庭穆公有女名弄玉善吹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一 高暉堂

笙無和者求得吹笙者以配孟明薦史因召見

秦侯問史云善簫曰吾女好笙子簫也奈何史

以不稱旨退女在屏門呼曰試使吹之一吹清

風生再吹而彩雲起三吹而鳳皇來女曰是吾

夫也願嫁之史曰女亦且吹笙且三吹之如史

所感於是孟明爲媒蹇叔爲賓 仙鑑

赤湏子豐人秦穆公時主魚吏也數道豐界災

害水旱十不失一好食松實天門冬石脂齒落

更生髮墮再出去吳山下十餘年莫知所之 列仙

宋來子楚莊公時市長宋來子常灑掃一市久

之時有乞食公入市歌曰天庭發雙華山源彰

陰邪清晨按天馬來請太真家常歌此句乞食

一市人無解歌者獨來子忽悟疑是僊人然未

能解歌耳遂乃師此乞食公棄官追逐積十三

年此公遂授以中仙之道來子今在山嶽乞食

公者西嶽真人馮延壽周宣王時史官也真仙通鑑

任光者上蔡人也善餌丹賣於都市里間積八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一 三 高暉堂

十九年乃知是故時任光也趙簡子聘與俱歸

常在柏梯山上三世不知所在

中嶽仙人須林字子玄本衛人靈公末年生少

好道德受學於岑先生受煉身消災之道術後

又遇仇公教以服氣之法還神守魂之事

衡嶽洞門觀在石廩峰西石榴峰南下昔施真

人施存自號胡淨先生或云婉盆子師黃盧子

得三皇內文役御虎豹之術遁變化景之法或

隱或顯數百年慕石廩洞門是其冲真之地乃

居之又於峰西石室造閣亘空十餘丈出乘白

豹或步還山豹即迎之以晉惠帝永康元年四

月七日乘豹昇天真誥云施存是孔子弟子三

語史記孔子弟子並無施存但有

施之常字子恒未知即此人否

幼伯子者周蘇氏客也冬常着單衣盛夏着襦

袴形貌歲異後數十年更壯時人莫知世世來

誠祐蘇氏子孫得其福力也

涓子者齊人也好餌术接食其精至二百年乃

見於齊著天人經四十八篇後釣於荷澤得鯉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一 三 高暉堂

魚腹中有符隱於宕山能致風雨受伯陽九僊

法淮南王安少得其文不能解其旨也其琴心

三篇有別理焉並上

主文既胡服夜恒獨觀天象一夕見有神人自

天而降主父拜之觀其狀貌端莊艷麗面有光

輝手指如玉音聲清亮授主父以玄女隱身之

術九鍊變骨之丹忽復足下起五色雲從天西

去後主父入秦直至昭王所居六英之宮而

人不覺夜靜昭王方與儀姬戲帷中主父因以

七首刺昭王中之而不傷昭王警疑有諸侯刺
容遣官追捕而主父猶在傍也主父知秦之性
數未絕故歸凸何遇李兌之變閉主父於沙丘
三月啟視重門鑰鑄封識如故而主父去矣蓋
尸解云其後趙最遇主父於嵩山之下道服開
行最拜主父答拜最曰君猶在也忘李兌之仇
乎主父笑而不答廣記

琴高者趙人也以鼓琴爲宋康王舍人行涓彭
之術浮游冀州涿一作郡之間二百餘年後辭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一 二九 高暉堂

入涿水中取龍子與諸弟子期曰皆潔齋待於
水傍設祠果乘赤鯉來出坐祠中且有萬人觀
之留一月餘復入水去列仙傳

桂父者象林人也色時黑而時白時黃而時赤
南海人見而尊事之常服桂及葵以龜腦和之
今荆州之南尚有桂丸焉

瑕丘仲者寧人也賣藥於甯百餘年地動舍壞
仲及里中數十家屋臨水皆敗仲死民人取仲
尸棄水中收其藥賣之仲披裘而從詣之取藥

乘仲者俱叩頭求哀仲曰恨汝使人知我耳吾
去矣後爲扶餘胡王驛使復來至甯北方謂之
謫仙人焉

酒客者梁市上酒家人也作酒常美而售日得
萬錢有過而逐之主人酒常醉敗窮貧梁市中
賈人多以女妻而迎之或去或來後百餘歲來
爲梁丞使民益種芋菜曰三年當大饑卒如其
言梁民不死五年解印綬去莫知其終焉並上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一 三十一 高暉堂

行變化凡二十五篇拜受合作遂得其驗乃撰
集其要以爲五行記遂得地僊至漢武帝時遣
使者楊遵東帛加璧以聘墨子墨子不出周遊
五嶽不知所終神仙拾遺

墨子仕宋年八十二乃歎曰世事已可知榮位
非常保將委流俗以從赤松子遊耳乃入周狄

山精思道法廣記

莊子師長桑公子受其微言莊子隱於抱
犢山中服北靑火丹白日昇天真譜

王傳字恭確周人也五十棄家學道服黃連一

百四十年耳目聰明智慧日廣有見名神精其

父子竝得道後昇天而去

仙鑑

沈羲者吳郡人也學道於蜀中但能災消病除

救濟百姓服藥功德感天天神識之周赧王十

年丙辰老君遣使召隱士沈羲是月與妻賈氏

共載詣子婦卓孔吟家道逢龍車虎車白鹿車

各一乘從騎十數人皆朱衣仗矛帶劍輝赫滿

道問羲曰君是道士沈羲否羲愕然答曰是也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一

三

高暉堂

騎曰羲有功於民心不忘道從生以來履行無

過黃老今遣僊官相迎待郵薄延之白鹿車是

也度世司馬生青龍車是也送迎使者徐福白

虎車是也滙史三僊羽衣持節以白玉冊青玉

界丹玉字授羲碧落侍郎羲不能讀遂載昇

安期生以醉墨灑石上皆成桃花

列仙傳

周太賓秦時道士也同姜叔茂學道在勾曲山

種五菓五辛菜貨之以市丹砂二人竝得僊太

實有才藝善鼓琴能彈獨絃而八音和以教糜

長生孫廣田

廣田即孫登也
真仙通鑑

秦三將軍者一名建威姓唐氏一名德安姓李

氏一名雲刀姓宋氏見秦政日亂乃相與謀曰

時勢去矣英雄起矣方今王道失序政事乖錯

不早為之所吾徒其魚肉矣時有名宦十人皆

正人君子亦相率而去之於是十有三人皆棄

官學道遂經廬山之陽至紫霄峰愛其山水之

勝三人欲遂栖焉十人曰不然初志歸群玉洞

府豈可中道而廢言訖未行一夕雷電奄至洪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一

三

高暉堂

流汎湧且視廬舍左右化成二溪溪中盤石上

有玉簡大篆云神化靈溪金簡標題真人受旨

玉洞潛栖十人莫知所往三武士遂栖於溪側

種桃茹芝為養真之具建威曰當惠以施貧德

爰曰當藥以濟病雲刀曰當言以滌迷異術同

功而遠近蒙其福久之但見祥雲遊逸雙鶴飛

舞自是三人得道僊去矣後人指其居曰三將

軍洞而置祠焉至漢武帝時賜名靈溪觀十人

丘明略法通吳天印張法樞謝志空周
仙用鄒武君謝幽岳楊元中何紫霄也

西門君者少好道明諸讖緯以開山圖授秦始皇帝而不能用 並上

游三蓬者秦時閩清人也少而孤有田僅足糠覈久之不竟耕與弟乞奴漁釣溪土日歌呼相和寒暑以三莎蔽體故閩清人謂之三蓬人或憐之與以短褐數日亦棄之始皇帝二年停舟水口有一老父襁褓求渡三蓬兄弟為其老長跪而和之老父曰且日玉皇太姥宴群僊於玄化洞夫子能從我游乎三蓬兄弟相視而賦因廣博物志 卷之十一 三五 高暉堂

下至家遂辟穀不復飲食至漢明帝時人有見之於武夷山中云 廣記○與前武夷君一則小異並存之 黃庭真人王探字養伯太原人也偉貌傀態雲爽霞暉洞洽元津深窮道本仕漢為中常侍中郎以呂后專政抗迹南山居於樓觀常以朝元煉藏吐故納新為務至文帝即位遐仰其風以逸人見禮時年三十六常誦五千文知名與身疎德為道本乃廣行賑惠念及蒼生仙人趙先生託以狂人形容毀弊從探求乞施與不已而廣博物志 卷之十一 三五 高暉堂 求取無厭探欣然捨之未嘗疑懼遂授以黃庭內修之訣後遇太元玉女西靈子都授以藏景鍊形之道師能變身化景倏忽萬端或立叢林或坐泉石或化水火或成鳥獸而探之本人與人言笑宛然無異復師司馬季主得其神化無方之術常與人同行忽探身散為雲霧或立平地即為崇山觀者盡駭而其貌儼然猶在舊處年九十一歲以漢武帝元朔六年戊午正月西靈金母遣僊官下迎授書為太極真人 仙鑑

昔漢初有四五小兒路上畫地虜一兒歌曰着

青裙入天門揖金母拜木公張子房往拜之曰

此東王公之玉童也所謂金母者西王母也木

公者東王公也真諦

句曲山洞宮之中本有神僊人郭四朝者治其

宮四朝燕人也兄弟四人得道四朝是長兄也

等君清靈真人裴君字玄仁右扶風夏陽人也以漢

孝文帝二年君始生焉為人清明矜儀整素善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一 三十五 高暉堂

於言笑自有精光垂臂下歷聲氣高徹呼如鐘

鳴家奉佛道年十餘歲晝夜不寐精思讀經嘗

於四月八日與馮翊趙康子上黨皓季成共載

詣佛圖時天陰雨忽有賤人著故布單衣中黃

巾詣君車後索載君禮而問之不答君下車以

載之康子季成竝大怒呵問何等人而上吾車

乎君乃陳論遂聽俱載君自徒行在後顏無變

色寄載人自若亦不以爲慙也將至佛圖乃曰

吾家近在此乃下車奄然失之佛圖中道人支

子元者亦頗知道宿舊人傳之云巳年一百七

十歲見君而歎曰吾從少至老見人多矣而未

嘗見知子者乃延君入曲室之中幽靜之房大

設豐饌飲食既畢將君更移隱處呼之共坐乃

謂曰吾善相人莫如爾者子自中珠子正似北

斗瑤光星自背已下象如河魁既有貴爵又當

神仙天下志願子實享焉然津梁未啟七氣未

淳不見妙事亦無緣而成也因而所修秘術密

以告君道人曰此長生內術世莫得知吾昔遊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一 三十五 高暉堂

焦山及藍祖之阿遇仙人蔣先生者乃赤將子

輿也以神訣五百授吾奉而行之於今一百七

年矣氣力輕壯不覺衰也但行而不動多失真

志不能去世故雖延年不得神仙也雲笈七籤

司馬季主後入委羽山石室大有宮中受石精

金允藏景化形法於西靈子都西靈子都者太

玄仙女也其同時今在大有室中者麴籍鮪叔

陽太原王養伯穎川劉瑋惠岱郡段季正俱受

師西靈子都之道也季主臨去之際託形梳齒

為代已之像墓在蜀郡成都升盤山之南諸葛武侯昔建碑銘德於季主墓前碑讀末曰玄漠太寂混合陰陽天地交津萬品滋彰先生理著分別柔剛鬼神以觀六度顯明季主得道後嘗讀服明丹之華挹扶晨之輝顏如少女鬚三尺黑如墨子二人男名法育女名濟華乃俱在委羽山真誥

真誥云季主咽虹液而頭足異處劍經注云吞刀圭而垂流今東卿說云託形枕席為代已之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一

三

高暉堂

像似當是作鍊形靈丸兵解去也漢史既不顯其終無以別測其事也

漢孝武皇帝閒居殿上忽有一人乘雲車駕白鹿從天而下來集殿前其人年可三十許色如童子羽衣黃冠帝乃驚問曰為誰答曰吾中山衛叔卿也帝曰子若是中山人乃朕臣也可前共語叔卿本意謁帝謂帝好道見之必加優禮而帝今謂是朕臣也於是大失望默然不應忽焉不知所在帝甚悔恨即遣使者梁伯至中山

推求叔卿不得見但見其子名度世即將還時遣使者與度世共之華山求尋其父到山下欲上輒火不能上也積數十日度世齋戒獨上於絕巖之下望見其父與數人博戲於石上紫雲鬱鬱於其上白玉為牀又有數仙童執幢節立其後度世望而載拜叔卿曰汝來何為度世曰帝甚恨前日倉卒不得與父言語令故遣使者梁伯與度世共來願更得見父也叔卿曰前為太上所遣欲誠帝以大災之期及救危厄之法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一

三

高暉堂

國祚可延而疆自貴不識真道而反欲臣吾不足告語是以去耳度世曰不審向與父竝坐是誰也叔卿曰洪厓先生許由巢父火低公飛黃子王子晉薛容耳汝歸當取吾齋室西北隅大柱下玉函函中有神素書取而按方合服之一年可能乘雲而行道成來就吾於此勿得為漢臣也度世拜辭而去下山見梁伯不告所以梁伯意度世必有所得乃叩頭求乞道術先是度世與之共行見伯情行溫實乃以語之後掘得

王函封以飛仙之香取而餌服乃五色雲母遂
合藥服之與梁伯俱僊去神仙傳

谷希子者學道得仙東方朔師之受闢風鍾山

蓬萊及神州真形圖真仙通鑑

東方朔父張夷字少平妻田氏女夷年二百歲

頽如童子朔生三日而田氏歿鄰母拾而養之

年三歲天下祕識一覽聞誦於口常指搗天下

空中獨語鄰忽失朔累月方歸母咎之後復去

經年乃歸母忽見大驚曰汝行經年一歸何以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一

三十一

高暉堂

慰我耶朔曰兒至紫泥海有紫水污水仍過虞

淵湔浣朝發中返何云經年乎母問之汝悉是

何處行朔曰兒湔衣竟暫息都崇堂王公節之

以丹霞漿兒食之太飽悶幾死乃飲玄天黃露

半合而醒既而還路遇一蒼虎息於路傍兒騎

虎還打捶過痛虎齧兒脚傷毋悲嗟乃裂青布

裹之朔復去家萬里見一枯樹脫布挂於樹布

化爲龍因各其地爲布龍澤朔以元封中遊溟

鴻之澤忽見王母採桑於白海之濱俄有黃翁

指阿母以告朔曰昔爲吾妻託形爲太白之精

今汝此星精也吾却食吞氣已九千餘歲目中

瞳子色皆青光能見幽隱之物三千歲一反骨

洗髓二千歲一刻骨代毛自吾生已三洗髓五

代毛矣

洞冥記

張少平妻田氏少平卒後累年寡居忽夢一人

自天而下壓其腹因而懷孕乃曰無夫而孕人

聞棄我也徙于代依東方五月朔旦生一子以

其居代東方名之東方朔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一

三十一

高暉堂

書堂山有靈子寺去六七里有妙子洞謂東方

朔二子長靈次妙讀書處

湖廣志

淮南王安謁僊伯坐起不恭主者奏安不敬謫

守廁三年

神仙傳

王谷神皮玄耀者西漢蜀青城山道士幼而穎

悟不居榮寵周遊名山渡荆渚汎瀟湘至南嶽

胎息還元數年道成東遊群玉訪九仙漢武帝

南巡見之神氣不群乃延之下隱於西峰帝厚

賜兼封王爲太微先生皮爲太素先生以上卿

禮待之三年控碧騾上昇真仙通鑑

戴孟名之生漢將軍武帝遣入北山採藥棄官

學道號孟盛子受法於清靈裴真人得玉珮金

璫之書石精金光之符周遊名山日行七百里

後白日上昇落帽於武當山之上迄今呼曰落

帽峰湖廣志○按真誥云戴孟姓燕名齊字仲微易姓為戴託官於武帝耳

李少君字雲翼齊國臨淄人好道入泰山採藥

修絕穀全身之術遇安期生少君疾困叩頭乞

活安期以神樓散一七與服之即愈乃以方干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一 聖 高暉堂

上言臣能凝瀆成白銀飛丹砂成黃金金成服

之白曰昇天身生朱陽之翼豔備員光之異竦

則凌天伏入無間控飛龍而入遐遍乘白鴻而

九陔周冥海之棗大如瓜鐘山之李大如餅臣

以食之遂生奇炎師安期授臣口訣是以保萬

物之可成也於是上甚尊敬為立屋第漢武內傳

孟岐河清之逸人也年可七百歲語及周初事

了然如目前岐侍周公昇壇上岐以手摩成王

足周公以玉笏與之岐嘗寶執每以衣袂拂拭

笏厚七分今銳斷恒切桂葉食之聞帝好仙被

艸蓋而來謁帝焉洞冥記

郭瓊東郡人也形貌醜劣而意度過人曾宿人

家輒乞薪自照讀書晝眠眼不閉行地無迹帝

聞其異徵焉

黃安代郡人也為代郡卒常服朱砂雞體皆赤

冬不着裘坐一神龜廣二尺人問子坐此龜幾

年矣對曰管伏義始造網罟獲此龜以授吾吾

坐龜背已平矣此龜畏日月之光二千歲即一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一 聖 高暉堂

出頭吾坐此龜已見五出頭矣行即負龜以趨

世人謂黃安萬歲矣並上

犢子者鄴人也少在黑山採松子挾苓餌而食

之常過酤酒陽都家陽都女者市中酤酒家女

眉生而連耳細而長眾以為異皆言此天人也

會犢子牽一黃犢來過都女悅之遂留相奉侍

都女隨犢子出取桃李一宿而返皆連堯耳美

邑中隨伺逐之出門共牽犢耳而走人不能追

也且還復在市中數十年乃去見潘山下冬賣

桃李云列仙傳

王柱者不知何所人也與道士共上宕山言此有丹砂可得數萬斤宕山長吏知而上山封之砂流出飛如火乃聽柱取焉邑令章君明餌砂三年得神砂飛雪服之數年能飛行遂與柱俱去云

鹿皮翁者淄川人也少為府小吏木工舉手能成器械岑山上有神泉人不能至也小吏白府君請木工斤斧三十人作轉輪懸閣意思橫生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一

望 高暉堂

數十日梯道四間成上其巔作祠舍留止其旁絕其二間以自固食芝艸飲神泉且七十年淄水來山下呼宗族家室得六十餘人令上山半水盡漂一郡沒者萬計小吏乃辭遣宗家令下山着鹿皮衣遂去復上閣後百餘年下賣藥於市並上

金華山北有仙洞俗呼為劉先生隱身處其內有三十六室廣三十六里石刻上以松炬照之云劉嚴字仲卿漢室射聲校尉當恭顯之際極

諫被貶於東陬隱迹於此莫知所終卽進士蕭至玄所記也山口人時得玉篆牌俗傳仲卿每至中元日來降洞中州人祈福尋溪口邊得此者當巨富

谿父南郡甌人居山間有仙人常止其家從買瓜教之煉瓜子與桂附積實共藏而對分食之二十餘年能飛走昇僊入水後百餘年絕居山頂呼溪下父老與道生時事

山圖者隴西人也少好乘馬馬踏之折脚山中廣博物志

卷之十一

望 高暉堂

道人教令服地黃當歸羌活獨活苦參散服之一歲而不嗜食病愈身輕追道士問之自言五嶽使之名山採藥能隨吾使汝不死山圖追墮之六十餘年一日歸來行母服於家間期年復去莫知所之

谷春者櫟陽人也成帝時為郎病死而屍不冷家發喪行服猶不敢下釘三年更著冠幘坐縣門上邑中人大驚家人迎之不肯隨歸發棺有衣無屍留門上三宿去之長安止橫門上人知

追迎之復去之太白山立祠於山上時來至其
祠中止宿焉

除生者長安中渭橋下乞兒也常止於市中乞
市人厭苦以糞灑之旋復在里中衣不見汚如
故長吏知之械收繫著桎梏而續在市中乞又
械欲殺之乃去灑者之家室自壞殺十餘人故
長安中謠曰見乞兒與美酒以免破屋之咎

服間者不知何所人也常止莒往來海邊諸祠
中有三仙人於祠中博賭瓜顧閭令擔黃白瓜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一

四五 高暉堂

數十頭教令瞑目及覺乃在方丈山後往來莒
取方丈山上珍寶珠玉賣之久久一旦髡頭著
頰衣貌更老人問之言坐取廟中物云後數年
貌更壯好髮髮如往日時矣

文賓者太丘鄉人也賣草履爲業數取嫗數十
年輒棄之後時故嫗壽老年九十餘續見賓年
更壯他時嫗拜賓涕泣賓謝曰不宜至正月朝
儻能會鄉亭西社中邪嫗老夜從兒孫行坐社
中待之須臾賓到大驚汝好道邪教令服菊花

地膚桑上寄生松子取以益氣嫗亦更壯復百
餘年見云

商丘子胥者高邑人也好牧豕吹竽年七十不
娶婦而不老邑人多奇之從受道問其要言但
食木苜蒲根飲水不饑不老如此傳世見之三
百餘年貴戚富室問之取而服之不能終歲輒
心怠慢矣謂將復有匿術也

子主者楚語而細音不知何所人也詣江都王
自言甯先生顧我作客三百年不得作直以爲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一

四六 高暉堂

狂人也問先生所在云在龍眉山上王遣吏將
上龍眉山巔見甯先生毛身廣耳被髮鼓琴主
見之叩頭更致王命先生曰此主吾比舍九世
孫且念汝家當有暴死女子三人勿預吾事語
竟大風發吏走下山比歸宮中相殺三人王遣
三牲立祠焉

赤斧者巴戎人也爲碧雞祠主簿能作水瀕煉
丹與消石服之三十年友如童子毛髮生皆赤
手掌中有赤

黃阮丘者睢山上道士也衣裘被髮耳長七寸口中無齒日行四百里於山上種蕙薤百餘年人不知也時下賣藥朱璜發明之乃知其神人也

木羽者鉅鹿南和平鄉人也母貧賤主助產嘗探產婦兒生便開自視母大笑母大怖夜夢見人冠赤帟者守兒言此司命君也當報汝恩使汝子木羽得仙母陰識之母後生兒字之為木羽所探兒生年十五夜有車馬來迎去遂過母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一

高暉堂

家呼木羽木羽為我御來遂俱去後二十餘年鸚雀日銜二尺魚著母戶上母匿不道而賣其魚三十年乃沒去母至百年乃終

穀城平常生者不知何所人也數死復生後數

十年復為華陰門卒

梅福求師慕道訪鴈蕩諸山遊南閩入支提山

又入仙霞山乃武夷之東也遂於巖上結庵積

年遇空同儕君授以內外丹法後至飛鴻山結

庵修煉十日功成神遊體外丹光燭天復回九

江乘青鸞飛昇而去自後飛鴻山號曰梅僊山

並

漢哀帝元壽二年八月己酉五帝各乘方面車從群官來下受大帝之命授茅盈為東嶽上卿司命神君文以紫玉為板黃金刻之其文曰惟盈虛挺遠朗幽眇玄爰自童蒙散髮其山靜心林澤精思求神登峻履谷艱尋師門擲形絕學投軀萬津丹誠率任肆其天然遂造明匠九授靈篇剪髮祝脆殘首截身帶素自樂不恥饑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一

高暉堂

寒所適惟道所保以真情昭上帝感激太玄今敬授盈為大元真人領東嶽上卿司命神君君平心正格秉操金石丹心矯眾栖神高映故報盈以玉鉞綠旌八威之策使盈征伐源澤折衝萬神君寒東林谷味玄仰真思激窮岫放心精誠今故報盈以紫旄之節藕敷華冠使盈招驅萬靈封山召雲君棄家獨往離親樂仙契潤嶮巖各祖山川今故賜盈繡羽紫帔丹青飛裙使盈從容霄階攜命玉貞君步驟深藪足履危仍

心耽志尚曾不憚今故報盈以斑龍之輿素
虎之駟使盈浮景太空飛輪帝庭君披榛併景
寒凌霜雪心求明真不戰不慄今故報盈以幽
晨寶蓋瓊幃綠室使盈遊昭九宮靜神溫容君
遠秀遁榮無疲於心潛形幽嶽靜思萬林今故
報盈以流金火鈴雙珠月明可以上聞太極通
音上清君真心高靜滛累不經素挺活映內外
坦平今故報盈以錦旌繡幡白羽玄竿可以呼
召六陰玉女侍軒君慈向觸物陰德萬生蠢動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一 兕 高暉堂

之貌皆念經營今故報盈以鳳鸞之簫金鐘玉
磬可以和神虛節樂真舞靈君饒渴養神艱辛
求真萬物不能致其惑千邪不能毀其淳今故
報盈以紫琳之腴玉漿金甕可以壽同三光刻
簡丹瓊也盈標領清玄紫瑋八映心暉重離神
耀太霞實真人之長者故賜以大元為號君九
德既備咸積太微天人虛白不期同歸今酬九
事以報往懷盈心神方朗四靈所栖丹神啟煥
秉直不回正任全固監無照微令屈宰上卿總

括東嶽又加司命之任以領錄圖籍給玉童玉
女各四十人以出入太微受事太極也治宮赤
城玉洞之府盈其治之動靜以聞 真仙通鑑

魯女生長樂人初餌胡麻乃永絕穀八十餘年
少壯色如桃花一日與親知故人別入華山後
五十年先識者逢女生於廟前乘白鹿從王母
人因識之謝其鄉里而去 漢武內傳

陳安世年十三歲蓋灌叔本之客子耳先得解
道叔本年七十皓首朝夕拜安世曰道尊德貴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一 辛 高暉堂

先得道者則為師矣吾不敢倦執弟子之禮也
由是安世告之要方遂得仙去矣 抱朴子

帛和字仲理遼東人也入地肺山事董奉奉以
行氣服術法授之告和曰吾道盡此不能得神
丹金砂周遊天下無山不往汝今少壯廣求索
之和乃到西城山事王君王君語和大道訣曰
此山石室中嘗熟視北壁當見壁有文字則得
道矣視壁三年方見文字乃古人之所刻太清
中經神丹方及三皇天文大字五嶽真形圖皆

若石磴和諷萬言義有所不解王君乃授之訣
後入林慮山為地仙林慮一名隆慮其山南連
太行北接恒嶽有仙人樓高五十丈葛洪神仙傳

王仲都漢人也一云道士學道於梁山遇太白
真人授以虹丹能禦寒暑已二百許年漢元帝
召至京師試其方術嘗以嚴冬之月從帝而遊
令仲都單衣乘駟馬車於上林昆明池環水馳
走帝御狐裘而猶覺寒仲都貌無變色背上氣
蒸依然然又當盛夏曝之日中圍以十鑪火口
廣博物志

卷之十二

高暉堂

不稱熟身不流汗後亦僊去桓君山著新論稱
其人列仙傳

陰真人煉丹歌曰有物有物可大可久採乎蠶
食之毒用乎化火之後成湯自上而臨下夸父
處中而見受氣應乾充功參夜漏白英聚而雪
慙黃酥凝而金醜轉制不已神趣鬼驟金歟王
歟天年上壽

王遙字伯遼鄱陽人也有竹篔簹長數寸有一弟
子好錢隨遙數十年未嘗見遙問之一夜大雨

臨暉遙使錢以九節杖擔此篔簹將錢出冒雨而
行遙及弟子衣皆不濕所行道非所曾經又常
有兩炬火導前約行三十里許登山入石室
室中有二人遙既至取弟子所擔篔簹發之中有
五舌竹簧三枚遙自鼓一枚以二枚與室中二
人並坐鼓之良久遙辭去收三簧皆納篔簹中使
錢擔之

孔安國魯人也常行氣服鉛丹年二百歲色如
童子隱潛山弟子隨之數百人有陳伯者安樂
廣博物志

卷之十二

高暉堂

人也求事安國以為弟子留三年知其執信乃
謂之曰吾亦少更勤苦尋求道術無所不至而
昔事海濱漁父漁父者故越相范蠡也乃易姓
名隱以避世哀我有志授我秘方服餌之法以
得度世吾授道以來以其一方授崔仲卿卿年
八十四服來已三十三矣子往與相見事之陳
伯遂往事之受其方亦度世不老

清平吉浦國入漢高祖時衛卒也至光武時容
色不老後尸解去

董子陽少知長生之道隱博落山中但食飲石泉後逢司馬季主季主以導仙八方與之遂度

世

東郭延者山陽人服雲散能夜書有數十人乘虎豹來迎比隣盡見之

封衛字君達隴西人也幼學道通老莊學勤訪真訣後遇魯女生授還丹訣及五嶽真形圖遂

周遊天下故山官水神潛相迎伺而凶鬼怪物無不竄避常駕一青牛人莫知其名因號青牛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一 高暉堂

道士有二侍者一負書笈一携藥笥

南極子者姓柳名融能含粉成雞子吐之數十枚煑而啖之與雞子無異黃中皆餘有少許粉

如指端者取杯呪之即成龜煑之可食腸臟皆具而杯成龜殼煮取肉則殼還成杯矣取水呪

之即成美酒飲之醉人舉手即成大樹人或折其細枝以刺屋間連日猶在以漸萎壞與真木

無異也服雲霜丹得仙去矣

並上

趙叔期學道於王屋山中時時出民間聞有卜

者在市叔期往見之下者謂叔期曰欲入天門

調三關存朱衣正崑崙叔期知是神人因拜叩頭請其要道因以一卷書與之是胎中記拜受

色不老後尸解去

之後合神丹而昇天

真仙通鑑○三關者口為心關足為地關手為人關

莊伯微者漢時人少好道不知求道之方惟以日入時正西北向閉日握固想崑崙山積三十

年後見崑崙山仙人授以金鈞方合服得道

瞿武後漢人也七歲絕粒服黃精紫芝入峨眉

出天竺真人授以真訣乘白龍而去今蜀中有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一 高暉堂

瞿君祠

盧耽者少學道得仙後復仕為州治中每時乘空歸家到晚則反州嘗元會期賀在列時耽後

至迴翔閣前欲下次為威儀以箒擲耽得一隻履墜地耽由是飛去

王喬事同不重錄

黃觀子少好道家奉佛道朝朝拜叩求乞長生

如此積四十九年後遂服食入焦山太極真人

以百四十事試之皆過遂服金丹而詠太洞真

經今補官為太極左仙卿

一四

石垣字洪孫渤海人也遊趙魏諸名山得道能分身同時請十餘家各家有一垣所言各異

蔡瓊字伯瑤師老子授太玄陽生符還丹方合

服得道白日昇天常以陽生符活已死之人但

骸骨存者以符投之即起

龍迷不知何許人也於金山得神芝實如梧桐

子大服二年得仙真誥云龍伯高者後漢時人

漢伏波將軍馬援戒其兄子稱此人之佳可法

即其人也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一

五五 高暉堂

淳于斟字叔顯會稽上虞人漢桓帝時作徐州

縣令靈帝時大將軍辟掾少好道明術數服食

胡麻黃精餌後入吳烏目山中隱居遇仙人慧

車子授以虹景丹經修行得道

姚俊字翁仲錢塘人為交阯太守漢末棄世入

增城山中學道遇東郭幼平幼平秦時人久隱

增城得道者也幼平教俊服九精煉氣輔星在

心之術俊修之道成今在洞中兼杜河司命主

水官之考罰

韓崇者字長季吳郡毘陵人也少好道林屋仙

人王璋玄曾授之以流傳丹一法崇奉而修之

大有驗璋玄語之曰子行此道亦可以出身仕

宦無妨鐔舉崇遂仕至宛陵令行仁以為政用

道以撫民虎狼深避鯨不集界遷汝南太守按

書佐袁安安後位至司徒時人通以崇有識物

之鑒也崇獨居清素上奇之加崇俸祿秩中二

千石後漢孝明皇帝巡守汝南上治崇府崇使

妾出住孤獨老嫗家上聞嘆韓崇可謂百煉不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一

五五 高暉堂

消也賜緡五十疋崇在郡積十四年政化洽著

舉天下最年七十四璋玄乃授以隱解法得去

上並

李鳳儂漢末人隱衡山自幼寡言人問之曰知

白守黑道貴昏然後儂去

湖廣志

成武丁後漢時為臨武小吏身長七尺少言大

度人謂之疑邑令遣至州州牧周昕識其異狀

因留之乃署為文學主簿太守因元日宴郡官

使之司酒忽取酒舍而喫之衆怪問答曰適見

臨武失火所以嘆酒救之已而縣令張濟上書
稱元日慶集晡時火延燒廳署時天氣澄霽忽
見東北黑雲暴雨大至其火遂滅雨下時皆作
酒氣救火者被雨皆醉太守即遷州西立仙君
宅經二年忽告人曰牽牛詣織女吾當還宮言
訖而卒數日有人從臨武來於武昌崗見僊君
乘驟逝焉上

初平中山東人有青牛先生者字正方曉知星
歷風角鳥情常食青葙芫花年似五六十者人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一** 五七 高暉堂

或識之謂其已百餘歲矣 魏志
大宛山有青精先生者傳言千歲色如童子步
行日過五百里能終歲不食亦能一日九食神
傳

青谷先生者不知何許人也常修行九息服氣
之道後合爐火大丹服之得道 真仙通鑑
昔有傳先生者其少好道入焦山石室中積七
年而太極老君詣之與之木鑽使穿一石盤厚
五尺許云穿此盤 後當得道其人乃晝夜穿之

積四十七年鑽盡石穿遂得神丹乃升太清
南嶽真人

昔有劉少翁會數入太華山中拜禮向山如此
二十年遂忽一旦得見西嶽丈人授其僊道上

橋順二子曰璋曰瑞師事仙人盧子基於龍
山棲霞谷服飛龍藥一丸千年不饑 高修內傳

世有二人居牢山食松久之肉與松同人呼為
青翁今山中青翁觀乃故居也 萊州圖經

武陽龍尾山竝仙者羽化之處上有仙人及龍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一** 五八 高暉堂

馬跡於此處得遺詠雖神栖白雲屬想芳流藉
念泉鄉遺咏在茲覽其餘請依然息遠匪直邈
想霞蹤愛其文咏可念故端牘維札以詮其咏

其略曰登武陽觀樂藪峨嶼千狂洋湖口命飛
騎駕白駒臨天水心踏躡千載後不知如蓋勝

賞神鄉秀情超拔矣 水經注
縣人謝廩行路中忽遇雲霧霧中有一人乘龜

而行廩知神人拜請求隨去其人曰汝無仙骨
王烈之
安成記

張玄者定襄人也魏武帝時曾舉茂才歸鄉
里歸事西河菊公受服木行洞房白元之事後
遇樊子明於少室山授以遁變隱景之道玄實
善談空昔曾詣蓬萊宋晨生宋晨生者蓬萊空
公也真仙通鑑

葛儼公於赤烏元年太歲戊午十一月初一日
蒙太上節次三頒錫命遣天吏告下福庭第一
錫命曰太上玉書勅葛玄學仙弟子先世苦行
累級立功損身布施濟度危亡積感太上遂令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一

高暉堂

各注玄都上仙定籍是故英明智慧誕降德門
所以才質玉秀馨蘭清發天姿逸穎卓然挺拔
道模淵偉獨步群萃高辭世榮抱璞尚質注意
經合光守一徜徉林麓不戀朝市慈心度人
拳拳不輟道德既充宜有錫命今賜子天寶羽
服丹霞繡帔飛羅之裙矣芙蓉寶冠金真神虎
仗命魔幢旛海石山所爲任意第二錫命勅無
上學仙弟子葛玄索隱眷經長齋靜念存思專
精苦而不倦再賜子八景玉輿駕龍乘雲頂生

圖光金童玉文以酬宿德紀綱道門後賢仰止
秉持法輪太上尊教三天所銓矣第三錫命曰
勅無上學仙弟子葛玄●體弘道開化未悟普
濟群品俱超方覺功成各揚高真信服三界群
靈尊奉穆穆恩盈十方歲濟所欲也宜錫子位
爲太上玉京太極左宮僊公總統三界六大
魔王之官主行三洞經籙給真僊玉童玉女各
五百人侍直左執九曜之華旛右捧洞玄之真
經龍旂虎節遊行上清九宮一年三朝太上玄
廣博物志

卷之十二

高暉堂

都玉京金闕太上錫命天帝承書一如三天故
典奉行上
葛尚書年八十始有仙公一子時有天竺僧於
市大買香市人怪問僧曰我昨日夢見善思菩
薩下生葛尚書家吾將此香浴之到生時僧至
燒香右遶七匝禮拜恭敬沐浴而止仙公起
葛玄善於變幻而拙於用身今正得不死而已
非僊人也初在長山近入蓋竹亦能乘虎使鬼
無所不至但幾於未得受職耳亦恒與謝稚堅

精苦而不倦再賜子八景玉鍊駕龍乘雲頂生

黃子陽郭聲子相隨陶隱居真諦

劉文饒弘農劉寬也年七十三一旦遇青谷先生降之於寢室授其杖解法將去入太華山行九息服氣及授以鑪火丹方修之道成

毛伯道劉道恭謝稚堅張兆期皆後漢時人也學道在王屋山中積四十餘年共合神丹毛伯道先服之而死道恭服之又死謝稚堅張兆期見之如此不敢服之並捐山而歸去後見伯道道恭在山上二人悲愕遂就請道與之茯苓持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一 空 高暉堂

行方服之皆數百歲

左慈今在小括山常行來數在此下尋更受職也慈顏色甚少正得鑪火九華之益

中山劉偉道學仙在蟠冢山積十二年僊人試之以石重十萬斤一白髮懸之使偉道臥其下偉道顏無變色心安體悅臥在其下積十二年仙人數試之無所不至已皆語之遂賜其神丹而白日昇天並上

後漢元和三年獵者張五郎即禽於郡北之西

無所不至但幾於未得受職耳亦恒與謝稚堅

巖見白鹿奔入巖中五郎尾之行可數百武登兩巖壁時仰不見天側肩而進意將闌忽聞樂聲遂復前百餘武微見日光如縷折而東石門半開豁然別一天地有四人衣冠古朴一鼓瑟坐梅花樹下一坐磬石臨流吹笙一倚修竹擊磬一騎白鹿執如意而歌見客至皆舍樂驚起相問何從得來王歸未也五郎不審所謂其人曰吾越王樂工也管者夫椒之役吾抱樂器窺身於此石門忽閉遂不得出乃掘黃精採葉為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一 空 高暉堂

糧久之亦不復饑於是相與結茅而居績野葛麻苧以為衣服時有仙人來此分惠藥物然竟不知吾王今何如也五郎聞之大駭求歸其人各以鹿脯黃精為贈既出石門即闔其後人遂以此山越王勾踐時自會稽飛來因名飛山晉太康中道人任昉復入巖中得傳金丹秘訣識杜弼者字廣平京兆杜陵人建安之初來渡江東依孫策入會稽嘗從之後為孫權作立信校尉黃武二年漸學道遇介琰先生授之以玄白

術隱居大茅山之東面也守玄白者能隱形亦數見身出此市里契與徐宗度晏賢生合三人俱在茅山之中時得人洞耳或自採伐貨易衣糧於虛曲而人自不知之耳介琰者即白羊公弟子也今在建安方山中也徐宗度晉陵人作孫皓左典軍呂悌司馬受風谷先生氣禁道故得契俱晏賢生是步陟外甥即宗度之弟也朱狂者陳留人也為人無道專作劫盜後人發覺收掩狂得逸出遠他境至汝南少室山中見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一

高暉堂

馮先生隱學云後三年乃受其真僊真誥

張激子當為太極仙侯激子者河內張奉者也字公先少時名激子耳此人亦少發名字太傅表愧歎其高搯妻以女女服飾奢麗奉不顧皆無異路人婦改服乃後成室家也後棄世人剗山遇山圖公子山圖公子周哀王時大夫僊人者也授激子九雲水強梁鍊在法激子修此得

道

明晨侍郎夏馥字子治陳留人也少好道服木

餌和雲母後入吳山從赤湏先生受鍊魂法又遇桐相真人授之以黃水雲漿法得道今在洞中馥少時被公府辟召懸辟書著桑樹乃去其用懷高邁如此並上

白茅洞昔人遇一道士衣巾爽麗自洞中出詢所自來曰吾白茅先生職此久矣遂得名餘秘志為旃川居羅浮與南海太守鮑靚善靚時往來羅浮山中或迎至郡與言達旦夫人見其來門無車馬獨有雙燕怪而問之則雙履也靚亦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一

高暉堂

有道術嘗行部入海遇風饑甚取白石煮之食董威輦舍一石千日不食續仙傳

郭志生字通明朱提郡人晉元帝時云已四百歲見之如五十許人有短卷書滿兩篋中常負之多止烏傷張績家每嘆曰兵荒方至毒流生民將以溝瀆為棺材蒼蠅為孝子必然之期可為痛心後二年孫恩妖亂冬夏殺害及餓死者十不遺一忽謂績曰應以吾備粗材器殯不須釘材亦不須埋但送山巖中以石鎮材上後

明晨侍郎夏馥字子治陳留人也少好道服大

少日而死績謹依斯教數日績親人自富陽還見志生騎白鹿山中行作書與績

蕭子雲字景慕天聖初撰晉書百餘卷進之幼而好道志尚正靜不樂仕進雖為名宦每有異人密與談笑累遷丹陽郡丞尋遷黃門侍郎司

徒左長史常携家游江表名山一日掛帆來訪廬陵玉笥初至清虛館時杜元老已於玉笥得

道元老名乃南齊故僚相值情好如舊以師事之往來洞人間獨得其秘親製一碑以紀杜德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一

李五 高暉堂

後過玉笥之東南連山重崖間今號蕭山是也

壇爐藥臼遺跡猶在會梁武墾書來召與子特委家入朝既至遷侍中侯景之亂恐不免禍遂

急還蕭山後再徙居清虛五年忽神人降言曰館之東北有郁木坑水自東注可以久居蕭又

徙家居焉歷二紀一旦上帝賜玉冊封元洲長史真仙通鑑

鄧郁之與徐靈期結方外交遇至人得金鼎火符之術郁之以資財讓靈期成道而去郁之遂

演鈿林亦不漫理在送山屋中以石金木

苦無法財惟此志不退梁天監初臺司泰少微星現南楚長沙分埜武帝勅監軍採訪得之訪問所修答曰貧道修煉金液而缺丹財帝賜金

帛子女於南嶽選其幽勝立上中下三宮以修內外丹後於天監末十二月三十日就石壇升

天上陶貞白曰僊障有九名居其一使吾不白日昇

天蓋二朝有浮名乎隱居弟子桓法闡字彥舒事隱居於茅華陽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一

李六 高暉堂

館十餘年一日有二青童一白鶴自空而下止於庭隱居欣然而接謂已當之青童曰太上召

命者桓先生也隱居默計門人皆無姓桓者索之唯得執役桓法闡焉詰其所致則曰常修默

朝之道親朝大帝已九年矣故有今日之召闡於是駕白鶴而昇天

隋人號潛翁者嘗游鯉湖見一叟携籃採栗心異之遂下拜乞長生藥叟以數葉與之即失所

在後潛翁煉形於石壁山養白蝦蟇自隨久亦

隴西董斯張纂

江都金嘉量訂

靈異一 女僊

西王母者九靈太妙龜山金母也一號太虛九
光龜臺金母元君乃西華之至妙洞陽之極尊
在昔道氣凝寂湛體無為將欲啟迪玄功化生
萬物先以東華至真之氣化而生木公木公生
於碧海之上芬靈之墟以主陽和之氣理於東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三 一 高暉堂

七 高暉堂

方亦號口東王公焉又以西華至妙之氣化而
生金母金母生於神州伊川厥姓侯氏與東王
公其理二氣而育養天地陶鈞萬物焉所居宮
闕有曾城千里玉樓十二瓊華之闕光碧之堂
九層玄室紫翠丹房左帶瑤池右環翠水其山
之下弱水九重非飈車羽輪不可到也所謂玉
闕暨天綠臺承霄青琳之宇朱紫之房連琳綵
帳明月四朗戴華勝佩虎章左侍僊女右侍羽
童軒砌之下植以白環之樹丹剛之林空青萬

條瑤幹于尋無風而神籟自韻琅琅然皆九奏

八會之音也爾雅云王母蓬髮戴華勝虎齒言

嘯者此乃王母之使金方白虎之神非王母之

真形也 廣記

西王母梯几而戴勝 山海經○注
梯謂憑也

東王父姓無為字君解西王母姓自然字君思

一云東王公名倪字君明西王母姓楊名回 老
君槐中經

西王母姓楊一曰緱氏一曰侯氏一曰焉氏名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三** 二
高暉堂

回一曰婉妗 廣記

萬民皆付西王母唯王聖人真人僊人道人之

命上屬九天君耳 御覽

西王母感上之誠暮必神降上乃盛施幃帳燒

炷沐香香聞數百里 漢武故事

雲華夫人者金母之女也 真仙奇記
云名之也 受書為雲

華上宮夫人主領教童真之士理在玉映之臺

真僊通鑑

帝閒居承華殿東方朔董仲舒在側忽見一女

童輒破之... 植以白環之植丹岡之林空清

子著青衣美麗非常帝愕然久之女對曰我傭

宮玉女王子登也為王母所使至七月七日王

母暫來也帝下席跪諾言訖玉女忽然不知所

在帝問東方朔此何人朔曰是西王母紫蘭宮

玉女常傳使命往來扶桑出入靈州交關常陽

傳言玄都阿母昔出配北燭僊人近又召還使

領命祿真靈官也 漢武內傳

上元夫人即命侍女紀離容徑到扶廣山勅青

真小童出六甲左右靈飛致神之方十二事當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三** 三
高暉堂

以授劉徹也 真青童小君太上中黃道君之師
真元始十天王十室弟子也姓延

陵名陽字庭華形有嬰孩之

貌故仙宮以青真小童為號

王母謂帝曰夫欲修身當榮其氣太上真經所

謂行益易之道益者益精易者易形能益能易

各山僊籍不益不易不離死厄子但愛精握固

閉氣吞液行之不倦神精充溢此元始天王在

丹房之中所說微言今勅侍女玉女李慶孫著

錄之以相付子善修焉 通上○王母又有侍女
郭密香○又有侍女張

玉女常以黃玉爲誌大如黍米在鼻上是眞玉女也無此誌者鬼試人耳 抱朴子

老君曰或見玉女青衣者名曰惠精玉女或見

玉女黑衣者名曰太玄玉女或見玉女赤衣者

名曰赤圭玉女或見玉女黃衣者名曰常陽玉

女或見玉女三人青衣紫下裳俱來者一名常

在一名絕洞一名五德或見九玉女衣服五綵

俱來者一名上一名虎一名扶一名靈闕一名

孔林一名憑一名住一名多一名 雲笈真籙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三

四 三 高暉堂

東方之神女名曰青腰玉女南方之神女名曰

赤圭玉女中央之神女名曰黃素玉女西方之

神女名曰玉素玉女北方之神女名曰玄光玉

女左爲常陽右爲承翼此皆玉女之名也上

南極夫人西王母第四女也各林字容真一號

紫元夫人或曰南極元君理太丹宮受書爲金

闕聖君漢平帝時降於陽落山石室之中授清

虛王母太上係文等經三十卷夫人着錦袍青

羽裙左佩虎書右帶揮靈可年十六七形貌真

正天姿奄靄乘羽寶車駕以九龍女騎九千居

渤陽丹海長離山中主教當爲真人者 真仙通鑑

右英夫人西王母第十三女名媚蘭字申林治

滄浪山受書爲雲林夫人晉哀帝興寧三年七

月降句曲山

紫微夫人名青娥字愈音王母第二十女也昔

降寶神經與清靈裴真人行之得道晉哀帝興

寧三年乙丑六月與九華安妃二十三真人十

五女僊降句曲授道於真人楊羲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三

五 三 高暉堂

太真夫人王母之小女也衣服奇麗姿容絕世

年可十六七時以兒爲三天太上府都官司直

被降主東嶽夫人暫來往於岱宗山石室高崖

重巖深隱人跡所不能到去地千餘丈中有玉

几金牀珍物奇偉每彈一弦之琴即百鳥飛集

鼓舞聽之時乘白龍周旋四海僊人馬明生嘗

爲縣吏爲賊所傷瘡甚殆死遇夫人救之數年

後夫人令明生歸師安期生授金液還丹修煉

昇天 並上

羽裙左佩虎書右帶揮靈可年十六七形貌真

昇天並上

昔禪黎世界隊王有女字絳音一曰生乃不言

年至十四王怪之乃棄女於雨浮長桑之阿空

山之中女乏糧食常仰日咽氣引月服精自然

充飽體不疲損常行山中周巾灑洞忽與神人

會於丹陵之舍栢林之下執絳音右手題赤石

之上語絳音曰汝雖不能言可憶此也絳音私

心自悼受生不幸口不能言棄在窮山誓心自

願得還人中當作功德無有愛惜百劫之後冀

與願會天為其感遣朱官靈童下教絳音理身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三 六一 高暉堂

之術受赤書八字之音於是能言絳音晨夕朝

禮天文道真既降逆知吉凶役使百靈坐命十

方於山而出還於王國時天下大旱人民焦燎

王大懼怖祈請神明絳音往白王言常聞山中

有女不言能感於天王識之乎王於是悟識是

王女乃迎女還宮見女能言王見愧顏女顯其

道為王仰笑天降洪雨注水至丈於是化形隱

景而去洞玄本

紫清上宮九華安妃名鬱嬪字靈簫太虛元君

行經

景而去

紫清上宮九華安妃名鬱嬪字靈簫太虛元君

金臺李夫人少女詣龜山學上清道道成受太

上書署為紫清上宮九華真妃賜姓安真仙

王觀香字衆愛周靈王第三女也是宋姬所生

於子喬為別生妹授子喬飛解脫網之道得去

入緱氏山中後俱與子喬入陸渾移三十九年

道成白日昇天子喬弟兄七人得道五男

壽是觀香之同生兄亦得道二女

毛女字玉姜神僊傳

有魚道超魚道遠者皆秦時之女真人武夷山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三 七一 高暉堂

隱焉後人常常見之其地四圍皆生毛竹故人

因毛竹而亦呼此二魚為毛女真仙通鑑

南嶽夫人能隸書小有王君並傳事甚詳悉又

述黃庭內景敘青精健飯方魏夫人傳夫

清虛真人王君侍女華教條李明人名華存

梅始秦時丹陽縣人有道術能看履行水上縣

有梅姑廟尚存

張麗英面有奇光不照鏡但對白紈扇長沙王

是芮聞而聘之女聞芮來登金精山仰臥被髮

一九

一九

一九

覆石鼓下咸謂已灰忽紫雲變起遂失所在惟
留歌一首歌曰石鼓石鼓哀哉下土白我來觀
民生實苦哀哉世事悠悠我意我意不可辱兮
王威不可奪有鸞有鳳自舞自歌凌雲歷漢達
絕塵羅世人之子其如我何

李真多李八百之妹也隨兄修道一日八百見
真多手持蓮花身似有孕八百怒意欲引劍揮
之真多覺之條爾凌虛渡江產下童子經一卷
遂乘雲氣冉冉昇天 真仙通鑑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三 八 高暉堂

周爰支漢河南尹周暢之女也暢汝南安城人
好行陰德功在不覺曾作河南尹遭大旱收葬
洛陽城傍客死骸骨萬餘人為立義塚祭祀之
應時大雨豐收太上虔以暢有陰行令爰支從
南宮受化得僊今在洞中為明晨侍郎

韓太華者韓安國之妹也漢貳師將軍李廣利
之婦也得道在易遷宮中利宿世有功德今亦
在南宮受化

微子者漢昭帝時將作大匠張慶之女不知

何郡人也微子少好道因得尸解去微子自言
師東海東華玉妃淳文其受服霧氣之道云霧
是山澤水火之華精金石之盈氣久服之則能
散形入空與雲氣合體微子修之得其僊也
傳禮和者漢桓帝外甥侍中傳建之女也北地
人舉家奉佛禮和常月日灑掃佛前勤勤祝誓
心願僊化常服五星精身生光華得道僊去善
為空同之歌歌則禽鳥相舞而集飛集其前以
聽之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三 九 高暉堂

劉春龍漢宗正劉奉先之女以其先世有陰德
故皆得道入華陽易遷宮中
郭芍藥漢度遼將軍郭寔女也少好道篤誠真
人因投其六甲而得道

趙素臺者漢幽州刺史趙熙之女也熙少有善
行常濟窮困救王惠等族誅有陰德數十事熙
得身詣朱陵兒子得道形遊洞天素臺在易遷
宮中已四百年不肯徙自謂天下無復樂於此
處也數微服遊行盼山澤以自足

微子者漢昭帝時將作大匠張慶之女不知

景華者漢司空賈瓊之女也景華少好儒道
帝密修至要後師韓終授其岷山丹方服之得
入易遷宮位為協晨夫人領九官諸僊女亦總
教授之

張桃枝者漢司隸校尉朱寓季陵母也沛人寓
往與陳蕃俱誅寓母以陰德久聞在易遷始得
為明晨侍郎耳真誥注云朱寓沛人桓靈時入
俱下獄於非
休蕃同時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三 十一 高暉堂
實瓊英者實武之妹也其七代祖名峙常以葬

枯骨為事以活成為心瓊英今得女僊在易遷
宮

趙愛兒者幽州刺史劉虞別駕趙該姊也好道
得尸解後又受符見居東華方諸臺

張玉蘭者張衡之女也幼而潔素不食葷血年
十七歲夢朱光入口因而有孕父母索之終不

肯言惟侍婢知之一日謂侍婢曰我死爾當剖
腹以明我心其夕遂歿父母不違其言剖腹得

一物如蓮花初開其中有白素金書十卷乃本

處也數微服遊行跨山澤以自足

濟經也十餘日間有大風雨晦暝遂失其經成
都記云天師雲孫女無夫而孕父疑之欲殺焉
既產有異光乃一軸書則本濟經也父以為師
乃擲其刀其後於敦信村登僊即女郎觀也今
有聖女臺拋刀池洗經池存焉

王曾連魏明帝城門校尉范陽王剛女也剛得
道於元洲曾連見父昇天遂勤志修道入陸山
遇太乙真人授以飛昇之法行之白日昇天

張姜子西州人張濟妹也清後漢末西涼州人
為董卓將後攻獲城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三 十一 高暉堂
被射死即張繡從叔也其婦不顯外書不知出適
婦也 玄魏末人與李豐俱為晉文王所誅不知
人不知此是
李誑之女施淑女山陽人施績女也施績吳
人不知此是
李誑之女

恐女或出適取夫家即不爾則乖恐女或出適取夫家即不爾則乖
恐女或出適取夫家即不爾則乖鄭天生鄧
芝母也鄧芝字伯苗南陽新野人在蜀為劉禪
因感念而亡母
不知鄭誰之女此數女子昔世有仁行令問並

得在洞中洞中有易遷館舍真臺皆宮名也計
今在易遷館東廂中此館中都有八十三人又

有協辰夫人者九宮之女也太上往遣來教此

等法皆以保命授書協辰夫人主教領之也夫
人漢司空黃瓊女黃景華也韓終授其岷山丹
服得僊

趙威伯者東郡人也少學邯鄲張先生先生得
道之人耳晚在中嶽授玉珮金鑄經於范丘林
丘林乃是漢樓船將軍衛行道婦也學道得僊
遂授行挹日月之道又服九靈明鏡華遂得僊
昔亦來在華陽內為保命丞

鄆城香者王修母得道在易遷宮中真誥注云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三

十一 高暉堂

王修字叔冶北海人為魏武郎中今年七歲喪
母母以社日亡不知郭誰女也

卅元中玄道君李慶賓之女太保玉郎李靈飛
之小妹受書為東官靈照夫人治方丈臺第十
三朱館中

孫寒華者吳人孫奚之女也師杜契授玄白之
要顏容少艾周旋吳越諸山十餘年乃得僊道
而去一云卽吳大帝孫女也於茅山修道道成
冲虛而去因號其山為華姥山

李異子者晉樂平太守李惠祖母也奚子每專
一志務於救人大雪寒凍每積稻布穀於園庭
恐禽鳥餓死其用心如此今得道而居華陽洞

中

王進賢者晉武帝尚書令王衍女為愍懷太子
洛陽亂劉曜石勒掠進賢渡孟津河於河中欲
妻之進賢罵曰我皇太子婦司徒公之女而胡
羌小子敢欲于我平言畢即投河中其侍婢各
六出復言曰大既有之小亦宜然復投河中時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三

十一 高暉堂

遇嵩高女真諱西華出遊而愍之撫接二人遂
獲內救外示死形體實密濟便將入高高山今
在華陽宮洞內 並上

六出時年二十三許體貌亦整善有心節本
姓田渙陽人魏故浚儀令田諷之孫諷會有陰
德之行以及於六出耳

嬰母者姓諶氏西晉之時丹陽郡黃堂觀居焉
潛修至道時人自童幼迨衰老見之顏狀無改
衆號為嬰母因入吳市逢有三歲孩子悲啼呼

呼執母衣裙曰我母何來母哀而收育之逾於所生既長明穎孳敬異於常人冠歲以來風神挺邁所居常有異雲氣光景彷彿時說蓬萊聞苑之事母異之謂曰吾與汝暫此相因汝以何

爲號子曰昔蒙天眞盟授靈草錫以名品約爲孝道明王今宜稱而呼之遂告母修真之訣曰每須高處玄臺踈絕異黨修閑丘阜餌順陽和靜夷玄圃委鑿前非無英公子黃老玉書大洞真經豁落七元太上隱玄之道可致曼息以流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三

十四

高暉堂

霞之障睠盼平文昌之臺得此道者九鳳齊唱天籍駭虛竦身御節八景浮空龍韋虎旂遊徧八方矣母宜保之一旦季道明王漠然隱去母密修道法積數十年其後吳猛許遜自高陽南遊請母請傳所得之道又數年有雲龍之駕千乘萬騎來迎謹母白日昇天

壩城仙錄

濟井弦超嘉乎中夜夢神女彼之自稱天上玉

女東郡人姓成公字智瓊蚤失母天帝哀其孤

苦令得下嫁從夫當其夢也嘉善非常覺悟欽

衆號爲嬰母因八吳而逢有三歲孩子悲啼呼想如此三四夕旦顯然來遊駕輜輶車從八婢服綾羅綺繡狀若飛僊自言年十七遂爲夫婦贈詩曰飄飄浮勃述教曹雲石滋神僊豈虛降應運來相之

杜蘭香自稱南陽人以建興四年春詣張傳傳年十七望見其車在門外婢通言阿母所生遣授配君傳先改名碩碩呼女前視可十八九說事逸然久逮有婢子二人大者萱支小者松支御車言牛上飲食皆備作詩曰阿母處靈歎時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三

十五

高暉堂

遊雲霄際衆女侍羽儀不出壩官外飈輪送我來豈復耻塵穢從我與福俱嫌我與禍會至其年八月旦來復作詩曰逍遙雲霧間呼吸發九疑流汝不稽路弱水何不之出暮豫子三枚大如雞子云食此令君不畏風波避寒温碩食二欲留一不肯令碩盡食言本爲君作妻情無曠速以年命未合其小乘太歲東方卯當還求君

杜蘭香別傳

會稽剡縣民表根杜碩二人獵經深山見一群

山牟逐經一石橋橋甚狹而峻向絕崖崖正赤

壁立名曰赤城經有山穴如門豁然而過既入

內甚平敞草木皆香有一小屋二女子住其中

年皆十五六容色甚美着青衣一名瑩珠一名

口口見二人至忻然云早望汝來遂為室家忽

二女出行云復有得壻者往慶之曳履於絕巖

上行琅琅然二人思歸潛去歸路二女追還已

知乃謂曰自可去乃以一腕囊與根語曰慎勿

開也於是乃歸後出行家人開其囊囊如蓮花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三

去 高暉堂

一重去一重復至五葢中有小青鳥飛去根還

知此悵然而已後根於田中耕家依常餉之見

在田中不動就視但有殼如蟬蛻也續搜神記

晉太始中井海蓬球字伯堅入山伐木忽覺異

香遂遡風尋至井山廓然宮殿盤鬱樓臺博敞

球入門窺之見五株玉樹復稍前有四婦人端

妙絕世其彈棋於堂上見球俱驚起謂球曰蓬

君何故得來球曰尋香而至遂復還戲一小者

便上樓彈琴留戲者呼之曰元暉何為獨昇樓

球樹下立覺少饑乃以舌舐葉上垂露俄然有

一女乘鶴而至迎恚曰玉華汝等何故有此俗

人王母已令王方平行諸僊室球懼而出門回

顧忽然不見至家乃是建平中其舊居閭舍皆

為墟矣廣記

許氏者許真君遜之女也適建安黃仁覽盡得

真君道妙日究神僊之學任青州從事單騎之

官留許氏侍翁姑一夕家僮許氏院中夜有語

笑聲姑訊之許氏曰黃郎爾姑曰吾子從事數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三

七 高暉堂

千里安得至此許氏曰彼已得仙道能頃刻千

里戒在漏語故不敢令姑知若然當使我見之

見夕仁覽歸許氏告以故仁覽不得已出謁父

母曰仁覽雖從宦遠鄉夜必潛歸膝下僊道秘

密不可泄言恐招譴累言訖取竹杖化為青龍

乘之而去後許真君輕舉之日許氏同仁覽公

姑三十二口白日飛昇僊仗既行許氏斂偶墜

落今有許氏墜叙洲 真僊通鑑

鮑觀及妹並是其七世祖李湛張慮本杜陵非

君何故得來... 卷之十三

鄉人也在滑橋為客舍積行陰德好道希生故

令福逮於觀等使易世變練改氏更生合為兄

弟耳根冒雖異德蔭者同故當同心氏族也今

並作地下主者在洞宮中觀所受學本自薄淺

質又撓滯故不得多也陶隱居

郗綜婦丁淑英者有救窮之陰德又遇趙阜之

厄而不言內慈自中玄感皇人故令福建於回

使好德也綜墓在東平淑英今為朱陵嬪數遊

三上司命亦令聽政焉此二人當是回之曾祖也外書不顯郗瞿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三 九 高暉堂

與薛春華至垂心於門宗初不以生人為事然

訟者多但不能威制之耳每見諫者訴者甚懇

至也時節宜祠之耶此二人郗家之福鬼外書亦無

知是何親不郗雄與閻屈女不相當負石之役於

今未了喜擊犯門宗心常殺絕此二人是郗家

之禍鬼

女真薛練師不知何許人也晉時世弊京邑不

寧有道之士多棲寓山林以避世因居南嶽尋

真臺外示同塵內修至道嘗騎白豹遊者閣峰

黃鳥白猿不離左右

錢妙真二姊妹依陶隱居誦黃庭經三十二年

普通二年道成入洞即茅山燕洞也至今有紫

昔蒲碧桃在焉其姊披白練衣先入洞妹後至

錢妙真二姊妹依陶隱居誦黃庭經三十二年

普通二年道成入洞即茅山燕洞也至今有紫

昔蒲碧桃在焉其姊披白練衣先入洞妹後至

洞已局矣

蘋花溪相傳洪崖先生煉丹地嘗有老姥採蘋

其間莫測所自來問之曰吾鮑姑也忽不見湖

廣志

廣陵茶姥者不知姓氏晉元帝南渡之後者舊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三 九 高暉堂

相傳見之百餘季顏色不改再持一器茗往帝

嘗之市人爭買自旦至暮所買者極多而器中

茶常如新熟而未減少人多異之刺史以昌法

繫之於獄姥乃持所賣茗器自牖中飛去矣真

仙通鑑

徐僊姑者隋朝僕射徐之才女也不知師奉何

人已數百歲狀貌如常二十四五歲善禁呪少

術上

廣博物志卷之十三

廣志

廣志

廣志

廣志

廣志

廣志

廣博物志卷之十四

隴西董斯張纂

防風茅元儀訂

靈異三神

凡離山之首自招搖之山以至箕尾之山凡十

山二千九百五十里其神狀皆鳥身而龍首其

祠之禮毛言擇牲取其毛色也用一璋玉瘞

半圭為璋官曰陽祀用騂牲之毛瘞埋也精用稌米江東音所一瘞除稌稻也

他穀反精或一璧稻米白菅為席菅茅屬也音

作蔬非也廣博物志卷之十四 一 高暉堂

凡南次二經之首自柜山至於漆吳之山凡十

七山七千二百里其神狀皆龍身而鳥首其祠

毛用一璧瘞精用稌

凡南次三經之首自天虞之山以至南禺之山

凡十四山六千五百三十里其神皆龍身而人

面其祠皆一白狗祈精用稌

凡西經之首自錢來之山至於騏山凡十九山

二千九百五十七里華山家也冢者神鬼其所舍也其祠

之禮太牢牛羊豕豮踰山神也祠之用燭或作齋

百日以百犧性純色者為犧瘞用百瑜瑜音美

其酒百樽溫酒嬰以百珪百璧嬰謂陳之以

天子傳曰黃金之嬰之屬也其餘十七山之

屬皆毛牲用一竿祠之傳曰牲體全具也左燭

者百草之未灰白席采等純之純絲也五色純

也周禮莞席紛純

凡西次二經之首自鈴山至於萊山凡十七山

四千一百四十里其十神者皆人面而馬身其

七神皆人面牛身四足而一臂逸杖以行是為

廣博物志 卷之十四 一 高暉堂

飛獸之神其祠之毛用少牢少牢為白菅為席

其十輩神者其祠之毛一雄雞鈴而不精鈴所

器各所未詳也或作思訓祈不釋祠不以米毛采言用雄

凡西次三經之首自崇吾之山至於翼望之山

凡二十三山六千七百四十四里其神狀皆竿

身人面其祠之禮用一吉玉瘞玉加采色者也

精用稷米

凡北山經之首自單狐之山至於隄山凡二十

五山五千四百九十里其神皆人面蛇身其祠

之禮太牢 牛羊豕豢 輸山神也 祠之用燭 燭用齊

之毛用一雄雞 彘瘞吉玉用一珪 瘞而不糝 祭不用米 皆埋其山 北人皆生食不火之物 皆生食而

凡北次二經之首自管涔之山 至於敦題之山 凡十七山 五千六百九十里 其神皆蛇身人面 其祠毛用一雄雞 彘瘞 用一璧一珪 投而不糝 糝 禮玉於山中 以禮神不理之也

凡東山經之首自嶽殊之山 以至於竹山 凡十 一山 三千六百里 其神狀皆人身龍首 祠毛用

廣博物志 卷之十四 三 高暉堂

一大祈神用魚 以血塗祭為神也 公羊傳云 蓋叩其鼻以神 社音鈞 鈞之餌

凡西次四經自陰山以下 至於崦嵫之山 凡十

九山 三千六百八十里 其祠祀禮皆用一白雞

祈糝以稻米白菅為席

凡東次二經之首自空桑之山 至於礪山 凡十

七山 六千六百四十里 其神狀皆獸身人面 載

脰 其祠毛用一雞 祈嬰用一璧 瘞

凡東次三經之首自尸胡之山 至於無臯之山

凡九山 六千九百里 其神狀皆人身而羊角 其

五山 五千四百九十里 其神皆人身而羊角

祠用一牡 羊米用黍 是神也 見則風雨 水為敗 凡北次三經之首自太行之山 以至於無逢之 山 凡四十六山 萬二千三百五十里 其神狀皆 馬身而人面者 廿神 其祠之皆用一蒸 蒞瘞之 其十四神狀皆彘身而載玉 其祠之皆玉 不瘞 不理所 用玉也 其十神狀皆彘身而八足 虺尾 其祠之 皆用一璧 瘞之大 凡四十四神皆用稌糝米 祠 之 此皆不火食

凡薄山之首自甘棗之山 至於鼓鑿之山 凡十

廣博物志 卷之十四 四 高暉堂

五山 六千六百七十里 歷兒冢也 其祠禮毛太

牢之具 縣以吉玉 也 見爾雅 其餘十三山者

毛用一傘 縣嬰用桑 封瘞而不糝 桑封者 桑主

也 方其下而銳其上 而中穿之 加金 言作神主 而祭以金

銀飾之也 公羊傳曰 虞主用桑 主或作玉

凡賁山之首自敖岸之山 至於和山 凡五山 四

百四十里 其祠太逢 熏池 武羅 皆一牡 羊副 謂

波 羊骨 磔之以祭也 見周禮 音 惛 惛之 惛 嬰用吉玉 其二神用一雄

雞 瘞之 糝用稌

一雄雞瘞瘞用五種之糝堵山冢也其祠之少
牢具羞酒祠嬰毛一璧座颯山帝也其祠羞酒
太牢其合巫祝二人儻嬰一璧

凡荆山之首自翼望之山至於凡山凡四十八

山三千七百三十二里其神狀皆彘身人首其

祠毛用一雄雞所瘞用一珪糝用五種之精禾

山帝也其祠太牢之具羞瘞倒毛糝羞反倒用

一璧牛無常堵山玉山冢也皆倒祠羞毛少牢

嬰毛吉玉

廣博物志

卷之十四

七

高暉堂

凡洞庭山之首自篇遇之山至於榮余之山凡

十五山二千八百里其神狀皆鳥身而龍首其

祠毛用一雄雞一牝豚剗亦割刺之名糝用稌凡夫

之山即公之山堯山陽帝之山皆冢也其祠皆

肆瘞肆陳之也陳牲而後埋瘞之祈用洒毛用少牢嬰毛一

吉玉洞庭榮余山神也其祠皆肆瘞肆竟然後

也祈洒太牢祠嬰用圭璧十五五彩惠之惠猶

也

羸母之山神長乘司之是天之九德也九德九氣所生

其神狀如人而豹尾

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此山多玉石因以名云

山見其山河無險四徹中絕先王之所謂策府

寡辨木無鳥獸穆王於是攻其玉石取玉石版

以歸雙玉為鼓半鼓為雙西王母其狀如人豹

尾虎齒而善嘯蓬髮戴勝蓬頭亂髮勝是司天

之厲及五殘王母知災厲五刑殘殺之氣也案

長留之山其神白帝少昊居之實惟員神颯氏

之宮音山神也主司反景

廣博物志

卷之十四

八

高暉堂

符惕之山神江疑居之

颯山神蒼童居之其音常如鐘磬

天山有神焉其狀如黃囊赤如丹火六足四翼

渾敦無面目是識歌舞實唯帝江也

湖山神蓐收居之是山也西望日之所入其氣

負神紅光之所司也

敷岸之山神薰池居之

堵山神天愚居之岐山神涉蠱處之

剛山剛水出焉壯流注於渭是多神颯亦颯

也音耻回反或作媿其狀人面獸身一足一手其音如欽欽亦吟字假音

槐江之山實惟帝之平圃神英招司之其狀馬

身而人面虎文而鳥翼其音如榴有天神焉其

狀如牛而八足二首馬尾其音如勃皇見則其

邑有兵

崑崙之丘實惟帝之下都神陸吾司之即吾也其

狀虎身而九尾人面而虎爪

青要之山實惟帝之密都馳武羅司之武羅神名性即

廣博物志

卷之十四

九一高暉堂

神其狀人面而豹文小腰而白齒或作首而穿耳

以鍊鍊金銀器之名其鳴如鳴玉

平逢之山有神焉其狀如人而二首各曰驕重

是為螫虫為螫虫之長實惟蜂密之廬言辭蜂之所舍集密赤蜂

名

驕山神巽圍處之巽音其狀如人面爭角虎爪

恒遊於睢漳之淵出入有光

豐山神耕父處之常遊清冷之淵出入有九見

則其國為敗

和山五曲九水合焉吉神泰逢司之其狀如人

而虎尾是好居於蒼山之陽出入有光

光山神計蒙處之其狀人身而龍首恒遊於漳

淵出入必有飄風暴雨

夫夫之山神於兒居之其狀人身而身操兩蛇

常游於江淵

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按九歌湘君湘夫人自是二神江湘之有

夫人猶河洛之有宓妃也此之為靈與天地並

矣安得謂之堯女禮記曰舜葬蒼梧二妃不從

明二妃生不從征死不從葬義可知矣即令從

之二女靈達暨通無方尚能以鳥工龍裳救并

廣博物志

卷之十四

十一元高暉堂

廩之難豈當不能自免於風波而神變論之

乎假復如此傳口生為上公死為貴神體五嶽

比三公四清比諸侯令湘川不及四清無殃於

命祀而二女帝者之后配靈神祈無絲當復下

降小水而是常遊於江淵豐沅之風交瀟湘之

淵是在九江之間出入必以飄風暴雨是多怪

神狀如人而載蛇左右手搯蛇

鍾山之神名曰燭陰燭龍也視為晝暝為

夜吹為冬呼為夏不飲不食不息息為風息也

身長千里在無脊之東其為物人面蛇身赤色

居鍾山下淮南子曰龍身一足

朝陽之谷神曰天吳是為水伯雨水間其為獸也八首人面八尾皆青黃大荒東經

從極之淵深三百仞維水夷恒都焉水夷馮夷也淮南云

馮夷得道以潛大川即河伯也穆天子傳所謂河伯無夷者水夷人面乘兩

龍畫四面各乘龍靈車駕二龍一曰忠極之淵陽汙之山河出

其中凌門之山河出其中昔河之枝源所出之處也

雷澤中有雷神龍身而人頭鼓其腹在吳西今城

陽有堯冢靈臺雷澤在北也河圖曰大迹在雷澤華胥履之而生伏羲

東海之渚中渚有神人面鳥身珥兩黃虵以地貫耳

廣博物志 卷之十四 十一 高暉堂

踐兩黃虵名曰禺彘黃帝生禺彘禺彘生禺京即禺

強也禺京處北海禺彘處東海是惟海神言分治一海而為神也

南海渚中有神人面珥兩青虵踐兩赤虵曰不

廷胡余神名有神名曰因因乎南方曰因乎夸

風曰乎民亦有二名處南極以出入風

有神十人名曰女媧之腸或作女媧化為神處粟

廣之野女媧古神女而帝者人面虵身一日中七十變其腹化為此神粟廣野各媧音

瓜橫道而處言斷道也有人名曰石夷來風曰韋或來

居壽山下海神子曰也作水處西北隅以司日月之長短言察日月晷度之節

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虵

身而赤身長千里直目正乘直目目從也其瞑乃晦

其視乃明言視為晝不食不寢不息風雨是謂

致風雨是燭九陰照九陰之幽隱也是謂燭龍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北極天櫃有神九首人面

鳥身名曰九鳳又有神銜虵搯其狀虎首人

廣博物志 卷之十四 十一 高暉堂

身四蹄長肘名曰強良

有神焉人首虵身長如轅左右有首衣紫衣冠

旃冠名曰延維人主得而饗食之伯天下

夏后啟之臣曰孟涂是司神於巴人請訟於孟

涂之所其衣有血者乃執之

小人國有神名曰犁靄之尸

南方祝融獸身人面乘兩龍火神也

東方句芒鳥身人面乘兩龍木神也方面素服

有明德上帝使句芒賜之壽十九年

西方蓐收左耳有虺乘兩龍金神也人面虎爪白毛錦錢見外傳

北方禺疆人面鳥身弭兩青虺踐兩赤虺字玄

神也莊周曰禺疆立於北極一曰禺京一本云北方禺疆黑身手足乘兩龍

五帝廟蒼曰靈府赤曰文祖黃曰神升白曰顯

紀黑曰玄秬廣雅

青帝護魂白帝侍魄赤帝養炁黑帝通血黃帝

中主萬人無越度人經

天歲星主德慶其精下為大社之神天太白星

主兵凶其精下為雨師之神天熒惑星主司非

廣博物志 卷之十四 三十一 高暉堂

其精下為風伯之神天辰星主氣司灾其精下

為先農之神天鎮星主得士之慶其精下為靈

星之神龍魚河圖

東方蒼帝神名靈威仰精為青龍南方赤帝神

名赤熛怒精為朱鳥中央黃帝神名含樞紐精

為麒麟西方白帝神名白招矩精為白虎北方

黑帝神名叶光紀精為玄武上

東方君姓爛諱開明字靈威仰南方君姓洞浮

諱極炎字赤熛怒中央君姓通斑諱元氏字合

樞縉西方君姓上金諱昌開字耀魄寶北方君

姓黑節諱靈會字隱侯局道家玉訣經

乾神字仲尼號曰伏羲坎神字大曾子良神字

照光玉震神字小曾子巽神字大夏侯離神字

文昌坤神字揚翟王號曰女媧兌神字一世云

字八世

五龍兄弟五人皆人面龍身長曰角龍木仙也

次曰羽龍水仙也父曰官龍土仙也父子同得

仙治在五方今五行之神也遁甲開山圖

廣博物志 卷之十四 三十一 高暉堂

東嶽泰山君領群神五千九百人主治死生百

鬼之主帥也泰山君服青袍戴蒼壁七稱之冠

佩通陽太平之印乘青龍

南嶽衡山君領仙官七萬七百人南嶽君服朱

光之袍戴九丹日精之冠佩夜光天真之印乘

龍

中嶽嵩高君領仙官玉女三萬人中嶽君服黃

素之袍戴黃王太乙之冠佩神宗陽和之印乘

黃龍

西嶽華山君領仙官玉女四千一百人華山君服白素之袍戴太初九流之冠佩開天通真之印乘白龍

霍山南嶽儲君黃帝所命衡岳之副主也領靈官三萬人上調和氣下拯黎民閱校衆仙制命水神是峻險之府而諸靈之所順也儲君服青錦之袍戴啟明之冠佩道君之玉策而來或駕科車或駕龍虎

潛山儲君黃帝所命爲衡嶽儲貳時參政事今廣博物志 卷之十四 五 高暉堂 職似輔佐者也潛山君服朱光繡衣戴參明之冠佩朱宮之印乘赤龍之車 並上

東方太山君神姓圓名常龍南方衡山君神姓丹名靈峙西方華山君神姓浩名鬱狩北方恒山君神姓登名僧中央嵩山君神姓軍壽名逸群呼之令人不病東方泰山將軍姓唐名臣南方霍山將軍姓朱名丹西嶽華陰將軍姓鄒名尚北嶽恒山將軍姓莫名惠中嶽嵩高山將軍姓后名玄恒存之郤百邪東海君姓馮名修青

夫人姓朱名隱娥南海君姓劉二志夫人姓蔡名逸寥西海君姓勾大各丘白夫人姓靈名素爾北海君姓禹名帳黑夫人姓結名遠河圖河白姓公名子夫人姓馮名夷

東嶽姓玄丘名自陸南嶽姓爛名洋光西嶽姓浩嶽名元倉北嶽姓伏各通明中嶽姓角各晉生七義

少昊治西方蚩尤佐之使主金玄冥治北方白辯佐之使主水太皓治東方袁何佐之使主水廣博物志 卷之十四 六 高暉堂 祝融治南方僕程佐之使主火后土治中央后稷佐之使主土 越絕

句芒號曰文始洪崖先生東方蒼帝東海君也祝融號曰赤精成子南方赤帝南海君也蓐收號曰夏里黃公西方白帝西海君也禺疆號曰冥玄子昌北方黑帝北海君也天地神人等耳風伯神名吒號曰長育雨師神名馮修號曰樹德諸神常當存念之馮夷號曰元梁使者 雲笈七籤東海姓閔名內靈西海姓導名洞清北海姓喻

名淵

東海姓何名歸君 南海姓劉名澈君 北海姓吳

名禽強君

東海神名阿明南 海祝融西海臣乘北海禹疆

養生雜書

堪坏得之以襲昆 禽肩吾得之以處泰山禹疆

得之立乎北極西 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莊子

山神謂之離河伯 謂之馮夷江神謂之奇相物

神謂之鬼土神謂之獯羊水神謂之四為木神

廣博物志

卷之十四

七 高暉堂

謂之畢方火神謂之游光金神謂之清明廣雅

賦曰奇相得道而宅神江記云帝女也卒為江神蜀檮杌曰古史震蒙氏之女竊黃帝玄珠汎江而死化為此神即今江濱廟是也山海經大禹生於石紐江濱神生於文川

丁卯神司馬卿丁 丑神趙子壬丁亥神張文通

丁酉神臧文公丁 未神石叔通丁巳神崔石卿

老君六甲符圖

丁卯神名孔林埃 丁丑神名梁丘叔丁亥神名

林盛陸丁酉神名費顏明丁未神名王屈奇丁

巳神名許咸池鬼谷注陰符經

甲子神名弓隆欲入水內呼之不溺甲戌神名

執明呼之入火不燒酉陽雜俎

甲子神王文卿甲戌神展子江甲申神扈文長

甲午神衛上卿甲辰神孟非卿甲寅神明文

東王公諱儼字君明佩雜色綬綬長六尺六寸

大乙君名鴛

天翁姓張名刺渴酉陽雜俎

九源丈人者為方丈宮主領天下水神

真中有神長生大君無英公子白元尊神太乙

廣博物志

卷之十四

大 高暉堂

司命桃康合延執符把錄保命生根度人經

其神則有無頭子 倒景君翕鹿公中黃先生與

鹿門大夫張陽字子淵使備玉闕自不帶老君

竹使符左右契者不得入也抱朴子

梁簡文云舡神名馮耳五行書云下船三呼其

名除百忌又呼為孟公孟母

炎帝於火而死為竈禹勞天下而死為社后稷

作稼穡而死為稷 羿除天下之害而死為宗布淮南子又風俗通云共王之子曰修車好遠遊舟車所至足跡所達靡不窮覽故祀以為社神

弄神曰吹簫女子白澤圖

夢神曰趾離呼之而寢夢清而吉有呪曰元州

并管娶竺米題臨臥謂七遍吉致虛閣雜俎

竈神名隗狀如美女又姓張名單字子郭夫人

字卿忌有六女皆各察治常以月晦日上天白

人罪狀大者奪紀紀三百日小者奪筭筭一百

日其屬神有天帝嬌孫天帝大夫天帝都尉天

帝長兄剗上童子突上紫宮君太和君玉池夫

人等一曰竈神名瓊子也西陽雜俎○又云竈神蘇吉判妻王民名

廣博物志 卷之十四 九 高暉堂

東卿司命監泰山之衆真總括吳越之萬神可

謂道淵德高折衝群靈者也賈玄道李叔升言

城生傳道流往竝受東卿君之要也玄道河東

人周威王之末年生叔升涿郡人漢元帝時生

道流壯地人漢靈帝殿中將軍也城生吳人從

漢劉聖公時為武當郡尉受學至勤竝得真道

今在泰山支子小陽山中此所謂地真者也陶隱居真

居真

今在泰山支子小陽山中此所謂地真者也陶隱居真

夏啟為東明公文王為西明公召公奭為南明

公季札為北明公主領四方鬼齊桓公為三官

都禁耶主生死簡錄晉文公為水官司命秦始

皇為廿帝上相劉季為南明賓友孔子為太極

上真公治九嶷山顏回為明晨侍郎後為三天

司真張衡楊子雲為北方鬼帝治羅鄴山周公

為北帝師莊周為太玄博士嵇康為中央鬼帝

治拖嶺山屈原為海伯統入海王弼為丘監嚴

君平尚在峨眉山鬼谷子為太玄師治青城山

廣博物志 卷之十四 十一 高暉堂

郭景純為都錄司命治雲臺山周顛為鬼官司

命賈誼為西明都禁耶以治馬融事不當謫遷

泰山司馬郊鑿為南門亭長臧洪為北斗天門

亭長紀瞻為北天修門郎與虞譚更直守天門

顧和為執蓋郎温太真為監海伯杜預為長史

王嘉徐庶何晏殷浩俱侍帝長庚亮為北太帝

前中衛大將軍孔融為後中衛大將軍陶侃為

西河侯蔡謨為長史荀彧為北明公賓友謝幼

輿為左副監西陽雜俎

輿為左副監西陽雜俎

張良為門下侍中淮南王劉安為太極真人莊周為太極闡編郎墨翟為太極仙鄉東方朔為華陽洞主司馬季主為委羽仙人曹植為遮湏國王蔡邕為修文郎劉楨徐幹工粲俱為侍中王導為尚書令陶隱居為蓬萊都水監楊羲為東華上佐許遜為九州都德太史高明大使劉文鏡為華陽洞童初府上帥鄭崇為大霍山顏回與卜商俱為地下修文郎

沈有履竈有髻戶內之煩壤雷霆處之東北方廣博物志 卷之十四 三一 高暉堂

之下者陪阿蛙蠶躍之西方之下者則沃陽處之水有罔象丘有萃山有夔埜有方皇澤有委蛇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惡聞雷車之轂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謂履水灶神阿塗壘狀如小兒淚陽豹頭馬尾罔象大耳長臂萃文身五兵夔一足方皇如蛇兩頭皆神名

涸澤數百歲生慶忌慶忌者其狀若人其長四寸衣黃衣冠黃冠戴黃蓋乘小馬好疾馳以其名呼之可使千里之外一日反報此涸澤之精

也涸川之精者生於螭螭者一頭而兩身其形若蛇其長八尺以其名呼之可以取魚鱉此涸川水之精也韓子

吳孫皓時臨海得毛人山海經云山精如人而有毛此蔣山精也故抱朴子曰山之精形如小兒而獨足足向後喜來犯人口其名曰鼓知而呼之即當自却耳一名曰超空可兼呼之又或如鼓赤色一足其名曰渾又或如人長九尺衣裘戴笠曰金累又或如龍有五色赤角名曰飛廣博物志 卷之十四 三一 高暉堂

龍見之皆可呼其名不敢為害玄中記山精如人一足長三四尺食山蟹夜出晝藏異苑廁之精名曰倚衣青衣持白杖知其名呼之者除不知其名呼之則死又築室三年不居其中有滿則長二尺見人則掩面見之有福又其精名忽長七尺見者有福又築室三年不居其中有小兒長三尺而無髮見人則掩鼻見之有福火之精名曰必方狀如鳥一足以其名呼之則去水之精名曰罔象其狀如小兒赤目黑色大

野呼之可使千里之外一日及報此滄澤之精

去水之精名曰罔象其狀如小兒赤目黑色

可長爪以索縛之則可得烹之吉門之精名曰野狀如侏儒見之則拜以其名呼之宜飲食故澤之精名曰冕其狀如鈍一身兩頭五采文以其名呼之可使取金銀故廢丘墓之精名曰無狀如老役夫衣青衣而操杵好春以其名呼之使人宜承穀故道徑之精名曰忌狀如野人行歌以其名呼之使人不迷故車之精名曰寧野狀如輻車見之傷人目以其名呼之不能傷拉道之精名曰作器狀如丈夫善駭人以其名呼

廣博物志 卷之十四 三五 高暉堂

之精名曰狼鬼善與人鬪不休為桃棘矢羽以鷄羽以射之狼鬼化為飄風脫履捉之不能化也故市之精名曰問其狀如罔而無手足以其名呼之則去故室之精名曰僕龍狀如小兒長一尺四寸衣黑衣赤幘人冠帶劍持戟以其名呼之則去山之精名夔狀如鼓一足如行以其名呼之可使取虎狼豹故牧弊池之精名曰鬘鬘狀如牛無頭見人則逐人以其名呼之則去夜見堂下有鬼披髮走物惡之精名曰溝以其

廣博物志 卷之十四 三五 高暉堂

之則去故白之精名曰意狀如豚以其名呼之則去故井故淵之精名曰觀狀如美女好吹簫以其名呼之則去故臺屋之精名曰兩貴狀如赤狗以其名呼之使人目明左右有山石水生其澗水出流千歲不絕其精名曰喜狀如小兒黑色以其名呼之使取飲食三軍所戰精名曰窻滯其狀如人頭無身赤目見人則轉以其名呼之則去故水石者精名慶忌狀如人乘車蓋一日馳千里以其名呼之則可使人水取魚丘草

名呼之則無咎故澗之精名曰卑狀如美女而持鏡呼之知愧則去也 白澤圖 河精者人頭魚身師曠時所受讖也 宋書 或以三皇天文召司命司危五嶽之君阡陌亭長六丁之靈皆使人見之而對問以諸事則吉凶昭然存諸掌無遠近幽深咸可先知也或召六陰玉女其法六十日而成成則長可役使或祭致八史八史者八卦之精也亦足以預識未形矣或服葛花及秋苦麻勃月圭方寸七忽然

婦欲臥而聞人語之以所不覺之事吉凶立定也或用明鏡九寸以上自照有所思存七日七夕則見神仙或男或女或老或少一示之後心中自知千里之外方來之事也明鏡或用一或兩二謂之日月鏡或用四謂之四規四規者照之時前後左右各施一也用四規所見來神甚多或縱目或乘龍駕虎冠服采色不與世同皆有經圖欲修其道當先暗誦所當致見諸神姓名識其衣冠不爾則卒至而忘其神或能驚懼

廣博物志

卷之十四

三五

高暉堂

則害人也為之率欲得靜漠幽閑林麓之中外形不驚目外聲不入耳其道必成也三童九女節壽君九首虺軀百二十官雖來不得熟視也或有問之者或有訶怒之者亦弗荅也或有侍從曄曄力士甲卒乘龍駕虎蕭鼓嘈嘈勿舉目與言也但諦念老君真形老君真形則起再拜也老君真形者思之姓李名聃字伯陽身長九尺黃色深嘴隆鼻秀眉長五寸耳長七寸額有三髮上下徹足有八卦以神龜為牀金樓玉堂

白銀為塔五色雲為衣重疊之冠鋒鏃之劍從黃金百二十人左有十二青龍右有二十六白虎前有二十四朱雀後有七十二玄武前道十二窮奇後從三十六辟邪雷電在上見見昱昱

抱朴子○又云執八歲威之節佩老子玉策則山神可使宜敢為言乎

依七佛經云若有人能受持五戒感得二十五神侍衛殺戒有五神一名波吒羅二名摩那斯三名婆曠那四名呼奴吒五名頗羅吒盜戒有五神一名法善二名佛奴三名僧喜四名廣額

廣博物志

卷之十四

三五

高暉堂

五名慈善姪戒有五神一名貞潔二名無欲三名淨潔四名無染五名蕩滌妄戒有五神一名美旨二名實語三名質直四名直答五名和合語飲酒戒有五神一名清素二名不醉三名不亂四名無失五名護戒

法苑珠林

庖義氏使鬼物以致群祠以犧牲登薦百神則祭祀之始也

拾遺記

炎慶甲者古之炎帝也今為北太帝君天下鬼神之主也

真語

黃帝會鬼神於泰山駕象車六蛟龍

墨子

少昊以金德王母曰皇娥處璇宮而夜織或乘

桴木而晝游經歷窮桑滄茫之浦時有神童容

貌絕俗稱為白帝之子即太白之精降乎水際

與皇娥讌戲奏嬈媚之樂游漾忘歸窮桑者西

海之濱有孤桑之樹直上千尋葉紅樞紫萬歲

一實食之後天而老帝子與皇娥汎於海上以

桂枝爲表結薰茅爲旌刻玉爲鳩置於表端言

鳩知四時之候今之相風此之遺象也帝子與

廣博物志

卷之十四

三五 高暉堂

皇娥竝坐撫桐峯梓瑟皇娥倚瑟而清歌曰天

清地曠浩茫茫萬象邇薄北無方洽天蕩蕩寧

滄滄乘桴輕漾著日旁當其何所至窮桑心知

和樂悅未央俗謂遊樂之處爲桑中也白帝子

荅歌曰四維八挺渺難極驅光逐影窮水域璇

宮夜靜當軒織桐峰文梓千尋直伐梓作器成

琴瑟清歌流暢樂難極滄湄海浦來棲息及皇

娥生少昊號曰窮桑氏亦曰桑丘氏至六國時

桑丘子著陰陽書即其餘裔也

拾遺記

禹鑿龍關之山亦謂之龍門至一空巖深數十

里幽暗不可復行禹乃負火而進有獸狀如豕

銜夜明之珠其光如燭又有青大行吠於前禹

計可十里迷於晝夜既覺漸明見向來豕犬變

爲人形皆着玄衣又見一神虺身人面禹因與

語神卽示禹八卦之圖列於金版之上又有八

神侍側禹曰華胥生聖子是汝耶答曰華胥是

九河神女以生余也乃探玉簡授禹長一尺二

寸以合十二時之數使量度天地禹卽執持此

廣博物志

卷之十四

三五 高暉堂

簡以平定水土虺身之神卽羲皇也

禹治水三至桐栢山驚風迅雷石號木鳴五伯

擁川天老肅兵不能與禹怒召集百靈搜命夔

龍桐栢千君長稽首請命禹因囚鴻蒙氏商童

氏堯氏盧氏犁婁氏乃獲准渦水神名無支祈

善應對言語辨江淮之淺深原隰之遠近形若

猿猴縮鼻高額青軀白首金目雪牙頸伸百尺

力踰九象禹授之童律不能制授之烏木田不

能制授之庚辰能制鴟脾桓胡木魅水靈山妖

石怪奔號環繞以千數庚辰持戟遂去頸鎖大

索鼻金鈴徒之淮陽之龜山足下裨淮水永安

沉注海也 古嶽清經

禹理洪水觀於河見白面長人魚身出曰吾河

精也按禹河圖而還於淵中 尸子

僕躬耕南陽之畝遂蒙劉氏顧草廬勢不可御

計善事之於是情好日密相拉總師趨蜀道履

黃牛因觀江山之勝亂石排空驚濤拍岸銳巨

石於江中崔嵬嶢峴列作三峰平治泮水順避

廣博物志 卷之十四 五 高暉堂

其道非神扶助於禹人力奚能致此耶僕縱步

環覽乃見江左大山壁立林麓峰巒如畫熟視

大江重複石壁間有神像影現焉鬢髮鬚眉冠

裳宛然如彩画者葦豎一旌旗右駐一黃犢猶

有董工開導之勢古傳所載昔龍助禹開江治

水九載而功成信不誣也惜乎廟貌廢去使人

太息神有補助禹開江不事鑿斧順濟舟航當

廟食茲土僕復而興之再建其廟號目之曰黃

牛廟以顯神功 諸葛亮黃

陵廟記

昔三苗大神天命夏禹於玄宮有大神人面鳥

身降而福之司祿益食而民不饑司金益富而

固家實司命益年而民不夭四方歸之禹乃克

三苗而神民不違 隋巢子

伯益字贖歎為唐澤虞是為百蟲將軍 今鞏洛

百蟲將軍商是也自漢有水經云

晉元康五年七月順人吳象復立

夏祭時天乃命湯於囂宮有神來告曰夏德大

亂往攻之予必使汝乃戡之 壘子

有神降於莘王問內史過曰是何故也對曰昔

廣博物志 卷之十四 五 高暉堂

夏之興也融降於崇山其亡也回祿信於聆隧

商之興也檮杌次於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

之興也鸞鷲鳴於岐山其衰也杜伯射王子都

是皆明神之志者也昔昭王娶於房曰房后實

有彘德協於丹朱丹朱馮身以儀之生穆王焉

實臨照周之子孫而禍福之 國語

湯時有神牽白狼御鈎入朝乃東觀沈璧於洛

獲黃魚黑玉之瑞 世紀

武王伐紂都涿邑未成陰寒雨雪十餘日深丈

餘甲子平旦不知何五丈夫乘五車從兩騎止

門外欲謁武王武王將不出見太公曰不可雪

深丈餘而車騎無跡恐是聖人王使太師尚父

謝五大夫曰賓幸臨之夫不先問方修法服太

師尚父使人持一器粥出進五車兩騎曰大夫

在內方對天子天寒故進熟粥以御寒未知長

幼從何起兩騎曰先進東海君次河伯風伯雨

師粥既畢使者具以告尚父尚父告武王曰客

可見矣武王曰諸神各有名乎師尚父曰南海

廣博物志 卷之十四 三一 高暉堂

神名祝融北海神名玄冥東海神名勾芒西海

神名蓐收河伯名馮修請使謁者各以其名召

之武王乃於殿上謁者於殿下門外引祝融進

五神皆驚相視而嘆祝融拜武王曰天陰乃

遠來何以教之神曰王伐殷立周謹來受命願

勅風伯雨師各使奉其職武王予歲時亦無廢

禮焉 太公金匱

武王問太公曰天下神來甚衆若有試者何以

待之太公曰請樹槐於王門內有益者入無益

者距之上

天子西征驚行至於陽紆之山河伯無夷之所

都居 穆天子傳

關中有金魚神周平王時十旬不雨祭此神俄

生涌泉魚躍降雨 述異記

儒家之徒董無心墨家之徒躔子相見講道躔

子稱墨家右鬼神是引秦繆公有明德上帝賜

之九年董子難以堯舜不賜年桀紂不夭死而

秦穆言文言之天謬者誤亂之名文者德惠之

廣博物志 卷之十四 三一 高暉堂

表有誤亂之行天賜之年有德惠之操天奪其

命乎 論衡

號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於西

阿公懼而走神曰無走帝命曰使晉襲於爾門

公拜稽首覺召史嚳占之對曰如君之言則虜

收也天之刑神也天事官成公使囚之且使國

人賀夢舟之僑告其諸侯曰衆謂虜亡不久吾

今乃知之君不度而賀大國之襲於已何瘳吾

聞之曰大國道小國襲焉曰服小國傲大國襲

焉曰誅民疾君之後也是以遂於逆命今嘉其
夢後心展是天奪之鑑而益其疾民疾其能天
又誑之大國來誅出令而逆宗國既早諸侯遠
已內外無親其誰云救之吾不忍族也將行以
其族適晉六年號乃國語

晉平公至澮上見人乘白驂八駟以來有狸身
而狐尾去其車而隨公之車公問師曠師曠曰
狸身而狐尾其名曰首陽之神飲酒於霍泰山
而歸其逢君於澮乎君其有喜焉古文瓊語

廣博物志

卷之十四

三十三 高暉堂

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
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沉臺駘爲祟史
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
子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於曠林不相能也日
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減遷閼伯於商丘主
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沈於大夏主參
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
王邑姜方震大叔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將
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

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
參爲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
有裔子曰昧爲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
其官宣汾洸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
汾川沈妣蓐黃實守其祀今晉王汾而滅之矣
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左傳

鄭子產聘於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
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禱群望有加而無瘳
今夢黃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
廣博物志

卷之十四

三十四 高暉堂

明子爲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其
神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爲夏郊三代之祀之
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
侯有閼蕩子產莒之二方上
齊景公伐宋過泰山夢見二人怒公恐謂泰山
之神晏子以宋祖湯與伊尹爲言其狀湯姿容
多髭鬚伊尹黑而短卽所夢也景公進軍不聽
車鼓鑿公恐乃散軍不伐宋物異志○晏子云湯質魯而長顏以髯上允下樓身而下陸○又據語作魯庚伊尹

云盤庚長九尺餘天下小
上曰而辨好仰而聲上

鄭繆公晝日處廟有神人面鳥身素服面狀方

正繆公大懼神曰無懼帝厚汝明德使錫汝壽

十年使若國昌公問神名曰子為勾芒也墨子

孔子生夜有二蒼龍自天而下附微在之房

因夢而生孔子有二神女擎香露於空中而來

以沐浴微狂又有五老列於微在之庭則五星

之精也拾遺記

孔子母徵在遊大冢之陂睡夢黑帝使謂與已

廣博物志

卷之十四

五

高暉堂

交語曰女乳必於空桑之中春秋孔

演圖

項橐魯人十歲而亡時人尸而祝之號小兒神

經圖

孟子生時其母夢神人乘雲自泰山來將止於

嶧母疑視久之忽片雲墜而寤時閭巷皆見有

五色雲覆孟子之居焉

屈原以忠見斥隱於沅湘披蓁茹草混同禽獸

采栢實以和桂膏用養心神被王逼逐乃赴清

冷之水楚人思慕謂之水仙其神遊於天河精

靈時降湘浦楚人為之立祠拾遺記

晉秦漢二代大典所禱所祭太乙神陳寶八仙

之屬動用牛羊穀帛錢費億萬了無所益況於

匹夫德之不備體之不養而欲以三牲酒肴祝

愿鬼神以索延年惑亦甚矣抱朴子

秦時丹陽縣湖側有梅姑廟生時有道術能著

履行水上後負道法夫怒殺之投屍于水乃隨

波漂流至今廟處巫人常令殯斂不須墳塋即

時有方頭漆棺在祠堂下晦望之日時見霧中

廣博物志

卷之十四

五

高暉堂

曖然有著履形廟左右不得取魚射獵輒有迷

徑溺沒之患巫云姑既傷死所以惡見殘殺法苑珠林

林珠

秦始皇作石橋欲過海觀日所出處傳云時有

神能驅石下海陽城十一山今盡起立巖巖東

傾如相隨行狀又云石去不速神人輒鞭之皆

流血石莫不悉赤至今猶爾秦皇于海中作石

橋或云海神為之豎柱始皇感其惠乃通敬于

神求與相見神云我形醜約莫圖我形當與帝

會始皇乃從石橋入三十里與神相見帝左右
有巧者潛以脚畫神怒曰帝負約可速去始皇
即轉馬前脚猶立後脚隨崩僅得登岸二齊要

秦始皇與神女遊忤其旨唾之生瘡始皇怖謝

乃為出温湯洗除辛氏二 秦記

武帝時迷於鬼神尤信越巫董仲舒數以為言

武帝欲驗其道令巫詛仲舒仲舒朝服南面誦

詠經論不能傷害而巫者忽死風俗通

漢武帝在甘泉宮有玉女降常與帝圖基帝乃

廣博物志 卷之十四 三 高暉堂

逼之玉女因唾帝面而去遂病瘡經年漢書云

避暑甘泉宮此其時也幽明錄

漢武帝宴於未央方噉黍臠忽聞人語云老臣

月死自訴不見其形尋覓良久梁上見一老翁

長八九寸面目頽顙鬚髮皓白拄杖僂步為老

之極帝問曰叟姓字何居在何處何所病苦而

來訴朕翁緣柱而下拄杖稽首嘿而不言因仰

頭視屋俯指帝脚忽然不見帝駭愕不知何等

乃曰東方朔必識之於是召方朔以告朔曰其

名為藻水木之精夏巢幽林冬潛深河陛下頃

日頻興造宮室斬伐其居故來訴耳仰頭看屋

而復俯指陛下脚者足也願陛下宮室足於此

帝感之既而息役幸瓠子河聞水底有絃歌聲

前梁上翁及年少數人絳衣素帶纓佩其鮮皆

長八九寸有一人長尺餘凌波而出衣不露霑

或有挾樂器者帝方食為之輒膳命列坐於食

案前帝問曰聞水底樂奏為是君耶老翁對曰

老臣前昧死歸訴幸蒙陛下天地之施即息斧

廣博物志 卷之十四 三 高暉堂

斤得全其居不勝歡喜故私相慶樂耳帝曰可

得奏樂否曰故齋樂來安敢不奏長人便絃而

歌歌曰天地德兮垂至仁愍幽魄兮停斧斤保

窟宅兮庇微身願天子兮壽萬春歌聲大小無

異於人清徹逸越梁棟又二人鳴管撫節調弄

穀諧帝歡悅舉觴竝勸曰不德不足當雅贖老

翁等並起拜受爵各飲數升不醉獻帝一紫螺

殼中有物狀如牛脂帝問曰朕聞無以識此物
曰東方生知之耳帝曰可更以珍異見貽老翁

顧命取洞穴之寶一人受命下沒淵底條忽還到得一大珠徑數寸明耀絕世帝甚愛翫翁等忽然而隱帝問朔紫螺殼中何物朔曰是蛟龍髓以傅面令人好顏色又女子在孕產之必易會後宮產難者試之殊有神效帝以脂塗面便悅澤又曰何以此珠名洞穴珠朔曰河底有一穴深數百丈中有赤蚌蚌生珠故以名焉帝既深歎此事又服朔之奇識上

蜀有迴復水江神嘗流殺人文翁為守祠之勸

廣博物志 卷之十四 无 高暉堂

酒不盡後劍擊之遂不為害 水經注

初宣帝時陰子方者至孝有仁恩臘日晨炊而

甕神形見子方再拜受慶家有黃羊因以祀之

自是暴富 後漢書

文選注引王褒碧雞頌曰持節使者王褒謹拜

南崖敬移金精神馬縹碧之雞 云歸來歸來

漢德無疆廣乎唐虞澤配三皇黃龍見兮白虎

仁歸來歸來可以為倫歸來翔兮何事南荒

茂陵富人表廣漢藏鏹巨萬家僅八九百人於

北邙山下築園東西四里南北五里激流水注其內構石為山高十餘丈連延數里養白鸚鵡紫鴛鴦牝牛青兕奇禽怪獸委積其間移沙為洲嶼激水為波湖其中置江鷗海鶴孕雛產鷄延漫林池奇樹異草靡不具植屋皆徘徊連屬重閣修廊行之移晷不能徧也所親或以僭侈戒之廣漢傲然不從其家常祀太一神一夕假寐忽見神告之曰不即歛戢且禍及既覺終不能從後竟被誅 西京雜記

廣博物志 卷之十四 无 高暉堂

晉郁為侍中時從光武幸黎丘與帝通夢見蘇

山神光武嘉之拜大鴻臚錄其前後功封襄陽

侯使立蘇嶺祠刻二石鹿俠神道百姓謂之鹿

門廟或呼蘇嶺山為鹿門山 襄陽舊傳

漢朱遵任郡功曹公孫述僭號遵擁郡人不伏

述攻之乃以兵拒述埋車絆馬而戰死光武追

贈輔漢將軍吳漢表為置祠一曰遵失首退至

此地絆馬說以手摸頭始知失首於是士人感

而義之乃為置祠號為徒兒廟後改勇士廟 新漢

第五公誅除妖道而既壽且貴宋廬江罷除山祭而福祿永終文翁破水靈之廟而身吉民安魏武禁淫祀之俗而洪慶來假

抱朴子

汝南鮑陽有於田得磨者其主未往取也商車十餘乘經澤中行望見此磨著繩因持去持一

鮑魚置其處有頃其主往不見所得磨反見鮑魚澤中非人道路怪其如是大以為神轉相告

語治病求福多有效驗因為起祠舍眾巫數十

廣博物志

卷之十四

望

高暉堂

幃帳鐘鼓方數百里皆來禱祀號鮑君神其後數年鮑魚主來歷祠下尋問其故曰此我魚也當有何神上堂取之遂從此壞

風俗通。李君事同不重錄

范丹少為尉從佐使檄謂督郵丹有志節自志

為廝役小吏及於陳留大澤中殺所乘馬捐棄

宮幘詐逢劫者有神下其家曰我范史雲也為

劫人所殺疾取我衣於陳留大澤中家取得一

幘丹遂之南郡轉入三輔從英賢遊學十三年

乃歸家人不復識焉陳留人高其志行及歿號

為真節先生

搜神記

漢時泰山黃原平旦開門忽見一青犬在門外伏守備如家養原繼犬隨隣里獵日垂夕見一鹿便放犬犬行甚遲原絕力逐終不及行數里至一穴入百餘步忽有平衛槐柳列植垣墻廻匝原隨犬入門列房可有數十間皆女子姿容妍媚衣裳鮮麗或撫琴瑟或執博碁至北閣有三間屋二人侍直若有所伺見原補稅而咲云此青犬所引至妙音塔也一人留一人入閣須

廣博物志

卷之十四

望

高暉堂

史有四婢出稱太真夫人白黃郎有一女年已弱笄冥數應為君婦既暮引原入內有南向堂堂前有池池中有臺臺四角有徑尺穴穴中有光照映帷席妙音容色婉妙侍婢六美交禮既畢寢寢如舊經數日原欲暫還報家妙音曰神人道異本非久居至明日解佩分袂臨階涕泣後會無期深加愛敬若能相思三月且可修齋戒四婢送出門半日至家情念恍惚每至期常見空中有輶車彷彿若飛

漢中有鬼神樂侯常在承塵上喜食鮮菜能知吉凶其露中大醜起所經處禾稼輒盡太守遣使告樂侯祀以鮮菜侯謂史曰醜重小事輒當除之言訖翕然飛出吏髮髯其狀類鳩聲如水鳥吏還具白太守即果有眾鳥億萬來食醜吏涇吏皆盡 列異傳

龍舒陵亭有一大樹高數十丈黃鳥十數巢其上時久旱長老共相謂曰彼樹常有黃氣或有神靈可以祈雨因以酒脯往亭中有寡婦李憲廣博物志 卷之十四 聖 高暉堂

者夜起室中忽見一繡衣婦人曰我樹神也以汝性潔佐汝為生來朝父老皆欲祈雨吾有求之於帝至明日日中果大雨遂立為祠憲曰諸卿在此吾居近水當致少鯉魚言訖有鯉數十頭飛集堂下坐者莫不驚悚如此歲餘神曰將有大兵今辭汝去留一玉環曰持此可以避難後袁術劉表相攻龍舒之民皆流去惟憲里不被兵 搜神記

南州人有遣吏獻羣簪於孫權者舟過官亭廟

而乞靈焉神忽下教曰涇汝犀簪吏懼還不敢應俄而犀簪已前列矣神復下教曰俟汝至石頭城返汝簪吏不得已遂行自分失簪且得死罪比達石頭忽有大鯉魚長三尺躍入舟剖之得簪

諸葛恪為丹陽太守出獵兩山之間有物如小兒伸手欲引人恪令伸之曰去故地即死既而參佐問其故以為神明恪曰此事在白澤圖內曰兩山之間其精如小兒見人則伸手欲引人廣博物志 卷之十四 聖 高暉堂

名曰侯囊引去故地則死諸人未之見也 並上司馬懿拜司空日有人叩門請見自稱白虎使者衣白衣懷中探一物內懿手中戒曰兩世慎勿開墓中絕言訖不見懿曰此或數也遂開視之乃一金龍子長三四尺背上有銘云父子從我受重火至武帝受禪世墓中絕元帝渡江都建業 獨異志

孝武帝遊於清暑殿有一人黃衣自號天泉池神名淋今君謂帝曰君見善待當福祐之帝怪

恐按以佩刀神怒曰君爲不道當使知之因不見遂聞鼓鞀之響而去帝乃請大沙門爲齋夜轉誦見一臂長二丈來摸經案甚怪之後帝與宮妓汎龍舟宴飲於池有慢色神乃見形攀龍舟沈帝遂溺死 圖經

烏傷陳氏有女未醮著履徑上大楓樹顛了無危懼顧曰我應爲神今便長去惟左蒼右黃當誓歸耳家人悉出見之舉手辭訣於是飄輦輕越極睇乃没人不了蒼黃之意每春輒以蒼狗廣博物志

卷之十四

巽 高暉堂

秋黃犬設祀於樹下 異苑

汝陽有彭氏墓近大道墓口有一石人田家老母到市買數片餌以歸天熱過蔭彭氏墓口樹下以所買餌暫著石人頭上及去忘取之後來者見石人頭上有餌求而問之或人調云此石人有神能治病病愈者以餌來謝之如此轉以相語云頭痛者摩石人頭腹痛者摩石人腹亦還以自摩無不愈者遂千里來就石人治病初具雞豚後用牛羊爲立帷帳管絃不絕如此數

年前忘餌母聞之乃爲人說無復往者 抱朴子西門豹之神夢交於苟氏而生符鑿

建康小吏曹著見廬山夫人夫人命女婉與著相見婉見著欣悅命婢瓊林取棊出婉撫琴歌云登廬山兮鬱嵯峨踰陽風兮拂紫霞招若人兮濯靈波欣良運兮暢雲柯彈鳴琴兮樂莫過雲龍會兮樂太和著意不安屢求去婉垂涕爲別并贈織成禪衫 披神記

晉太元中謝家沙門竺曇遂年二十餘白晝端廣博物志

卷之十四

巽 高暉堂

正嘗行經青溪廟前過因入廟中看暮歸夢一婦人來語云君當來作我廟中神不復久曇遂夢問婦人是誰婦人云我是青溪中姑如此一月許便病臨死謂同學年少曰我無福亦無大罪死乃當作青溪廟中神諸君行便可過看之既死後諸年少道人 話其廟既至便靈語相勞問音聲如昔時臨去云久不聞思一聞之其伴慧觀便爲作唄訖其猶唱讚語云岐路之訣尚有悽愴况此之乖形神分散窈冥之歎情何可言既

而戲歎不自勝諸道人等皆為流涕續長壽記
晉明時獻馬者夢河神請之及至與帝夢同即
投河以奉神始大傅褚褒亦好此馬帝云已與
河神及褚公卒軍人見公乘此馬矣孔約志怪
徐登趙賈尚清儉祀神以東流水削素皮以
為脯搜神記

永嘉中有神見兖州自稱樊道基有姬號成夫
人夫人好音樂能彈箏篪聞人絃歌輒便起舞
上

廣博物志

卷之十四

巽 高暉堂

廬江匡先生廟舟人往來致禱能分風送之晉

曹毗詩云分風為二擘流為兩

海錄

豫章有戴氏女久病不差見一小石形像偶人

女謂曰爾有人形豈神能差我宿疾者吾將重

汝其夜夢有神告之吾將祐汝自後疾漸差遂

為立祠山下戴氏為巫故名戴侯祠

搜神記

晉揚州江畔有亭湖神嚴峻甚惡于時有一客

僧婆羅門名曰法藏善能持呪辟諸邪毒並皆

有驗別有小僧就藏學呪經於數年學業成就

故請亭湖神廟止宿誦呪伏神其夜見神遂致
殞命藏師聞弟子誦呪致死懷忿自來夜到神

廟瞋意誦呪神來出見自亦致死同寺有僧每

恒受持般若聞師徒並云遂來神所於廟夜誦

金剛般若至夜半中聞有風聲極大迅速之間

見有一物其形偉大眼光如電經師端坐正念

誦經神來至師前右膝著地聽經訖師問神曰

檀越是何神靈初來猛峻後乃容豫神答曰弟

子惡業報得如是是此湖神然甚信敬經師又

廣博物志

卷之十四

巽 高暉堂

問若神信敬何意前二師並皆打死荅云前二

師死者為不能受持大乘經典瞋心誦呪見弟

子來專誦惡語欲降弟子弟子不伏于時二師

見弟子形惡自然怖死亦非弟子故殺二僧左

近道俗見毒二僧被殺謂經師亦死相率往看

且見平安容儀歡泰時人甚怪競共問由具荅

前意寔因般若威力聖教不虛

法苑珠林

釋僧稠常於鵝山靜處感神來燒抱肩築腰氣

噓頂上稠以死要心因證深定九日不起

梁高僧傳

晉始豐赤城山有支曇蘭青州人蔬食樂禪晉太元中遊剡後憇始豐赤城山見林泉清曠屋

之忽見一人長數丈呼蘭令去又見諸異形禽獸以曇蘭見蘭恬然自得乃屈膝云珠欺王是

家舅今往章鄉山就之推此處以相奉爾後三年忽見車騎隱隱從者彌峰俄而有人著幘稱

珠欺王通既前從其妻子男女等二十三人並形貌端正有逾於世既至蘭所暄涼諗蘭問住

在何處荅云樂安縣韋鄉山久服夙聞今與家廣博物志 卷之十四 兜 高暉堂

累仰投乞受歸戒蘭即受之受法竟視錢一萬密二器辭別而去便聞鳴笳動天響振山谷

沛國戴文謨居陽城山有神降妻焉謨疑是妖魅神已知之便去遂見作一五色鳥白鳩數十

枚從有雲覆之遂不見 搜神記益州之西雲南之東有神祠尅山石為室下有

人奉祠之自稱黃公因言此神張良所受黃石公之靈也清淨不烹殺諸祈禱者持一百錢一

雙筆一丸墨石室中前請乞先聞石室中有殺

須臾問來人何欲既言便具語吉凶不見其形至今如此上

符堅入寇會稽王道子以威儀鼓吹求於鍾山之神奉以相國之號及堅至壽春望入公山草

木皆類人形若有力焉 晉書臨海羅陽縣有神自稱王表 晉書言飲食與人無

異然不見其形又一婢名績紡遣中書郎李崇賞輔國將軍羅陽縣印綬迎表表隨崇俱出所

歷山川輒遣婢與其神相聞表至權於蒼龍門廣博物志 卷之十四 平 高暉堂

外為立第舍表說水旱小事往往有驗 吳志官亭湖派石廟嘗有估客下都經其廟下見二

女子云可為買兩量絲履自相厚報估客至都市好絲履并廂盛之自市書刀亦內廂中既還

以廂及香置廟中而去忘取書刀至河中流忽有鯉魚跳入船內破魚腹得書刀焉 搜神記

有商人區明者過彭澤湖有車馬出自稱青洪君要明過厚禮之問何所須有人教明但乞如願及問以此言荅青洪君甚惜如願不得已許

願及問以此言荅青洪君甚惜如願不得已許

雙筆一丸墨石室中前請乞先聞石室中有秘

之乃其婢也既而送出自爾商人或有所求如願並為即得後至正旦如願起晚乃打如願如願走入糞中商人以杖打糞掃喚如願竟不還也錄異記

陶侃家童子千餘人嘗得胡奴不喜言嘗默坐侃一日出郊奴執鞭以隨胡僧見而驚禮云此海山使者也侃異之至夜失奴所在異苑

王猛少貧賤鬻畜為事嘗至洛陽貨畜有人於市貴買其畜云家近在此可隨我取直隨去忽廣博物志

卷之十四 至三五高暉堂

至深山此人曰且住當先啟道君須更猛進見

一公踞胡牀頭白將從十許人有一人引猛云

大司馬公可進猛因拜老公曰王公何緣拜

即發人送猛出山既出顧視乃嵩高山也晉書

顧劭為豫章禁淫祀毀諸廟至廬山廟一郡悉

諫不從夜有人經前狀若方相云是廬山君劭

要之人坐與談春秋燈盡燒左傳以續之鬼欲

凌劭劭神氣湛然鬼返和遜求復廟劭咲而不

答鬼怒曰三年內君必衰當此時相報如期劭

願及問以此言蒼青洪君甚借如願不得已許

果病咸勸復廟劭曰邪豈勝正終不羸遂卒異

蕭啟之家在南鄉有楊蒲萋廟啟之有女名僧因忽氣而寤云楊蒲君遣婢迎僧坐斗帳中仍隙盛筵以金銀為俎案五色玉為杯椀與僧共食一宿而醒也上

陳後主禎明二年有神自稱老子遊於都下與人對語而不見形吉凶多驗得酒輒飲之經三四年乃去有船下忽聞人言明年亂視之得死

廣博物志 卷之十四 至三五高暉堂

嬰兒長三尺而無頭明年陳亡南史

宋咸寧中太常卿韓伯子某會稽內史王蘊子

某允祿大夫劉耽子某同遊蔣山廟有數婦人

像甚端正某等各指像以妻匹配戲弄之即以

其夕三人同夢蔣侯遣傳教相聞曰家子女甚

醜陋而隈蒙榮顧輒尅某月某日悉相迎某等

以其夢指適異常試往相問而果各得此夢符

協如一於是大懼備三牲詣廟謝罪乞哀又俱

夢蔣侯親來降已曰君等既以願之實貪今對

期坐及豈容方更中悔經少時並三

會稽趙文韶宋元嘉中爲東扶侍解在清溪中
橋清夜步月悵然思歸乃倚門唱烏飛曲忽有
青衣詣門曰女郎聞歌聲有悅人者逐月遊戲
故遣相問須臾文郎至年可十八九許容色絕
妙謂文韶曰聞君善歌能爲作一曲否文韶爲
歌草生盤石下聲甚清美女郎顧青衣取篳篥
鼓之泠泠似楚曲又令侍婢歌繁霜自脫金簪
扣篳篥和之婢乃歌云日暮風吹葉落依枝丹

廣博物志

卷之四

五

高暉堂

心寸意愁君未知又云歌闋夜已久繁霜侵曉
幕何意空相守坐待繁霜落將且別去以金簪
遺文韶文韶亦贈以銀盃及琉璃七明日於清
溪廟中得之乃知昨所見青溪小姑也廣陵蔣
子文嘗爲秣陵尉擊賊傷而死吳孫權時封中
都侯立廟鍾山清溪小姑者蔣侯弟三妹云
沈警字玄機吳興武康人也美風調善吟詠爲
梁東宮常侍名著當時每公卿宴集必致騎邀
之語曰玄機在席顛倒賓客其推重如此後荆

楚陌沒入周爲上柱國秦使秦隴途過張女郎

廟旅行多以酒餽祈禱警獨酌水具祝詞曰酌
彼寒泉水紅芳掇岩谷雖致之非遙而荐之隨
俗丹誠在此神其感錄旣暮宿傳舍憑軒望月
作鳳將雛含嬌曲其詞曰命嘯無人嘯含嬌何
處嬌徘徊花上月空度可憐宵又續爲歌曰靡
靡春風至微微春露輕可惜關山月還成無用
明吟翠闥簾外嘆賞之聲復云閉宵豈虛擲明
月豈無明音旨清婉頗異于常忽見一女子塞

廣博物志

卷之四

五

高暉堂

簾而入拜云張女郎姊妹見使致意警異之乃
具衣冠未離坐而二女已入謂警曰跋涉山川
因勞動止警曰行役在途春宵多感聊因吟咏
稍遣旅愁豈意女郎猥降仙駕願知伯仲二女
郎相顧而微笑大女郎謂警曰妾是女郎妹適
廬山夫人長男指小女郎云適衡山府君小子
並以生日同覲大姊屬大姊今朝層城未旋山
中幽寂良夜多懷輒欲奉屈無憚勞也遂携手
出門共登一輜軒車駕六馬馳空而行俄至一

之語曰玄機在帝顛倒賓客其推重如此後制

出門共登一輜駟車駕六馬馳空而行俄至一

處朱樓飛閣備極煥麗令警止一水閣香氣自外入內簾幌多金縷翠羽間以珠璣光照滿室

小女郎同出及門謂小女郎曰潤玉可任伴沈

酒更二女郎自閣後冉冉而至揖警就坐又具

郎寢警欣喜如不自得遂攜手入門已見小嫻

酒殺於是大女郎彈箜篌小女郎援琴為數弄

前施臥具小女郎執警手曰昔從二妃遊湘川

皆非人世所聞警嗟賞良久願請琴寫之小女

見君子舜帝廟讀湘王碑此時想念頗切不意

耶笑而謂警曰此是秦繆公周靈王太子神仙

今宵得諧宿願警亦備記此事執手款叙不能

所製不可傳於人間警粗記數弄不復敢訪及

自己小婢麗質前致詞曰人神路隔別促會賒

酒酣大女郎歌曰人神相合兮後會難邂逅相

况姪娥如人不肯留照織女無賴已復斜河寸

遇兮誓為歡星漢移兮夜將闌心未極兮且盤

陰幾時何勞煩瑣遂掩戶就寢備極歡昵將曉

廣博物志

小女郎起謂警曰人神事異無宜卜晝大姊已

卷之十四

廣博物志

桓小女郎歌曰洞簫響兮風生流清夜闌兮管

在門首警於是抱持置于膝共叙哀款湏臾大

絃適長相思兮衡山曲心斷絕兮秦隴頭又題

女郎即復至前相對流涕不能自勝復置酒警

曰隴上雲重不復居湘川斑竹淚沾餘誰念衡

又歌曰直恁行人心不平邇宜萬里阻關情只

山烟霧裡空看雁足不傳書警歌曰義熙嘗歷

今隴上分流水更汎從來嗚咽聲警乃贈小女

許多年張碩凡得幾時憐何意今人不及昔誓

郎指環小女郎贈警金合歡結歌曰結心纏萬

來相見更無緣二女郎相顧流涕警亦下淚小

縷結縷幾千迴結怨無窮極結心終不開大女

女郎謂警曰蘭香姨智瓊姊亦嘗懷此恨矣警

即贈警瑤鏡子歌曰憶昔窺瑤鏡相望看明月

見二女郎歌詠極歡而未知密契所在警顧小

彼此俱照人莫令光彩滅贈答極多不能備記

女郎曰潤玉此人可念也良久大女郎命履與

粗憶數首而已遂相與出門復駕輜駟車送至

下廟乃執手嗚咽而別及至館懷中探得瑤鏡
金縷結良久乃言於主人夜而失所在時同侶
咸怪警夜有異香警後使回至廟中于神座後
得一碧箋乃是小女郎與警書備叙離恨書末
有篇云飛書報沈郎尋已到衡陽君存金石契
風月兩相忘從此遂絕異聞錄

會稽山陰賀瑤字彥琚曾得疾不知人惟心下
尚溫居三日乃蘇云吏將上天見官府府君居
處甚嚴使人將瑤入曲房房中有層架其上有

廣博物志

卷之十四

三五 高暉堂

印及劍使瑤取之雖意所好短不及上層取劍
以出問之子何得也瑤曰得劍吏曰恨不得印
可以驅策百神今得劍惟使社公耳疾既愈每
行卽社公拜謂道下錄異傳

京兆董奇庭前有大樹陰映甚佳後霖雨奇獨
在家鄉有小吏言大承雲府君來乃見承雲著
通天冠長八尺自稱爲方伯某第三子有雋才
方當與君周旋明日覺樹下有異每晡後無人
輒有一少年就奇語戲或命取飲食如是半年

奇氣強壯一門無疾奇後適下墅其僕客三人
送護言樹材可用欲貨之郎常不聽今試其斬
斫之奇遂許之神亦自爾絕矣幽明錄

曇邕與弟子曇果澄思禪門嘗於一時果夢見
山神求受五戒果曰家師在此可往諮受少時
邕見一人著單衣軀風姿端雅從者二十許人
請受五戒邕以果先夢知是山神乃爲說法授
戒神視以外國七筋禮拜辭別倏忽不見至邕
臨亡之日奔赴號踊神僧傳

廣博物志

卷之十四

五六 高暉堂

平原縣西十里舊有社林南燕太上時有邵敬
伯者家于長白山有人寄敬伯一函書言我吳
江使也令吾通問于齊伯吾今湏過長白幸君
爲通之仍教敬伯但至社林中取樹葉投之于
水當有人出敬伯從之果見人引入伯懼水其
人令敬伯閉目似入水中豁然宮殿宏麗見一
翁年可八九十坐水精牀發函開書曰裕興超
滅侍衛者皆圓眼具甲冑敬伯辭出以刀子贈
敬伯曰好去但持此刀當無水厄矣敬伯出還

至社林中而衣裘初無沾濕至其年宋武帝滅
燕敬伯三年居兩河間夜中忽大水舉村俱沒
唯敬伯坐一榻牀至曉著听敬伯看之牀乃是
一大龍也敬伯死刀子亦失世傳社林下有河
伯家 禮短

河南陽起字聖卿少時疾瘧于社中得書一卷
謹劾百鬼法爲日南太守母至廁上見鬼頭長
數尺以告聖卿聖卿曰此肅霜之神劾之來出
變形如奴送書京師朝發暮返作使當千人之
廣博物志 卷之十四 堯 高暉堂

力有與忿恚者聖卿遣神夜往趣其牀頭持兩
年張目正赤吐舌柱地其人怖幾死 幽冥錄

宋齊僧欽者江陵人也家門奉法年十許歲時
善相占云年不過三六父母兄弟甚爲憂懼僧
欽亦增加勤敬齋戒精苦至年十七宋景平末
得病危篤家齋祈彌厲亦淫祀求福疾終不愈
時有一女巫云此即福力猛盛魔魘所不能親
自有善神護之然病久不差運命或將有限世
有揆命術少事天神頗曉其數嘗爲君試効之

於野中設酒脯之饋燒錢經七日七夕云始有
感見見諸善神方爲此即祈禱蒙益兩算矣病
必得愈無所憂也僧欽於是遂差彌加精至其
後二十四年而終如巫所言則一算十二年矣

冥祥記

僧達返鄴京夜有神現身被黃服拜而跪曰弟
子戴山胡也王及三谷正備供養願不須還達
曰在山利少在京利多貧道觀機而動幸無遮
止又經靜夜有推尸者稱曰山神之童曰日無
廣博物志 卷之十四 卒 高暉堂

暇今故參拜并奉米糕一筐進而重曰僧無偏
爲禮佛之時請兼弟子名也 神僧傳

玄光見思大和尚後返錫江南屬本國舟楫附
載離岸時綵雲亂目雅樂沸空絳節霓旌傳呼
空中聲云天帝召海東玄光禪師光拱手避讓
唯見青衣前導少選入宮城且非人間官府羽
衛之設也無非鱗介參禱鬼神或曰今日天帝
降龍王宮請師說親證瀟門吾曹水府蒙師利
益既登寶殿次涉高臺如問而談畧經七日然

俊王躬送別其舡汎洋不進光復登船舡人謂

程半日而已上

宋文帝元嘉三年八月吳郡趙文昭字子業為

東宮侍講宅在清溪橋其與吏部尚書王叔卿

隔墻南其當秋夜對月臨溪唱烏棲之詞音旨

閑怨忽有一女子衣青羅之衣絕美云王尚書

小娘子欲來訪君文昭問其所以荅曰小娘子

聞君歌詠有怨曠之心著清涼之恨故來願薦

枕席言訖而至姿容絕世文昭迷悞恍惚盡忘

廣博物志

卷之十四

空

高暉堂

他志乃揖而歸從容密室命酒陳筵遙相歌送

然後就寢至曉請去女解金纓留別文昭荅琉

璃琰後數夜文昭思之不已偶遊清溪神廟忽

見所與琉璃盞在神女之後及顧其神與畫侍

女並是同宿者

八朝窮怪錄

餘杭縣南有上湖湖中央作塘有一人乘馬看

戲將三四人至岑村飲酒小醉暮還時炎熱因

下馬入水中枕石眠馬斷走歸從人悉追馬至

暮不返眠覺日已向晡不見人馬見一婦來年

可十六七云女郎再拜日既向暮此間大可畏

君作何計問女郎姓何邨得忽相問復有一年

少年十三四甚了了乘新車車後一十人至呼

上車云大人暫欲相見因迴車而去道中絡繹

把火見城郭邑居既入城進廳事有信幡題云

河伯俄見一人年三十許頰色如畫侍衛繁多

相對欣然敕行酒炙云僕有小女頗聰明欲以

給君箕箒此人知神不敢拒逆便敕備辦

郎中承白已辦遂穿絲布單衣紗及袷裙

廣博物志

卷之十四

空

高暉堂

衫襖履屐皆精好又給十小吏青衣數十人婦

年可十八九姿容婉媚便成三日經大會客拜

閣四日云禮既有限當發遣去婦以金甌麝香

囊為壻別涕泣而分又與錢十萬藥方三卷云

可以施功布德復云十年當相迎此人歸家遂

不肯別婚辭親出家作道人所得三卷方一卷

脉經一卷湯方一卷丸方周行救療皆致神驗

後母老兄喪因還婚宦

幽明錄

宋劉子卿徐州人也居廬山虎溪少好學篤志

昏不返眠覺日已向脯不見人馬見一婦來年
無俗端慕幽閒以為善性恒愛花種樹其江南

花木溪庭無不植者文帝元嘉三年春臨詵之

際忽見雙蝶五彩分明來遊花上其大如燕一

日中或三四往復子卿亦訝其大九旬有三日

月朗風清歌唳之際忽聞扣扇有女子語吟之

音子卿異之謂左右曰我居此溪五歲人尚無

能知何有女子而詣我乎此必有異乃出戶見

二女各十六七衣服霞煥容止甚都謂子卿曰

君常怪花間之物感君之愛故來相詣未度君

廣博物志 卷之十四 三 高暉堂

子心若何子卿延之坐謂二女曰居止僻陋無

酒叙情有懶于此一女曰此來之意豈求酒耶

况山月已斜夜將垂曉君子豈有意乎子卿曰

鄙夫唯有茅齋願申繾綣二女東向坐者笑謂

西向坐者曰今宵讓姊餘夜可知因起送子卿

之室人謂子卿曰郎閉戶雙棲同衾共枕來夜

之歡願同今夕及曉女乃請去子卿曰幸遂繾

綣復更來乎一夕之歡反生深恨女撫子卿背

曰且女妹之期後即次我請出戶女曰心存意

宋劉子卿徐州人也居廬山虎溪少好學篤志

在特望不憂出戶不知蹤跡是夕二女又至冥

如前姊謂妹曰我且去矣昨夜之歡今留與汝

汝勿貪多娛少或劉郎言訖大笑乘風而去于

是同寢卿問女曰我知卿二人非人間之有願

知之女曰但得佳妻何勞執問乃撫子卿曰郎

但申情愛莫問閑事臨曉將去謂卿曰我姊實

非人間之人亦非山精物魅若說與郎郎必異

傳故不欲曉啖于人代今者與郎契合亦是因

緣慎跡藏心無使人曉即姊妹每旬更至以慰

廣博物志 卷之十四 畜 高暉堂

郎心乃去常十日一至如是數年會寢後子卿

遇亂歸鄉二女遂絕廬山有康王廟去所居二

十里餘子卿一日訪之見廟中泥塑二女神并

壁間畫二侍者容貌依稀有如前遇疑此是也

八朝府 怪錄

蕭總字彥先自建業歸江陵值宋廢帝元徽中

四方多亂因游明日峽愛其風景遂盤桓累歲

常於峽下枕石漱流時春向晚忽聞林下有人

呼蕭卿者數聲驚顧去坐石四十餘步有一女

把花招總總忽異之又常知此有神女從之視其容貌當可笄年所衣之服非世所有所佩之香非世所聞謂總曰蕭郎遇此未曾見邀今幸良辰有同宿莽總恍然行十餘里乃見溪上有宮闕臺殿甚嚴宮門左右有侍女二十人皆十四五並神仙之質其寢臥服玩之物俱非世有心亦喜幸一夕綢繆以至天曉忽聞山鳥晨呼巖泉韻清出戶臨軒將窺舊路見烟雲正重殘月在西神女執總手謂曰人間之人神中之女

廣博物志 卷之十四 三 高暉堂

此夕歡會萬年一時也總曰神中之女豈人間所常望也女曰妾實此山之神上帝三百年一易不似人間之官來歲方終一易之後遂生他處今與郎契合亦有因由不可陳也言訖乃別神女手執一玉指環謂曰此妾嘗服玩未曾離手今永別寧不相遺願郎穿指慎勿忘心總曰幸見顧錄感恨往深執此懷中終身是寶天漸明總乃拜辭掩涕而別携手出戶已見路分明總下數步迴顧窺處宛見巫山神女之祠也他

日持玉環至建業因話於張景山景山驚曰吾嘗遊巫峽見神女指上有此玉環世人相傳云是晉簡文帝李后曾夢遊巫峽見神女神女乞后玉環覺後乃告帝帝遣使賜神女吾親見在神女指上今齊得之是世世異人矣總齊太祖建元末方徵召未行帝崩世祖卽位累為中書舍人初總為制書御史江陵舟中偶而忽思神女事悄然不樂乃賦詩曰昔年巖下客宛似成今古徒思明月人願濕巫山雨廣記

廣博物志 卷之十四 三 高暉堂

義鄉縣長風廟神姓鄧先經為縣令死遂發靈周山圖啟乞加神位輔國將軍上答曰足狗肉便了事何用階級為南齊書陳霸先討侯景進次大雷軍人杜稜夢雷池君周何神自稱征討大將軍乘朱航陳甲仗稱下征侯景湏臾便還云已殺景死陳書孝武初裴粲出為膠州刺史屬時亢旱土人勸令禱於海神粲憚違衆人乃為祈請直據胡牀舉杯曰僕白君左右云前後例皆拜謁粲曰五

總下數步延酌活處宛見巫山神女之祠也

不肖拜 北史

劉晝夜嘗夢貴人若吏部尚書者補交州興俊令寤而密書記之卒後旬餘其家幼女鬼語聲似晝云我被用為興俊縣令得假暫來辭別云

蕭猷封臨汝侯為吳興郡守性倜儻與楚王廟神交飲至一斛每酌祀盡歡極醉神亦有酒色祈禱必從後為益州刺史時江陽人濟苟兒友

廣博物志

卷之十四

三七

高暉堂

猷乃禱之請救是日有田老逢一騎從東方來問去城幾里曰百四十時日已晡騎舉稍曰後人來可令之病馬歛又曰破賊俄有數百騎如風一騎過請飲田老問為誰曰吳興楚王來救臨汝當此時廟中請祈驗十餘日乃見侍衛士偶皆泥濕如汗者是日猷大破苟兒

梁書

初聖武皇帝嘗率數萬騎田於山澤歛見輜車自天而下既至見美人侍衛甚盛帝異而問之

對曰我天帝女受命相遇隨同寢宿且請還曰

明年周時復會此言終而別去如風雨及周歲

前所由處果復相見此女以所生男授帝曰此君之子也善養視之子孫相承當世為帝語訖而去子即世祖也 後魏書

吳興徐長鳳與鮑南海有神明之交欲授以秘術先謂徐宜有約誓徐誓以不仕於是受籙常見八大神在側能知來見往才識日異縣鄉翕然有美談欲用為縣主簿徐心悅之八神一朝下見七神餘一神鋸傲不知常徐問其故答云

廣博物志

卷之十四

交

高暉堂

君違誓不復相為使身一人留衛籙耳徐乃還籙遂退 世語

杜齊盧元明聘于梁其妻乘車送至河濱忽聞水有香氣異常顧見水神湧出波中牛乃驚奔曳車入河其妻溺死 杜史

廣博物志卷之十四 終

廣博物志卷之十五

隴西董斯張纂

吳郡須之彥訂

靈異四 鬼

心蔽吉凶者靈鬼攝之心蔽男女者淫鬼攝之心蔽幽憂者沉鬼攝之心蔽放逸者狂鬼攝之心蔽盟誼者奇鬼攝之心蔽藥餌者物鬼攝之如是之鬼或以陰為身或以幽為身或以風為身或以氣為身或以土偶為身或以彩畫為身

廣博物志 卷之十五 一 高暉堂

或以老畜為身或以敗器為身彼以其精此以其精兩精相搏則神應之為鬼所攝者或解奇事或解異事或解瑞事 關尹子

鬼云為覓鬼白為鬼於文則然鬼者人死所變

二者風風者水水白者氣氣者金風散故輕清輕清者上天金堅故重濁重濁者入地輕清者鬼從鬼升重濁者鬼從鬼降有以仁升者為木星佐有以義升者為金星佐有以禮升者為火星佐有以智升者為水星佐有以信升者為土

星佐有以不仁沉者木賊之不義沉者金賊之不禮沉者火賊之不智沉者水賊之不信沉者土賊之覓鬼半之則在人間升覓為貴降鬼為賤靈覓為賢厲鬼為愚輕覓為明重鬼為暗揚覓為羽鈍鬼為毛明鬼為神幽鬼為鬼 關尹子

佛典引韓詩外傳曰死者為鬼鬼者歸也精氣歸於天肉歸於土血歸於水脉歸於澤聲歸於雷動作歸於風眼歸於日月骨歸於木筋歸於山齒歸於石膈歸於露毛歸於草呼吸之氣復

廣博物志 卷之十五 二 高暉堂

歸於人今本俱無之 焦氏筆乘

莊子云遊島問於雄黃曰逐疫出魃擊鼓呼噪何也曰黔首多疾黃帝氏立巫咸使之沐浴齋戒以通九竅鳴鼓振鐸以動其心勞其形趨步以發陰陽之氣飲酒茹葱以通五臟擊鼓噪呼逐疫出魃黔首不知以為魃崇爾 逆篇

季冬先臘一日大儺謂之疫選侏子百二十人皆赤幘阜製執大鼓鼓方相氏黃金目蒙熊皮玄衣朱裳執戈持盾率百隸及童子而時儺以

逐惡鬼於禁中黃門唱振子和曰甲作彌肺胃
食虎熊伯食魅騰簡食不祥攬諸食咎伯奇食
夢強梁祖明共食碌死寄生委隨食觀錯斷食
巨窮奇騰根共食靈凡使十二神追惡凶赫之
驅拉女幹節解女肉抽女肺腸女不急去後諸
為糧後漢書

太真科經說有鬼仙丙戌日鬼名齧生丙午日
鬼名捷張乙卯日鬼名天陪戊午日鬼名耳述
壬戌日鬼名遠辛丑日鬼名迭乙酉日鬼名聶
廣博物志

卷之五

高暉堂

左丙辰日鬼名天避辛卯日鬼名懋酉丑鬼名
髮廷廷廁鬼為項天竺語忘敬遺二鬼名婦人
臨產呼之不害人馬鬼名賜蛇鬼名屢井鬼名
墳衣服鬼名甚遼酉陽雜俎

伶獍亦鬼名見東方朔罵鬼書

東北方有鬼星石室三百戶而共一門石榜題

曰鬼門晝日不開至暮即有人語神異經

南有人焉周行天下其長七丈腹圍如其長朱
衣縞帶以赤蛇繞其項此人以鬼為飲以霧為

漿名曰尺郭一名黃父

南海小虞山中有鬼母能產大地朝產之暮食
之今蒼梧有鬼姑神是也虎頭龍足蟒目蛟眉

述異記

黃州治下有黃父鬼出則為祟所著衣袷皆黃
至人家張口而笑必得疫癘長短無定隨離高
下自不出已十餘年土俗畏怖廬陵人郭慶之
有家生婢名採薇年少有色宋孝建中忽有一
人自稱山靈如人裸身長丈餘臂胸皆有黃色

卷之十五

高暉堂

廣博物志
膚貌端潔言音周正土俗呼為黃父鬼來通此
婢婢云意事如人鬼遂數來常隱其身時或露
形形變無常乍大乍小或似烟氣或為石或作
小兒或作婦人或如鳥如獸足跡如人長二尺
許或似鵝跡掌大如盤開戶閉牖其入如神與
婢戲笑如人述異記

山中鬼常迷惑使失徑者以葦杖投之即死也

夏主著五綵辟兵題綵曰遊光遊光厲鬼也知

其名無温疾 風俗通

青天魔王巴元醜伯赤天魔王負天擔石白天

魔王反山六目黑天魔王監醜明馥黃天魔王

橫天擔力五帝大魔萬人之宗 度人經

張天師傳八部鬼神劉元達行雜病張元伯行

瘟病趙公明行下痢鍾子季行腸腫史文業行

暴汗寒瘧范巨卿行酸痛姚公伯行五毒李公

仲行狂魅赤眼

當有一人著平上幘多髭鬚長者紫皮袴褶將

廣博物志

卷之十五

五 三五 高暉堂

黃娥來此人是鬼神王延也 真誥

北帝煞鬼之法先叩齒三十六下乃祝曰天蓬

天蓬九元煞童五丁都司高刀北公七政八靈

太山浩凶長鬚巨獸手把帝鐘素梟三晨嚴駕

夔龍威劍神王斬邪滅蹤紫氣乘天丹霞赫衝

吞魔食鬼橫身飲風蒼舌綠齒四目老翁天丁

力士威南禦凶天驕激於威北銜鋒三十萬兵

衛我九重辟尸千里去卻不祥敢有小鬼欲來

見狀攫天大斧斬鬼五形炎帝裂血北斗燃骨

四明破骸天猷滅類神刀一下萬鬼自潰

赤靈丈人侍以玉女二人一女名華正一女名

攝精丈人着赤羅袍玉女二人上下黃衣所存

畢乃叱咤曰廟中鬼神速來使百邪請赤靈丈

人受斬死眾精卻千里此是三天前驅使者捕

鬼之法 並上

獼猴之鬼令人病瘧龜蠃之鬼令人鬼欺 抱朴子

害馬之神曰馬坂 通典注

廣博物志

卷之十五

六 三〇 高暉堂

目連至恒河邊見五百餓鬼羣來趨水有守水

鬼以鐵杖驅逐不得近於是諸鬼逕詣目連禮

目連足各問其罪一鬼曰我受此身常患熱渴

先聞恒河水清且涼歡喜趣之沸熱壞身試飲

一口五藏焦爛臭不可當何因緣故受如此罪

目連答曰汝先世時曾作相師相人吉凶少實

多虛或毀或譽自稱審諦以動人心詐惑欺誑

以來財利迷惑眾生失如意事復有一鬼言我

常為天祠有狗利牙赤白來啗我肉唯有骨在

風來吹起肉續復生狗復來啗此苦何因目連
答言汝前世作天祠王常教衆生殺羊以血祠
天汝自食肉是故今日以肉償之復有一鬼言
我常身上有糞周徧塗漫亦復啗之是罪何因
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婆羅門惡邪不信道人
乞食取鉢盛滿糞以飯著其上持與道人道人
持還以手食飯糞汗其手是故今日受如此罪
復有一鬼言我腹極大如甕咽喉手脚其細如
針不得飲食何因此苦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

廣博物志

卷之五

七

高暉堂

聚落王自恃豪貴飲酒縱橫輕欺餘人奪其飲
食餓困衆生復有一鬼言我常趣溷欲啗食糞
有大羣鬼捉杖驅我不得近厠口中爛臭饑困
無賴何因如此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佛圖主
有諸白衣供養衆僧供辦食具汝以麤供設客
僧細者自食復有一鬼言我身上徧滿生舌芥
來斫舌斷復續生如此不已何因故爾目連答
言汝前世時作道人衆僧差作蜜漿石蜜塊大
難消以斧斫之盜心啗一口以是因緣故來斫舌

也復有一鬼言我常有七枚熱鐵丸直入我口
入腹五歲焦爛出復還入何因故受此罪目連
答言汝前世時作沙彌行果菓子到自師所敬
其師故偏心多與實長七枚復有一鬼言常有
二熱鐵輪在我兩腋下轉身體焦爛何因故爾
目連答言汝前世時與衆生作餅盜心取二番
挾兩腋底故受此苦復有一鬼言我瘦九極大
如甕行時擔著肩上住則坐上進止患苦何因
故爾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市令常以輕解小

廣博物志

卷之五

八

高暉堂

手與他重稱太斗自取常自欲得大利於已侵
剋餘人復有一鬼言我常兩肩有眼胸有口鼻
常無有頭何因故爾目連答言汝前世時怕作
魁膾弟子若殺罪人時汝常歡喜心以繩著髻
挽之復有一鬼言我常有熱鐵針出入我身受
苦無賴何因故爾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調馬
師或作調象師象馬難制汝以鐵針刺脚又時
半遲亦以針刺復有一鬼言我身常有火出自
然懊惱何因故爾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國王

夫人更一夫人王甚幸愛常生妬心伺欲危害

值王卧起去時所愛夫人卧猶未起著衣即生

惡心正值作飾有熱麻油即以灌其腹上腹爛

即死故受此苦復有一鬼言我常有旋風迴轉

我身不得自在隨意東西心常惱悶何因故爾

目連答言汝前世時常作卜師或時實語或時

妄語或誑人心不得隨意復有一鬼言我身常

如塊肉無有脚手眼耳鼻等恒為蟲鳥所食罪

苦難堪何因故爾目連答言汝前世時常與他

廣博物志

卷之十五

九 高暉堂

樂墮兒胎復有一鬼言我常有熱鐵籠籠絡我

身焦熱懊惱何因受此目連答言汝前世時常

以羅網掩捕魚鳥復有一鬼言我常以物自蒙

籠頭亦常畏人來殺我心常怖懼不可堪忍何

因故爾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姪犯外色常畏

人見或畏其夫捉縛打殺或畏官法戮之都市

恐怖相續復有一鬼問言我受此身身上常有

銅瓶滿中洋銅手捉一杓取自灌頭舉體焦爛

如是受苦無數無量有何罪咎答言汝前世時

出家為道與僧飲食以一酥瓶私著餘處有客

道人來者不與之去已出酥行與舊僧此酥是

招提僧物一切有分此人藏隱雖與不等由是

緣故受此罪也

法苑珠林

文王晝卧夢人登城而呼已曰我東北陬之稿

骨也速以王禮葬我文王曰諾覺召吏視之信

有焉文王曰速以人君葬之吏曰此無主也請

以伍大夫文王曰吾夢中已許之矣奈何其倍

之也 買子

廣博物志

卷之十五

十一 高暉堂

杜伯名曰恒入為周大夫宣王之妾曰女鳩欲

通之杜伯不可女鳩訖之宣王曰竊與妾交宣

王信之使薛甫與司空錡殺杜伯其友左儒九

諫而王不聽後三年宣王遊囿田從人蒲野日

中見杜伯乘白馬素車朱冠起於道左執朱弓

彤矢射王中心折脊伏於弓衣而死 類之推選 冤記○王

濟事與此畧 同不重錄

顏淵子路共坐於門有鬼魅求見孔子其目若

日其形甚偉子路失冕口噤顏淵乃納履拔劍

而前於是化為蛇遂斬之 小談

齊莊公之時有士曰賓卑聚夢有吐子此之唾

其面惕然而寤終夜坐不自快明日召其友而

告之曰吾少好勇年六十而無所挫辱今夜辱

吾將索其形期得之則可不得將死之每朝與

其友俱立乎衢三日不得却而自殺 呂氏春秋

燕臣莊子儀無罪簡公殺之子儀曰死者無知

則已若其有知不出三年當使君見之明年簡

公祀於祖澤子儀起於道左荷朱杖擊公公死

廣博物志 卷之十五 十一 高暉堂

車上 頽之推 還究記

宋公鮑有疾祝曰夜姑掌將事於厲者厲鬼杖

楸而與之言曰何而案盛之不膏也何而芻犧

之不肥碩也何而珪璧之不中度量也而罪歟

其鮑之罪歟夜姑順色而對曰鮑身尚幼在襁

褓不預知焉審是掌之厲鬼舉楸而培之斃於

壇下 論衡

梁北有黎丘部有奇鬼焉喜効人之子侄昆弟

之狀邑丈人有之市而醉歸者黎丘之鬼効其

子之狀扶而道苦之丈人歸酒醒而謂其子曰

吾為汝父也豈謂不慈哉我醉汝道苦我何故

其子泣而觸地曰孽矣無此事也昔也往責於

東邑人可問也其父信之曰謔是必夫奇鬼也

我固嘗聞之矣明日端復飲於市欲遇而刺殺

之明日之市而醉甚其子恐其父之不能反也

遂逆迎之丈人望其真子拔劍而刺之 呂氏春秋

隴西辛道度者遊學至雍州城四五里北見一

廣博物志 卷之十五 十一 高暉堂

大宅有青衣女子在門度請門下求殮女子入

告秦女女命召入度趨入閣中秦女於西榻而

坐度稱姓名叙起居既畢命東榻而坐即治飲

饌食訖女謂度曰我秦閔王女出聘曹國不幸

無夫而亡來已二十三年獨居此宅今日君

來願為夫婦經三宿三日後女即自言曰君是

生人我鬼也共君宿葬此會可三宵不可久居

然茲信宿未悉綢繆既已分飛將何表信即命

取床後盒子開之取金枕一枚與度為信乃分

袂泣別卽遣青衣送出門外未逾數步不見舍

宇惟有一家度當時荒忙出走視其金枕在懷

乃無異變尋至秦國以枕於市貨之恰遇秦妃

東遊視見度賣金枕疑而索看詰度何處得來

度具以告妃聞悲泣不能自勝乃遣人發冢起

柩視之原葬悉在唯不見枕解體看之表情宛

若秦妃始信之歎曰我女大聖死經二十三年

猶能與生人交往此是我真女婿也遂封度為

駙馬都尉賜金帛車馬令還本國因此以來後

廣博物志 卷之五 十三 高暉堂

人名女婿為駙馬搜神記○談生盧充事同不重錄

梁緯枉殺段孝直孝直竟愬於漢景帝帝勅下

將梁緯往孝直墓所斬而祭之仍追贈尚書郎

守長安令故語云莫言鬼無身杜伯射宣王莫

言鬼無靈孝直訟生人此之謂也上

江夏劉次卿以正旦至市見一書生入市眾鬼

悉避劉問曰子有何術以至於此書生言我本

無術出之日家師以一丸藥絳囊裹之令以繫

臂防惡氣耳於是劉就書生借此藥至所見鬼

處諸鬼悉走荆楚以時記

漢九江何敞為交州刺史行部到蒼梧郡高安

縣暮宿鵠奔亭夜猶未半有一女從樓下出呼

曰妾姓蘇名娥字始珠本居廣信縣修里人早

失父母又無兄弟嫁與同縣施氏薄命夫死有

襍繒帛百二十疋及婢一人名致富妾孤窮羸

弱不能自振欲之傍縣賣繒從同縣男十王伯

賃車牛一乘直錢萬二千載妾并繒令致富執

轡乃以前年四月十日到此亭外於時日已向

廣博物志 卷之五 十四 高暉堂

暮行人斷絕不敢復進因卽留止致富暴得腹

痛妾之亭長舍乞漿取火亭長龔壽操戈持戟

來至車旁問妾曰夫人從何所來車上所載何

物丈夫安在何故獨行妾應曰何勞問之壽因

持妾臂曰少年愛有色冀可樂也妾懼怖不從

壽卽持刀刺脇下一創立死又刺致富亦死壽

掘樓下合理妾在下婢在上取財物去殺牛燒

車車缸及牛骨貯亭東空井中妾既冤死痛感

皇天無所告訴故來自歸於明使君敞曰今欲

發出汝屍以何為驗女曰妾上下著白衣青絲履猶未朽也願訪鄉里以骸骨歸死夫掘之果然敵乃馳還遣吏捕捉拷問具服下廣信縣驗問與娥語合壽父母兄弟悉捕繫獄敵表壽常律殺人不至族誅然壽為惡首隱密數年王法自所不免今鬼神訴者千載無一請皆斬之以明鬼神以助陰誅上報聽之

搜神記

陳仲舉徵時常行宿主人黃申家申家夜產仲舉不知夜三更有叩門者久許聞應云門裏有貴人不可前宜從後門往俄聞往者還門內者問之見何兒名何當幾歲還者曰是男兒名阿奴當十五歲又問曰後當若為死答曰為人作屋落地死仲舉聞此默志之後十五年為豫章太守遣吏往問昔見阿奴所在家云助東家作屋墮棟而死矣仲舉後果大貴

幽明錄○列異傳華歆魏舒晉

陽秋劉少事同不重錄

蔣濟為領軍其婦夢見亡兒涕泣曰死生異路我生時為卿相子孫今在地下為泰山五伯懼

皇天無所告近來自歸於明使君故曰八欲

惺困辱不可復言今太廟西詭士孫阿見召為泰山令願母為白侯屬阿令轉我得樂處言訖母忽寤明日以白濟濟曰夢為爾耳不足惟也然驚暮復夢我來迎新君止在廟下未發之頃明日來歸新君明日日中當發臨發多事不復暫得承辭於此侯氣彊難感悟故自訴於母願得歸侯遂道阿之形狀言甚備悉天明母重啟重啟云夢不足惟亦何惜不一驗之濟乃遣人侯雖廟下推問孫阿果得之形狀證驗如兒言

廣博物志 卷之五

十六 高暉堂

而太濟涕泣曰幾負我見於是乃見孫阿具語其事阿不懼當死而喜得為泰山令惟恐濟言不信也曰若如節下言阿之願也不知賢子欲得何職濟曰隨地下樂者與之阿曰輒當奉教乃厚賞之言訖遣還濟欲速知其驗從領軍門至廟下十步安一人以傳阿消息辰時傳阿心痛已時傳阿劇日中傳阿亡濟泣曰雖哀吾見之不幸且喜亡者有知後月餘見復來語母曰已得轉為錄事矣

列異傳

世傳費長房得符於壺公以是制服百鬼其後
鬼竊其符因以殺長房

糜竺家傍有古塚夜聞哭聲尋見一婦云漢末
為赤眉剖棺見剝乞弊衣自掩竺從其言復見
婦云君應遭火厄今遺君青蘆杖一枚奉報後
隣人見竺家有青氣如龍虺之形旬日火從庫
起燒其珠玉十分遺一火盛之時見青衣童子
十數個來撲火即滅拾遺記

穎川鍾繇字元常嘗數月不朝會意性異常或
廣博物志 卷之十五 七 高暉堂

問其故云常有好婦來美麗非凡問者曰必是
鬼物可殺之婦人後往不即前止戶外繇問何
以曰公有相殺意繇曰無此勤勤呼之乃入繇
斫之傷髀婦人即由以新綿拭血竟路明日使
人尋跡之至一大冢木中有好婦人形體如生
人著白練衫丹繡襖襠傷左髀以襠襠中綿拭
血搜神記

廣陵王瓊之為信安令在縣忽有一鬼自稱姓
蔡名伯喈或復談論誦尚書知古今靡所不諳

問是昔蔡邕不答云非也與之同姓耳問此伯
喈今何在云在天上或下作仙人飛來去受福
其快非復疇昔也齊諧

賈充仗吳時常屯項城軍中忽夫充所在帳下
都督周勤時晝眠夢見百餘人錄充引入一徑
動驚覺聞失充乃出尋索忽覩所夢之道遂往
宋之果見充行至一府舍侍衛甚盛府公南面
而坐聲色甚厲調充曰將亂吾家事者必爾與
苟勗既或吾子又亂吾孫間使任愷黜汝而不
廣博物志 卷之十五 六 高暉堂

去又使庾純詈汝而不改今吳寇當平汝方表
斬張華汝之暗慙皆類此也若不悛慎當且久
加誅充因叩頭流血府公曰汝所以延日月而
名器若此者皆得府之勲耳終當使係嗣死於
鐘簾之間大子斃於金酒之中小子困於枯木
之下苟勗爾亦宜同然其先德小濃故在汝後
數世之外國嗣亦替言畢命去充忽然得還管
顏色憔悴性理昏錯經日乃復至後謚死於鐘
下賈后服金酒而死賈千考竟用大杖終皆如

所言 搜神記

晉穎川荀澤以太元中亡恒形見還與婦畧國孔氏媿婉綢繆遂有姙焉十月而產產悉是水

異苑

晉鄒湛南陽人初湛常見一人自稱甄舒仲餘無所言如此非一久之乃悟曰吾宅西有積上取瓦其中必有死人甄舒仲者予舍西土瓦中人也檢之果然乃厚加殮殮畢夢此人來謝上宋岱為青州刺史禁淫祀著無鬼論有一書生

廣博物志

卷之十五

九 高暉堂

葛中脩刺請岱曰君絕我輩血食二十餘年君有青牛髯奴所以未得相困耳奴已叛牛已死今日得相加矣言絕而失明日岱死 語林○據神記阮瞻

事同不重錄

有士人買得鮮卑女名懷順自說其姑女為赤菟所魅始見一丈夫容質研淨著赤衣自云家在厠北女於是恒歌謠自得每至將夕輒結束去屋後其家伺候唯見有一株赤菟女手指環挂其菟上芟之而女號泣經宿遂死 異苑

昔有一老姥雨衣訪績斷失其鏤所在姥獨罵曰何物鬼擔去尸外即有應聲言暫借避雨實不偷鏤宜就覓之姥驚懼窺外畧無所見鏤尋獲上

吳興施續為尋陽督能言論有門生亦有理意常秉無鬼論忽有一黑衣白袷客來與共語遂及鬼神移日容辭屈乃曰君辭巧理不足僕即鬼也何以云無問鬼何以來答曰受使來取君期盡明日食時門生請乞酸苦鬼問有人似君

廣博物志

卷之十五

二十 高暉堂

者否門生云施續帳下都督與僕相似便與俱往與都督對坐鬼手中出一鐵鑿可尺餘安着都督頭便舉椎打之都督云頭覺微痛向來轉劇食頃便亡 換神記

晉王敬伯仕東宮為衛佐休假還鄉過吳維舟中渚登亭望月倚琴歌泫露之詩俄聞戶外有嗟賞聲見一女子入曰女郎悅君之琴願共撫之有項女郎至資質婉麗綽有餘態從以二少女一則向先至者女郎乃撫琴揮絃調韻哀雅

類今之登歌曰古所謂楚明君也惟嵇叔夜能
爲此聲自茲以來傳習數人而已復鼓琴歌遲
風之詞因嘆息久之乃命大婢酌酒小婢彈箏
篴作宛轉歌女郎脫頭上金釵扣琴絃而和之
意韻繁諧歌凡八曲敬伯惟憶二曲將去留綿
臥具繡香囊并佩一雙以遺敬伯敬伯報以牙
火籠玉琴軫旣別敬伯船至虎牢戍吳令劉惠
明者有愛女早世舟中亡臥具於敬伯船獲焉
敬伯具以告果於帳中得火籠琴軫女郎名妙
廣博物志

卷之十五

三 高暉堂

容字雅華大婢曰春條小婢曰桃枝皆善音相
繼卒 異苑

安定梁清字道修居楊州右尚方間桓徐州故
宅元嘉十四年二月數有異光仍聞擘蘿聲令
婢子松蘿往看見一人問云姓華名芙蓉爲六
甲至尊所使從太微紫宮下來過舊居乃習不
去或烏頭人身舉面是毛擲灑糞穢引弓射之
應弦而滅並有絳汁染箭又覩一物形如猴懸
在樹標令人刺中其髀墮地淹沒經日反從屋

上跛行就婢乞食團餅授之頓造二升經日衆
鬼羣至醜惡不可稱論松蘿牀帳塵石飛揚累
晨不息婢採菊路逢一鬼著衣幘乘馬衛從數
十馱採菊曰我是天上仙人勿名作鬼問何以
恒擲穢污答曰糞穢者錢財之象也投擲者速
遷之徵也頃之青果爲揚武將軍北虜郡太守
清獻毒旣久乃呼外國道人波羅壘誦咒文見
諸鬼怖懼踰垣穴壁而走皆作鳥聲於此都絕
在郡少時夜中松蘿復見威儀器械人衆數十
廣博物志

卷之五

三 高暉堂

一人戴幘送書粗紙有七十許字筆跡婉媚遠
擬羲獻又歌云生儂孔雀樓遙聞鳳凰鼓下我
鄒山頭彷彿見梁魯鬼有叔操喪哭泣答弔不
異世人鬼傳教曾乞松蘿一函書題云故孔修
之死罪白箋以弔其叔在叙致哀情甚有銓次
復云近往西方見一沙門自名大摩利問君消
息寄五丸香以相與之清先奉使燉煌憶見此
僧清有婢產於此遂絕上
元嘉中太山巢氏先爲湘縣令居晉陵家婢採

新忽有一人追之如相問訊遂共通情隨婢還家仍住不復去巢恐爲禍夜輒出婢聞與婢誦歌言語大小悉聞不使人見見者唯婢而已恒得錢物酒食日以充足每與飲吹笛而歌歌云閒夜寂已清長笛亮且鳴若欲知我者姓郭字長生

幽明錄

晉升平末故鄆縣老公有一女居深山餘杭廣求爲婦不許公後病死女上縣買棺行半道逢廣女具道情事女因曰窮逼君若能往家守父

廣博物志

卷之五

三三 高暉堂

屍湏吾還者便爲君妻廣許之女曰我欄中有楮可爲殺以飴作兒廣至女家但聞屋中有撫掌欣舞之聲廣披離見衆鬼在堂共捧弄公屍廣把杖大呼入門羣鬼盡走廣守屍取豬殺至夜見屍邊有老鬼伸手乞肉廣因捉其臂鬼不復得去持之愈堅但聞戶外有諸鬼共呼云老奴貪食至此甚快廣語老鬼殺公者必是汝可速還精神我當放汝汝若不還者終不置也老鬼曰我兒等殺公耳卽喚鬼子可還之公漸活

因放老鬼女載棺至相見驚悲因取女爲婦

錄

句章人至東野還暮不至門見路傍有小屋燈火因投寄止宿有一小女不欲與丈夫共宿呼隣家女自伴夜共彈琴篋至曉此人謝去問其姓字女不答彈琴而歌曰連綿葛上藤一緩復一組欲知我姓名姓陳名阿登

吳興袁乞妻臨終執乞手云我死君再娶不乞言不忍也旣而服竟更娶乞白日見其死婦語

廣博物志

卷之五

三三 高暉堂

之云君先結誓何負言因以刀割其陽雖不致死人性永廢

異苑

臨川聶包死數年忽詣南豐相沈道襲作歌其歌笑甚有倫次每歌輒作花上盈盈正聞行當歸不聞死復生事異辭惟

會稽賀思令善彈琴嘗夜在月中坐臨風撫奏忽有一人形器甚偉著械有慘色至其中庭稱善便與共語自云是嵇中散謂賀云卿下手極快但子古法未合因授以廣陵散賀因得之於

今不絕 幽明錄

宋高平金鄉張超與同縣翟願不和願以宋元嘉中為方與今忽為人所殺咸疑是超超後除縣職解官還家入山伐林翟兄銅烏執弓持矢并賞酒醴就山貺之斟酌已畢銅烏曰明府昔害民叔無緣同戴天日引弓射之即死銅烏其夜見超云我不殺汝叔枉見殘害今已上訴故來相報引刀刺之吐血而死 廣記

元嘉二十年王懷之丁母憂葬畢忽見樹上有廣博物志

卷之五

高暉堂

嫗頭戴大髮身披白羅裙足不踐柯亭然虛立還家叙述其女遂得暴疾面乃變作向樹杪鬼狀迺與麝香服之尋復如常世云麝香辟惡此其驗也 異苑

宋沈攸之在鎮米道珍嘗為屏陵令劉廓為荆州戶曹皆好圍碁日夜相就道珍元徽三年六月亡至數月廓坐齋中忽見一人以書授廓云朱屏陵書題云每思碁聚非意致闊方有來緣想能近顧廓讀畢失信所在寢疾尋卒 俗官舊事

梁天監元年武昌小吏顧總性昏憊不任事數為縣令鞭朴嘗鬱鬱懷憤因逃墟基之間彷徨惆悵不知所適忽有二黃衣顧見總曰劉君頽憶疇日周旋耶總曰弊宗乃顧氏先未曾面清顏何有周旋之問二人曰僕王粲徐幹也足下前生是劉楨為坤明侍中以納賂金謫為小吏公當自知矣然公言辭歷歷猶見記室音旨因出袖中軸書示之曰此君集也當諦視之總試省覽乃了然明悟便覺文思全涌其集人多有廣博物志

卷之五

高暉堂

本唯卒後數篇記得詩一章題云從駕遊幽厲宮却憶平生西園文會因寄地文府正郎蔡伯喈詩曰在漢繩綱緒溟瀆多騰湍煌煌魏英祖拯溺靜波瀾天紀已垂定邦人亦保完大開相公府掇拾盡幽蘭始從眾君子日侍賢王歡文王在春宮蒸孝踰問安監撫多餘暇園圃恣遊觀末臣戴簪筆翊聖從和鸞月出行殿涼珍水清露團天文信輝麗鏗鏘振琅玕被命仰為和頽已試所難弱質不自持危脆朽委殘豈意十

餘年陵寢梧楸寒今來坤明國再顧簪纓冠侍
遊于離宮足躡浮雲端却想西園時主死暫悲
酸君昔漢公卿木央冠羣賢儻若念平生覽此
同愴然其餘七篇傳者失本王粲謂總曰吾本
短小無何娶樂進女女似其父短小尤甚自別
君後改娶劉荆州女尋生一子荆州與字翁奴
今年十八長七尺三寸所恨未得參丈人也當
渠年十一與予同覽鏡予謂之曰汝首魁梧於
予渠立應予曰防風骨節尊卑不如白起頭小
廣博物志

卷之十五

三五 高暉堂

侍中爲小吏就他辛苦棄榮華願爺相念早相
見與兒買李市甘瓜誦訖總不覺涕泗交下因
爲一章寄嬌羞娘云憶兒貌念兒心望兒不見
淚沾襟時移世異難相見棄謝此生當重尋既
而王粲徐幹與總殷勤叙別乃遣劉楨集五卷
見縣令具陳其事令見楨集後詩驚口不可使
劉公幹爲小吏即解遣以賓禮待之後不知總
所在集亦尋失時人揚子弟皆曰死劉楨搗庇
得生願總可不修進哉 玄性錄

廣博物志

卷之十五

三五 高暉堂

而鏡予又謂曰汝長大當爲將又應予曰仲尼
三尺童子羞言霸道况承大人嚴訓敢措意於
斫刺乎予知其了了過人矣不知足下生來有
郎娘否良久沈思稍如相識因曰二君既是總
友人何計可脫小吏之厄徐幹曰君但執前集
訴於縣宰則脫矣總又問坤明是何國幹曰魏
武開國郡地也公昔爲其國侍中遽忘耶公在
坤明家累悉無恙賢小嬌羞娘有一篇奉憶昨
者已誦似丈人矣詩曰憶爺拋女不歸家不作

可以進二女笑曰既來叙會敢不同鵲衣紅綉
者西施也謂導曰適自廣陵渡江而至殆不可
堪深願思飲焉衣紫絹者夷光也謂導曰同宮
三妹久曠深幽與妾此行蓋為君子導語夷光
曰夫人之姊固為導匹乃指土烟曰此大人之
偶也夷光大笑而熟視之西施曰李郎風儀亦
足相匹夷光曰阿婦好容貌豈得動人合座喧
笑俱起就寢臨曉請去尚未天明西施謂導曰
妾本浣紗之女吳王之姬君固知之矣為越所
廣博物志

卷之十五

三九 高暉堂

遷妾落他人之手吳王歿後復居故國今吳王
已老不任妾等夷光是越王之女越昔貢吳王
者妾與夷光相愛坐則同席出則同車今者之
行亦因緣會言訖惘然導與土烟深感恨聞京
口曉鐘各執手曰後會無期西施以寶鈿一隻
留與導夷光折裙珠一隻亦贈土烟言訖共乘
寶車去如風兩音猶在耳頃刻無見時梁武帝
天監十一年七月也

窮性錄

王諱瑯琊人也仕梁為南康王記室亡後數年

妻子困於衣食歲暮諱見形謂婦曰我若得財
物當以相寄後月小女探得金指環一隻

集靈記

長白山西有夫人墓清河崔羅什弱冠有令望
被徵詣州道經於此忽見朱門粉壁樓閣相接
俄有一青衣出語什曰女郎須見崔郎什恍然
下馬兩重門內有一青衣通問引前什曰行李
之中忽重蒙厚命素旣不叙無宜深入青衣曰
女郎平陵劉府君之妻侍中吳質之女府君先
行故欲相見什遂前什就牀坐其女在戶東坐

廣博物志

卷之十五

三九 高暉堂

與什叙溫涼室內二婢秉燭女呼一婢令以玉
夾膝置什前什素有才藻頗善諷詠雖疑其非
人亦恆心好也女曰比見崔郎息駕庭樹皆若
吟嘯故入一叙玉顏什遂問曰魏帝與尊公書
稱尊公為元城令然否也女曰家君元城之日
妾生之歲什仍與論漢魏時事悉與魏史符合
言多不能備載什曰貴夫劉氏願告其名女曰
狂夫劉孔才之第二子名瑤字仲璋比有罪被
攝乃去不返什下牀辭出女曰從此十年當更

奉面什遂以玳瑁簪留之女以指上玉環贈什
什上馬行數十步回顧乃見一大家什屈歷下
以為不祥遂躬設齋以環布施天統末什為王
事所牽祭河隄于栢家家遂於幕下話斯事于
濟南奚叔布因下泣曰今歲乃是十年無何什
在園中食杏忽見一人云報女郎信俄即去合
一杏未盡而卒十二為郡功曹為州里推重及
死無不傷歎孫祖

揚帝夕泛舟北海忽見水上有小舟至乃後主
廣博物志 卷之十五 王 高暉堂

也帝起迎之後主曰聞開隋渠引洪河之水東
遊維揚因作詩以奏云隋室開茲水初心謀大
賒一千里力役百萬民吁嗟水殿不復返龍舟
成小瑕溢流隨隄岸濁浪噴黃沙兩人迎客至
二月柳飛花日脚沈雲外榆梢噪冥鴉如今遊
子俗異日便天家且樂人間景休尋海上槎人
喧舟艤呼風細錦帆斜莫言無後利千古壯京

華海山記

揚帝在江都嘗遊吳公宅鷄臺恍惚間與陳後

王相遇尚喚帝為殿下後主舞女數十許羅侍
左右中一人迥美帝屢目之後主云即麗華也
乃以綠文測海蠶酌紅梁新醞勸帝帝飲之甚
歡因請麗華舞玉樹後庭花麗華徐起終一曲
後主問帝蕭如何如此人帝曰春蘭秋菊各一
時之秀也 隋遺錄

廣博物志卷之十五 終
廣博物志 卷之十五 王 高暉堂

廣博物志卷之十六

隴西董斯張慕

茂苑吳晉卿訂

職官上

總職 諸京職

三公

宰相

尚書

神農之法一君二臣三佐四使言有虞氏官五十者孤矣

黃帝立四輔三公六卿三少二十有四官凡百

二十官有秩以之共理而視四民三公六卿即為九卿二十

四官與三少即二十七大夫靈樞有黃帝問少師則時有少師論語撰放云黃帝受地形象天

廣博物志

卷之十六

高暉堂

文以制官蓋至是各名位乃具

秋郊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

名官何故也郊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

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

為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

名大皞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

皞擊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

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

至者也青鳥氏司啟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

鳩氏司徒也鳴鳩氏司馬也鳩鳩氏司空也爽

鳩氏司寇也鷓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

雉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為

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

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

尼聞之見於郊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

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左傳

顓頊立九寺九卿路史

帝堯黃收純衣彤車白馬乃立三公六卿百揆

廣博物志

卷之十六

高暉堂

暨百執事上

官數唐六十員夏百二十員殷二百四十員周

內外官六萬三千六百七十五員通典○荀子云古者天子

千官諸侯百官

舜設三公四輔師保疑丞官不必備誰人也四輔

三公何故所謂聖王爭臣七人者建官惟百三

公九卿備矣王古書以舜湯為不用三公九卿

之世妄也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右疑丞所謂

四隣也夫傳以為前疑後丞左輔右拂其所謂

卿祿視次國之君此皆三公論道者故周六官

保即輔拂故漢周因之

禹立三公九卿百二十官三歲而考績五歲而定政

路史

聖王在上舉天下之高以為三公一國之高以為九卿一縣之高以為二十七大夫一卿之高以為八十一元士

淮南子

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大夫列士其相去何如

伊尹對曰三公者知通於大道應變而不窮辯

於萬物之情通於大道者也其言足以調陰陽

正四時節風雨如是者舉以為三公故三公之

廣博物志

卷之十六

三一 高暉堂

事常在於道也九卿者不失四時通於溝渠脩

隄防樹五穀通於地理者也能通不能通能利

不能利如此者舉以為九卿故九卿之事常在

於德也大夫者出人與民同衆取去與民同利

通於人事行猶舉繩不傷於言言之於世不害

於身通於關梁實於府庫如是者舉以為大夫

故大夫之事常在於仁也列士者知義而不失

其心事功而不獨專其賞忠政強諫而無有姦

詐去私立公而言有法度如是者舉以為列士

故列士之事常在於義也故道德仁義定而天

下正凡此四者明王臣而不臣湯曰何謂臣而

不臣伊尹對曰君之所不名臣者四諸父臣而

不名諸兄臣而不名先王之臣臣而不名盛德

之士臣而不名是謂大順也

論苑

伊尹曰三公調陰陽九卿通寒暑

晉志

天設三光以照認天子立公卿以明治故曰公

卿者四海之表儀神化之丹青也

鹽鐵論

周制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其訓曰三歲而小考

廣博物志

卷之十六

四 高暉堂

其功也小考者正職而行事也九歲而大考其

功也大考者黜無職而賞有功也

家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

以成仁司馬之官以成聖司寇之官以成義司

空之官以成禮

大戴禮

記曰司徒典民司空主地司馬順天天者施生

所以主兵何兵者為謀除害也所以全其生衛

其養也故兵稱天寇賊猛獸皆為除害者所主

也論語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司

馬主兵言馬者馬陽物乾之所為行兵用焉不以傷害為度故言馬也司徒主人不言徒人者徒衆也重民司空主土不言土言空者空尚王之何況於實以微見著

白虎通

內官不過九御外官不過九品

國語

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善治齊國之政以于霸王之諸侯晏子作色對曰官未具也臣數以聞而君不肯聽也故臣聞仲尼居處惰倦廉隅不正則季次原憲侍氣鬱而疾忘意不通則仲由十

廣博物志

卷之十六

五

高暉堂

高侍德不盛行不厚則顏回騫雍侍今君之朝臣萬人兵車千乘不善政之所失者衆矣未有能士敢以聞者臣故曰官未具也公曰寡人今欲從夫子而善齊國之政可乎對曰嬰聞國有具官然後其政可善昔吾先君桓公身體懈惰辭令不給則隰朋暉侍左右多過獄讞不中則弦甯暉侍田野不脩民氓不安則甯戚暉侍軍吏怠戎士偷則王子成甫暉侍居處佚怠左右攝畏繁乎樂省乎治則東鄙牙暉侍德義不中

信行衰微則管子暉侍先君能以人之長續其短以人之厚補其薄是以辭令窮遠而不逆兵加於有罪而不頓是故諸侯朝其德而天子致其胙今君之過失多矣未有一士以聞也故曰官不具公曰舍

晏子

水者司農也司農為姦朋黨比周以蔽主明退匿賢士絕滅公卿教民奢侈賓客交通不勸田事博戲鬪雞走狗弄馬長幼無禮大小相虐並為寇賊橫恣絕理司徒誅之齊桓是也行霸任

廣博物志

卷之十六

六

高暉堂

兵侵蔡蔡潰遂伐楚楚人降伏以安中國木者君之官也夫木者農也農者民也不順如叛則命司徒誅其率正矣故曰金勝木春秋繁露火者司馬也司馬為讒反言易辭以譖愆人內離骨肉之親外踈忠臣賢聖旋亡讒邪日昌魯上大夫季孫是也專權擅勢薄國威德反以忌惡譖愆其羣臣劫惑其君孔子為魯司寇據義行法季孫自消墮費邱城兵甲有差夫火者大朝有和讒茨惑其君執法誅之執法者水也故

曰水勝火

土者可營也可營為神王所為皆曰可王所言
皆曰善調順王指聽從為比進王所善以快王
意導王以邪陷王不義大為宮室多為臺榭雕
文刻鏤五色成光賦歛無度以奪民財多發繇
役以奪民時作事無極以奪民力百姓愁苦叛
去其國楚靈王是也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百
姓罷弊而叛反其身弑夫土者君之官也君大
奢侈過土大禮民叛矣其民叛其君窮矣故曰
廣博物志

卷之五

七 高暉堂

本勝土

金者可徒也司徒為賊內得於君外驕軍士專
權擅勢誅殺無罪侵伐暴虐攻戰妄取令不行
禁不止將率不親士卒不使兵弱地削令君有
耻則司馬誅之楚殺其司徒得臣是也得臣數
戰破敵內得於君驕蹇不卹其下卒不為使當
敵而弱以危楚國司馬誅之金者司徒司徒弱
不能使士眾則司馬誅之故曰火勝金
水者可寇也司寇為亂足恭小謹巧言令色聽

謂受賂阿黨不平慢令急誅誅殺無罪則司營
誅之營蕩是也為齊司寇太公封於齊問焉以
治國之要營蕩對曰任仁義而已太公曰任仁
義奈何營蕩對曰仁者愛人義者尊老太公曰
愛人尊老奈何營蕩對曰愛人者有子不食其
力尊老者妻長而夫拜之太公曰寡人欲以仁
義治齊今子以仁義亂齊寡人立而誅之以定
齊國夫水者執法司寇也執法附黨不平依法
刑人則司營誅之故曰土勝水

廣博物志

卷之六

八 高暉堂

東方者木農之本司農尚仁進經術之士道之
以帝王之路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執規而生至
溫潤不知地形肥瘠美惡立事生則因地之宜
召公是也親入南畝之中觀民墾草發溜耕種
五穀積蓄有餘家給人足倉庫克寔司馬食谷
司馬本朝也本朝者火也故曰木生水

南方者火也本朝司馬尚進賢聖之士上知天
文其形兆未見其萌芽未生昭然獨見存亡之
機得失之要治亂之源豫禁未然之前執炬而

長至忠厚仁輔翼其君周公是也成王幼弱周公相誅管叔蔡叔以定天下天下既寧以安君官者司營司營者土也故曰火生土

中央者土君官也司營尚信卑身賤體夙興夜寐稱述往古以厲王意明見成敗微諫納善防滅其惡絕源塞隙執繩而制四方至忠厚以信其君據義割恩太公是也應天因時之化威武強禦以成大理者司徒也司徒者金也故曰土生金

廣博物志

卷之十六

九

高暉堂

西方者金大理司徒也司徒尚義臣死君而衆人死父親有尊卑位有上下各死其事事不踰矩執權而伐兵不苟克取不苟得義而後行至廉而威質直剛毅子_{疑是}是也伐有罪討不義是以百姓附親邊境安寧寇賊不發邑無獄訟則親安執法者司寇也司寇者水也故曰金生水

壯方者水執法司寇也司寇尚禮君臣有位長幼有序朝廷有爵鄉黨以齒升降揖讓般伏拜

謁折旋中矩立而整折拱則抱鼓執衡而藏至清蕪平賂遺不受請謁不聽據法聽訟無有所阿孔子是也為魯司寇斷獄屯屯與衆共之不敢自專是死者不恨生者不怨百工維時以成器械器械既成以給司農司農者田官也田官者木故曰水生木

並上

先王制法建官授任則置副佐陳師命將則立監貳宣命遣使則設介副當難則權足相濟員缺則才足相代韓信代趙張耳為貳馬援討越

廣博物志

卷之十六

十

高暉堂

劉隆副車

魏何昌奏

司馬主天司空主土司徒主人故陰陽不和四時不節星辰失度災變非常則責之司馬山陵崩竭川谷不流五穀不殖草木不茂則責之司空君臣不正人道不和國多盜賊下怨其上則責之司徒故三公典其職憂其分舉其辯明其隱此三公之任也

韓詩外傳

宰爵知賓客祭祀饗食犧牲牢之數司徒知百宗城郭立器之數司馬知師旅甲兵乘白之數

脩憲命審詩商禁淫聲以時順脩使夷俗和音
不敢亂雅大師之事也脩堤梁通溝澮行水滌
安水藏以時決塞歲雖凶敗水旱使民有所耘
艾司空之事也相高下視肥瘠序五種省農功
謹畜藏以時順脩使農夫僕力而寡能治田之
事也脩火憲養山林藪澤草木魚鱉百索以時
禁祭使國家足用而財物不屈虞師之事也順
州里定廛宅養六畜開樹藝勸教化趨孝悌以
順時脩使百姓順命安樂處鄉鄉師之事也論
廣博物志

卷之十六

十一 高暉堂

美風俗兼覆而調一之辟公之事也全道德致
隆高綦文理一天下震宅未使天下莫不順比
從服天王之事也故政事亂則冢宰之罪也國
家失俗則辟公之過也天下不一諸侯俗反則
天王非其人也荀子
王者官人有九等一曰師二曰友三曰大臣四
曰左右五曰侍御六曰廩役知足以為源泉行
足以為儀表問馬則應求馬則侍者為之師智
足以為礪礪行足以為輔助明於進賢敢於退
廣博物志

卷之十六

十一 高暉堂

百工審時事辨功苦尚完利便備用使雕琢文
采不敢專造於家王師之事也相陰陽占祲兆
鑽龜陳卦王禳禱五卜知其吉凶妖祥僂巫跛
擊之事也脩採清易道路謹盜賊平室律以時
順脩使賓旅安而貨財通治市之事也并急禁
捍防淫除和戮之以五刑使暴悍以變姦邪不
作司寇之事也本政教正法則兼聽而時稽之
度其功勞論其慶賞以時慎脩使百吏勉盡而
衆庶不偷冢宰之事也論禮樂正身行廣教化

行唯言之聽睚眦之間事君者厥役也

賈誼新書

天興元年置八部大夫散騎常侍待詔等官其

八部大夫於皇城四維面置壹人以擬八座謂

之八國常侍置左右出入王命三年置八博

士官典煑煉百藥天錫元年八月初置六謁官

准古六卿其秩五品屬官有大夫秩六品大夫

屬官有元士秩七品元士屬官有置令長秩八

品令長屬官有署丞秩九品又減五等之爵始

分爲四曰王公侯子除伯男二號四帝欲法純

廣博物志

卷之十六

三

高暉堂

質每於定制官號多不依周漢舊名或取諸身

或取諸物或以民事皆擬遠古雲鳥之義諸曹

走使謂之鳧鴨取飛之迅疾也以伺察候占官

謂之白鷺亦取其延頸遠望也自餘之官義皆

類此神瑞元年春置八大夫官大人下置三屬

官總理萬機故世號八公大帝二年夏置六部

大人官有天地東南西北部皆以諸侯爲之大

人置三屬官自太祖至高祖其內外百官屢有

減置或出當時不爲常目如萬騎飛鳩常忠直

意將軍之徒是也

後書書

凡諸官稱師自伏羲龍師始諸官稱史亦自伏

羲置史官始諸官稱監自軒轅置左右太監始

諸官稱正自顓頊置南北正始諸官稱司亦自

軒轅置司徒始諸官稱大夫自堯設司徒屬大

夫始諸官稱典自舜命夔典樂始諸官稱大稱

少自商湯設太傅少傅始諸官稱令自楚若敖

置令尹始諸官稱尉自晉武公置軍尉始諸官

稱丞自秦獻公置丞相始諸官稱郎自秦武王

廣博物志

卷之十六

三

高暉堂

置常侍郎始諸官稱事自秦始皇置給事始諸

官稱使自漢武帝稱都水使始諸官稱知自後

魏太武置叅知政事始

物原

執笏始于宇文周保定四年紫紵綠袍始于隋

大業六年

上

商容嘗執羽籥馮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遂

去伏於太行及武王克殷立爲天子欲以爲三

公商容辭曰吾常馮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

愚也不能而隱無勇也愚且無勇不足以備乎

三公遂固辭不受命 韓詩外傳

袁盎親於景帝秣馬不過一駟公孫弘卽三公

之位家不過十乘當世置囂非患儒之鷄庶患

在位者之虎飽鷄咽於求覽無所予遣耳 論

黃憲字叔度同郡陳蕃爲三公臨朝歎曰叔度

若在吾不敢先佩綬 後漢書

靈帝欲以羊續爲太尉時拜三公者皆輸東園

錢千萬中使督之續乃舉縑袍以示之曰臣之

所資惟斯而已故不登公位 上○又古今善言云續出黃紙補袍

廣博物志 卷之十六

以示使人時人謠曰天下清若羊續袍

景勅中洛陽城東橋城西橋洛水浮橋三柱三

折二柱三公象也時徃役大興三公垂頭隱匿

故也 魚豨魏畧

何會議太子少傅當稱臣拜荀顛曰太之與少

自二傅之名次耳非於天子有輕重也詔曰秦

漢以來舊章廢滅隨時改作其舊不可依用宜

準古義遂定二傅不拜 晉書

部祚領太子少師肅宗幼弱祚懷一黃鴈出奉

肅宗時趙桃子深爲世宗所信祚私事之人號

爲桃子僕射黃鴈少師 後魏書○以下宰相

管仲妾靖云罍子生五歲而佐禹曹大家云皋

子者臯陶之子伯益也

夷齊之諫周公曰義士王欲以爲左相去之王

摩子往難之遂不食而死 列士傳

晏子相齊衣十升之布脫粟之食五卯苜蓿菜而

已 晏子

晏子相齊燕之遊士有泯子午者南見晏子於

廣博物志 卷之十六

齊言有文章術有條理巨可以補國細可以益

晏子者三百篇睹晏子恐懼而不能言晏子假

之以悲色開之以禮顏然後能盡其復也客退

晏子直席而坐廢朝後時在側者曰嚮者燕客

侍夫子胡爲憂也晏子曰燕萬乘之國也齊千

里之塗也泯子午以萬乘之國爲不足說以千

里之塗爲不足遠則是千里人之上也且不能

殫其言於我况齊人之懷害而死者乎 上

公儀休相魯魯君死左右請閉門公儀休曰止

池淵吾不稅蒙山吾不賦苛令吾不布吾已閉心矣何閉門哉說苑

遠伯玉為相子貢觀之曰何以治國曰以弗治

治之於是簡子欲伐衛使史黯往覲焉還報曰

遠伯玉為相未可以加兵淮南子

孟獻伯相魯堂下生藿藜門外長荆棘晉無衣

帛之妾居不粟馬出不從車叔向聞之以告苗

賁皇賁皇非之曰是出王之爵祿以附下也韓非子

子產相鄭往見壺丘子林與其弟子坐必以年

廣博物志 卷之十六 高暉堂

是倚其相於門也夫相萬乘之國而能遺之謀

志論行而以心與人相索其唯子產乎故相鄭

十八年刑三人殺二人桃李之垂於行者莫之

援也錐刀之遺於道者莫之舉也呂覽

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荆仲尼聞之使人往視

還曰廊下有二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

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於湯武并二十五

人之力力於彭祖以治天下其固免矣乎說苑

孫叔敖相楚橫車牝馬糲餅菜羹韓子

孫叔敖決水以灌雲婁而莊王知其可相

百里相秦名存雀簷蕭張輔沛姓在河書北齊書

靖節君相齊與故人久語則故人富懷左右則

則左右重人語懷刷小資也猶以成富况以吏

勢乎韓子

田嬰相齊人有說王者曰終歲之計王不一以

數日之間自聽之則無以知吏之姦邪得失也

王曰善田嬰聞之即遽請於王而聽其計王將

聽之矣田嬰令官具押券斗石參升之計王自

廣博物志 卷之十六 高暉堂

聽計計不勝聽罷食後復坐不復暮食矣田嬰

復謂曰羣臣所終歲日夜不敢偷怠之事也王

以一夕聽之則羣臣有為勸勉矣王曰諾俄而

王已睡吏盡掄刀削其押券升石上

魏安齋王問于順曰馬回之為人雖少才又梗

梗亮直有大丈夫之節吾欲以為相可乎答曰

知臣莫若君何有不可至於亮直之節臣未明

也王曰何故答曰聞諸孫卿云其為人也六月

而豕視百必體方而心圓每以其法相人千百

不失臣見回非不備其體幹也然甚疑其口王
卒用之三月果以誦得罪孔叢子

東閭子嘗富貴而後乞人問之曰公何為如是

曰我自知吾嘗相六七年未嘗薦一人也吾嘗

富三千萬者再未嘗富一人也不知士出身之

咎然也說苑

孟卯妻其嫂有五子焉然而相魏寧其危解其

患景陽淫酒被髮而御於婦人咸服諸侯淮南子

李斯相秦荀卿為之不食鹽鐵論

廣博物志

卷之十六

九三高暉堂

上常輕服為微行時丞相公孫弘數諫弗從弘

謂其子曰吾年已八十餘陛下擢為宰相士猶

為知已死况不世之君乎今陛下微行不已社

稷必危吾雖不逮史魚冀萬一能以尸諫因自

殺上聞而悲之自為誄西京雜記

平津侯自以布衣為宰相乃開東閣管客館以

招天下之士其一曰欽賢館以待大賢次曰翹

材館以待大才次曰接士館以待國士其有德

任毗贊佐理陰陽者處欽賢之館其有才堪九

列將軍二千石者居翹材之館其有一介之善
一方之藝居接士之館而躬自菲薄所得俸祿
以奉待之上

東海王越為太傅問王尼何以獨不拜尼數越

事事非宰相以是不拜晉書

王尼見太傅越曰公負尼物越答初不識此事

尼曰昔楚人失布謂令尹盜者以令尹執政不

能奉禮率法至使盜賊公行則是與自盜無異

也尼合資財軍寇掇畧公為宰輔未能禁賊令

廣博物志

卷之十六

十三高暉堂

尼窮困是亦明公負物也越意解大笑與尼絹

五十疋上

沙門惠琳嘗著均善論頗貶裁佛法其歸以為

六度與五教並行信順與慈悲齊立文帝見論

賞之元嘉中遂參權要朝廷大事皆與議焉會

稽孔顛常詣之遇賓客填咽暄涼而已顛慨然

曰途有黑衣宰相可謂冠履失所矣南史

元善以高類有宰相之具常言於上曰楊素粗

踈蘇威怯慙元昊正似烏耳可以付社稷者唯

獨高頰上初

戴驩為宋太宰夜使人曰吾聞數夜有乘輜車

至李史門者謹為我伺之使人報曰不見輜車

見有奉筭而與李史語者有問李史受筭

遣伺 故是奉筭本令伺奉筭 彼當易兵辭○韓非子

商太宰使少庶子之市顧反而問之何見於市

對曰市南門之外甚衆牛車太宰因召市吏而

謂之曰市門之外何多牛矢市吏甚怪太宰知

之疾也乃悚懼其所也

廣博物志

卷之十六

三

高暉堂

三九

褚炫為吏部尚書炫居身清正門庭蕭索賓客

罕得出入左右常捧一黃紙幅風吹紙剝殆盡

南齊書

何戡字慧景為吏部尚書加驍騎將軍戡美姿

儀動止與褚淵相慕時人呼為小褚公

張緒字思曼為吏部尚書每朝見太祖目送之

謂王儉曰緒以位尊我我以德貴緒

並上

何敬容為吏部尚書性矜莊衣冠鮮麗梁武帝

雖衣浣衣而左右衣必須鮮潔嘗有侍臣衣帶

巷摺帝怒曰卿衣帶如繩欲何所縛敬容希旨

旨以膠清刷鬢衣袞不整伏床熨之暑月肯為

之焦

梁書

庾仲文性好潔為吏部尚書用少府卿劉道錫

為廣州刺史道錫至鎮餉白檀牽車嘗自乘馬

或以白文帝帝見問曰道錫餉卿小車裝飾甚

嚴麗有之乎仲文懼起謝

南史

何昌寓為吏部尚書有姓閔求官者昌寓問君

是誰後對曰子騫後昌寓掩口笑曰遙遙華

廣博物志

卷之十六

三

高暉堂

三九

元脩義為吏部尚書唯事貨賄官之大小皆有

定價中散大夫高居呼為京師白刼

後魏書

段孝言為吏部尚書孝言既無深鑒又待物不

平抽擢之徒非賄則舊有將作丞崔成忽於眾

中抗言曰尚書天下尚書豈獨段家尚書也孝

言無辭以答唯厲色遣下而已

北齊書

魏舒為司徒有周震者屢為三公府辟辟書下

公輒亡時人號為殺公掾及舒命之竟無他也

書

梁武伐齊袁昂不屈後梁以為民部尚書帝謂

曰齊明帝用卿為黑頭尚書我用卿為白頭尚

書良以多規對曰臣生四十七年於茲矣四十

以前臣之自有七年以後陛下所養七歲尚書

未為晚達帝曰士固不妄有名梁書

張陵官尚書梁冀帶劍入省陵訶叱令出劾奏

冀弟不疑舉陵孝廉謂曰舉君適以自伐也陵

對曰明府不以陵不肖誤見擢序今申公憲以

廣博物志 卷之十六 高暉堂

答私恩後漢書

桓階為尚書文帝行幸見諸少子無禪上博手

曰長者子無禪是日拜三子為黃門郎別傳

黃香遷僕射月餘為尚書令增秩二千石上措

其幹用臺閣舊習遂見尊重香亦勤力憂公畏

慎周密每月奏議所建畫未見浣布後漢書

明帝車駕卒至尚書門陳矯跪問曰陛下欲何

之帝曰欲案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

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其職則請就黜退帝慙

回車魏志

王璜之為五兵尚書未嘗請一朝貴江湛謂何

偃曰王璜之今便是朝隱梁書

古弼為尚書令大武大閭將校獵於河西弼晉

守詔以肥馬給騎人弼命給弱者世祖大怒曰

尖頭奴敢裁量朕也朕還臺先斬此奴弼頭尖

世祖常各之曰筆頭是以時人呼為筆公魏書

何胤為左民尚書後辭官隱於若耶山雲門寺

勅給白衣尚書祿胤固辭梁書

廣博物志 卷之十六 高暉堂

孝文初王疑為南部尚書時南州多事李訢鄧

宗慶等號為明察並見誅戮而疑委隨不斷卒

得自保時人為之語曰寔寔寔昏終得保存史

羊侃為都官尚書宦者張僧胤候侃侃曰我牀

非闍人所坐竟不前之時論美其真正梁書

江淹幼孤貧常採薪以養母曾於樵所得貂蟬

一具將鬻以供養其母母曰此乃汝之休徵也

汝才行若此豈長貧賤可留待得侍中著之後

果拜侍中 齊書

江夏王義恭性愛古物常遍就朝求之侍中何勗已有所送而王徵索不已何意不平常出行於道中見狗枷敗犢鼻乃命左右取之還以箱繫送之賤云承復須古物今奉李斯狗枷相如犢鼻 宋拾遺

李元忠為侍中唯以聲酒自娛每言寧無食不可使無酒元忠常為太常卿後自中書令復求為太常以其有音樂而多美酒故神武欲用為

廣博物志 卷之十六 高暉堂

僕射文襄言其放達常醉不可委以臺閣其子聞之請節酒元忠曰我謂作僕射不勝飲酒樂汝愛僕射時宜勿飲酒 北史

隋文帝以沙門彥崇為學士命僧以官始此 錄

後魏羅結世祖初為散騎常侍遷侍中年一百

七歲精之不衰詔聽歸老太寧中賜東川為居

業并為築城即號曰羅侯城

梁蕭暎為北徐州刺史及徵將還鍾離入顯思

遠挺又行部伍中暎見其甚老使人問之對曰

年一百一十二歲凡七娶有子十二死亡畧盡今唯小者已六十又無孫息家闕養乏是以行役暎大異之召賜之食食兼於人檢其頭有肉角長寸遂命後舟載還都謁見天子與之言往事多異所傳擢為散騎侍郎賜以俸宅朝夕進見年百二十卒 南史

傅咸為尚書左丞剛簡有大節疾惡如讐嘗揚濟與書曰生子痴了公事了事正作癡復為快耳

廣博物志 卷之十六 高暉堂

左承總司天臺維正入座此未易居以君盡性而處任益不易也咸答曰衛公云酒色之殺人此甚於作直坐酒色死人不為悔逆畏以直致禍此由心不直正欲以苟且為明哲耳自古以直致禍者當自矯枉過直或不忠允欲以亢厲為聲故致忿耳安有慳慳為忠益而當見疾乎

崔洪字良伯少以清厲顯名武帝世為尚書左

丞時人語曰叢生棘刺來自博陵在南為鷄在

青

壯為鷹上

劉覽字孝智為尚書左丞性聰敏尚書令史七百人一見並記名姓當官清正無所私姊夫御史中丞褚湮從兄吏部郎孝綽在職頗通賊貨覽劾奏並免官孝綽怨之嘗謂人曰犬齧行路覽噬家人南史

尚書令符雅為人樂施乞人填門嘗曰天下物何常吾今日富後日貧耳忽一日不施則意不忝時人為之語曰不為權翼富寧作符雅貧十六

廣博物志

卷之十六

高暉堂

國春

王僧虔為尚書令嘗為飛白書題尚書省薛曰圓行方止物之定質脩之不已則溢高之不已則慄馳之不已則質弘之不已則迭是故去之宜疾當時嗟賞以比座右銘南史

王敬弘為尚書僕射關署文案初不省讀上嘗問獄敬弘不對上問左右何不以訊牒付僕射敬弘曰臣乃得訊牒讀之政自不解上

馮豹拜尚書郎每奏事未得報俯伏省閣從昏

至明肅宗聞而嘉之使黃門持被覆豹勅令勿驚後漢書

何尚之遷吏部郎告休定省傾朝送別於沼渚及至郡叔度謂曰聞汝來此傾朝相送可幾客答曰殆數百人叔度笑曰此是送吏部郎耳非謂何彥德也齊書

何尚之在選日有人求為吏部郎尚之歎曰此敝俗也官當圖人人安得圖官時顏延之在坐笑曰我聞古者官人以才今官人以勢彼勢之廣博物志

卷之十六

南史

高暉堂

章世康在吏部十餘年時稱燕平常有止足之志謂子弟曰祿豈煩多防澗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隋書

顧憲之為吏部郎初其祖凱之嘗為吏部於庭植嘉樹謂人曰吾為憲之種耳至是憲之果為此官梁書

陸慧曉除尚書殿中郎隣族來相賀慧曉舉酒曰陸慧曉年踰三十頰父領選始作尚書郎卿

輩乃復以為慶耶齊書

梁武帝問吏部尚書徐勉求一有學藝解朝儀

曹郎勉曰孔休源識見清通詳練故事自晉宋

起居注誦畧上口武帝亦素聞之即日除尚書

儀曹郎多所改作每建訪前事休源即以所誦

記隨機斷决曾無疑滯吏部任昉嘗謂之孔獨

誦南史

卞彬除南海王國郎中令尚書比部郎彬性飲

酒以瓠壺瓢勺梳皮為肴著帛冠十二年不改

廣博物志 卷之十六 元 高暉堂

易以大瓠為火籠什物多諸詭異自稱卞出居

婦為傳蠶室或諫曰卿都不持操名器何由得

升彬曰擲五木子十擲輒變豈復是擲子之相

吾好擲正極此耳南齊書

袁聿脩字叔德在官廉慎為尚書郎十年未嘗

受斗酒之饋尚書邢邵與聿脩舊款每於省中

語戲嘗呼聿脩為清郎太寧初聿脩以太常少

卿出使巡省經兗州時邢邵為刺史別後遣送

白紬為信聿脩不受與邵書云今日仰遇有異

常行願得此心不貽厚責邵亦折然領解報書

云一日之贈率爾不思謹承來旨吾無間然弟

昔為清郎今日復作清卿矣北齊書

孔邊為齊尚書儀曹郎屢儀闕禮多見信納上

謂王儉曰孔邊真所為儀曹也南史

後周裴俠為工部中大夫疾沉頓忽聞五更鼓

驚起曰可向府耶遂瘳晉公護曰危篤如此不

廢夏公聞鼓聲疾遂愈意天祐其勤也北史

李肅字彥邕位員外常侍初諂附侍中元暉後

廣博物志 卷之十六 元 高暉堂

以左道事侍中穆紹常裸身被髮畫腹銜刀於

隱屏為紹求福故紹愛之上

何胤字子季為國子祭酒與太子中庶子王瑩

並為侍中時胤單作祭酒疑所服陸澄博古多

該亦不能據遂以玄服臨試爾後詳議乃用朱

服祭酒朱服自此始南史

丘靈鞠領東觀祭酒曰人居官願數遷使我終

身為祭酒不恨

孔廣字湛源美容止善吐論張緒數詰之每數

云孔廣使我成輕薄祭酒鮑生

韓子熙除國子祭酒使百官並給兵刀時以祭

酒開務止給二人或有令其陳請者子熙曰朝

廷自不與祭酒兵何關韓子熙事北史

甄宇北海人為州從事徵拜博士每臘詔書賜

博士一羊羊有大小肥瘦宇先自取其一瘦者

後召會詔問瘦羊甄博士東觀漢記

文宣在晉陽太子監國集諸儒講孝經謂助教

許散愁曰先生在世何以自資答曰散愁自少

廣博物志 卷之六 高暉堂

以來不登變童之牀不入季女之室服膺簡策

不知老之將至平生素懷若斯而已太子曰顏

子縮屋稱貞柳下嫗而不亂未若此翁白首不

娶者也乃賈絹百疋北史

陳後王在東京欲以江總為詹事孔奐曰江總

有潘陸之才而無園綺之實輔弼儲貳切謂非

宜後王深以為恨乃自言於宣帝將許之奐乃

奏曰江總文華之人今皇太子文華不少無藉

於總如巨愚見願選敦重之才以居輔導帝曰

誰可與曰都官尚書王廓立性敦敏可以居之

時後王在側乃曰廊王泰之子不居太子詹事

奐又曰宋朝范曄即范泰之子亦為太子詹事

後王固爭之遂以總為詹事陳書

徐勉門客有虞高者求五官詹事勉正色谷曰

今夕只可談風月不宜及公事時人服之南史

蕭惠開家雖貴戚而車服簡素初為祕書著作

並名家年少惠開意趣與之多不同比肩三年

不共語宋書

廣博物志 卷之六 高暉堂

梁朝貴遊子弟多無學術諺云土車不落則著

作體中何如則祕書家訓

柳詵煬帝嗣以拜祕書監退朝之後便命入閣

言宴諷讀終日而罷帝每與嬪后對酒時逢興

會輒遣命之至與同榻共席親若友朋帝猶恨

不能夜召於是命刻木偶人施關機能坐起拜

伏以象豈帝每月中對酒輒令宮人置之於坐

與相酬酢而為歡笑隋書音記

劉禪之父翼字小心為著作郎峭直有行嘗回

折僚友短退無餘訾李百藥曰子翼嘗人多不

憾

杜臺卿患聾不任吏職請脩史上許之拜著作

郎並上

趙孝以父田禾將軍任為郎每告歸白衣步擔

嘗從長安還欲止郵亭亭長聞孝當過灑掃待

之孝既到長不肯內因問曰田禾將軍子何時

到孝曰尋到矣顯宗皇帝聞孝名詔拜諫議大

夫遷衛尉風俗通

唐博物志

卷之十六

三五 高暉堂

秦黃門郎古成詵風韻秀舉確然不羣每以天

下是非為已任時京兆帝高慕阮籍之為人居

母喪彈琴飲酒詵聞而泣曰吾當私及斬之以

崇風教遂持劔求高高懼逃匿終身不敢見詵

晉書

司馬膺之神氣甚高性方古舊與楊惛同為黃

門郎至惛為尚書令抗禮如初曾路逢惛威儀

導引乃於樹下側避惛望見令呼謂曰兄何意

避弟膺之曰我自避赤棒本不避卿惛甚重之

世齊

王遵業有譽當時與中書令陳郡袁翻尚書瑯

琊王誦並領黃門郎號曰三哲時政歸門下世

謂待中黃門為小宰相而遵業從容恬素若處

丘園常着穿角履好事者多毀新履以學之世

孔臧仲尼之後遷御史大夫辭曰臣代以經學

為家乞為太常專脩家業漢武遂用之

宣秉字巨公為御史中丞遷司隸校尉秉性節

約常布服被蔬食瓦器帝嘗幸其府舍見而嘆

唐博物志

卷之十六

三五 高暉堂

曰楚國二龔不如雲陽宣巨公即賜布帛帳幃

後漢書

王僧虔為御史中丞甲族由來多不居憲臺僧

虔為此官乃曰此是烏衣郎坐處南史

張緬為中丞號為勁直梁武帝遣圖其形於臺

省以勵當官上

元仲景性巖峭孝莊時庶御史中尉京師肅然

每向臺陌駕赤牛時人號赤牛中尉北史

李膺為侍御史青州凡六郡唯陳仲舉為樂安

視事其餘皆病七十縣並棄官遁去其威風如
此商芸小說

後魏河間邢山賓遷殿中侍御史嘗有疾策山
祇杖帝問此何杖答曰巨源杖太武諱肅故言
焉談數

始李彪為中尉號為嚴酷以茲款難得乃為木
子擊其脇肢氣絕而復屬者時有焉北史

汝南何比干字少卿為汝陰縣獄吏決曹掾平
活數千人後為丹陽都尉獄無冤囚淮汝號曰

廣博物志 卷之六 重言 高暉堂

何公征和三年三月辛亥天大陰雨比干在家

日中夢貴客車騎滿門覺以語妻語未已而門
有老姬可八十餘頭白求寄避雨雨甚而衣履

不露漬雨止送出門乃謂比干曰公有陰德今
天錫君策以廣公之子孫因出懷中符策狀如

簡長九寸凡九百九十枚以授比干曰子孫佩
印綬者當隨此算壻東行忽不見自此于以下

與張氏俱授靈瑞累世為名族三輔舊語曰何
氏策張氏鈞也三輔失錄

盛吉為廷尉每至冬月罪囚當斷其妻持燭吉
持丹筆相向垂淚會稽典錄

顧榮字彥先以南土秀望累遷廷尉正晉書
顧協少清介有志操初為廷尉正冬服單薄寺

卿蔡法度欲解福與之揮其清嚴不敢發口謂
人曰我願解身上福與顧郎顧郎難衣食者竟

不敢以遺之南史

張永累遷廷尉上謂曰卿既與釋之同姓欲使
天下復無冤人上

廣博物志 卷之十六 重言 高暉堂

宋世軌為廷尉少卿時大理正蘇珍之亦以平
幹知名寺中為之語曰決定嫌疑蘇珍之視表

見裏宋世軌時人以為寺中二絕也北齊書
東郡商鏗名子為外臣外臣任為廷尉評鏗入

謝恩武帝問卿名子外臣何為令其入仕鏗答
曰外臣生於齊季故人思匿跡今幸遭聖代草

澤無復遺人上大悅太平廣記
太傅汝南陳蕃仲舉去光祿勳還到臨穎巨陵

亭從者擊亭卒數下亭長閉門收其諸生入客

皆獸毒痛欲復收蕃蕃曰我故大臣有罪州郡尚當先請今約勅見客無素幸皆坐之何謂乃

欲相及相守數時會行亭掾至因乃得免時令范伯弟即殺其亭長風俗通

張子孝平陵人性矜嚴非禮不動遇妻子若嚴

石三輔以為儀表人或謂之詐子孝曰我誠詐

也人皆詐惡我獨詐善不亦可乎為光祿數諫

正嘗乘白馬上每有異政輒言白馬生且復諫矣續漢書

廣博物志 卷之十六 高暉堂

王遠為光祿勳宋世為之語曰王遠如屏風屈

曲能蔽風露齊書

劉愷為太常論議常引正大義諸儒為之語曰

難經伉伉劉太常華陽後漢書

祭形為太僕光武嘗謂形可屬以重任從東巡

守過魯坐孔子講堂顧指子路室謂左右曰此

太僕之室太僕吾之禦侮也上

阮修字宣子王敦時為鴻臚卿謂修曰卿常無

食鴻臚丞差有祿能作不修曰亦復可爾耳遂

為之晉書

李安世天安初為王客令齊使劉纘來聘纘呼

安世為典客安世曰三代不共禮五帝各異樂

安得以亡秦之官稱於上國纘曰世異之號凡

有幾也安世曰周謂掌客秦改典客漢名鴻臚

今曰王客君等不欲影響文武而殷勤亡秦魏書

永明元年熒惑入紫微時中書通事舍人四人

各任一省謂之四戶既總重權勢傾天下會玄

象失度太史奏宜脩福禳之太尉王儉謂帝曰

廣博物志 卷之十六 高暉堂

天文乖忤此由四戶仍其舍人王文明等奏之

南齊書

荀士遜好學世祖時轉中書舍人狀貌甚醜以

文辭見用曾有事瀕奏值世祖在後庭因左右

轉通者不得士遜姓名乃云醜舍人世祖曰必

士遜也看封題果是內人莫不折矣北齊書

孝明之世讀蘇武傳見武官名曰移中監以問

百官百官不知論衡

虞玩之高帝鎮東府朝廷致敬玩之為少府猶

躡屐造席高帝取屐視之問曰卿此屐已幾載
玩之曰初釋褐拜征北行佐買之者已三十年
貧士竟不辨易高帝咨嗟因賜以新屐玩之不
受問其故答曰公之賜恩華俱重但舊簪弊席
復不可遺所不敢當帝善之南史

廣博物志卷之十六

終

廣博物志

卷之十六

美 高暉堂